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七十一卷～第八十卷）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一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菩萨见实会净居天子赞偈品第二十三之二
尔时，力生天子说偈赞曰：
“若诸因缘业，及所得果报，
此体性悉空，佛说如师子。”
尔时，随顺力天子说偈赞曰：
“若以业因缘，增长于诸果，
两足尊能知，是故佛无等。”
尔时，顺行力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如是界，造作如是业，
当还获是报，佛眼悉能知。”
尔时，力起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如是界，成就如是性，
佛知诸众生，如观手五指。”
尔时，力行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如是界，还值如是友，
如是相亲近，胜丈夫悉知。”
尔时，力加天子说偈赞曰：
“加持于彼界，导师能了知，
亲近于诸友，人尊悉照见。”
尔时，决定界天子说偈赞曰：
“彼界彼要期，彼友彼相应，
佛悉决定知，故能除疑惑。”
尔时，正定界天子说偈赞曰：
“彼界彼相续，随所住世间，
所行及诸趣，胜人皆悉知。”
尔时，学界天子说偈赞曰：
“于彼诸界中，导师智能知，
彼智体性空，胜智如是说。”
尔时，乘界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于彼界，随机时住世，
佛悉如实知，故号无比身。”
尔时，随顺界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于彼界，随所得功德，
依因及果报，佛知悉无余。”
尔时，共界住天子说偈赞曰：
“随所修习界，随其所向道，
佛悉知无余，故为智所敬。”
尔时，智行天子说偈赞曰：
“随所修习界，随其所向道，
佛知众生行，故号学智者。”
尔时，行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正定及邪定，及不定众生，
于此三聚中，佛能决定知。”
尔时，乘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正定众生，堪趣涅盘者，
佛为世间日，于中智无碍。”
尔时，解脱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有诸众生，住于不定聚，
堕于诸恶道，亦为说涅盘。”
尔时，力期会天子说偈赞曰：
“佛者但假名，力智亦如是，
及四无畏等，但随言说有。”
尔时，见实天子说偈赞曰：
“无佛及佛法，亦无余智聚，
显示第一义，如来如实知。”
尔时，力住天子说偈赞曰：
“住于佛法力，因是得无畏，
自在随所欲，悉是诸佛子。”
尔时，法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世谛及真谛，显示此二种，
彼于真谛中，言说不可得。”
尔时，智尊天子说偈赞曰：
“法言说各异，法相亦复异，
是言说无相，佛智是法相。”
尔时，行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非处不定众，或向于异趣，

邪定一切处，大牟尼悉知。”
尔时，信力天子说偈赞曰：
“修习于彼界，如起信乐心，
见贪以为净，牟尼悉了知。”
尔时，不净乘天子说偈赞曰：
“不实忘分别，增长贪欲界，
信则行彼道，牟尼如实知。”
尔时，慈乘行天子说偈赞曰：
“不实妄分别，增长瞋恚界，
信则乘彼道，牟尼悉了知。”
尔时，乘因缘道天子说偈赞曰：
“不实妄分别，增长愚痴界，
信则乘彼道，牟尼悉了知。”
尔时，乘舍天子说偈赞曰：
“有不活畏者，增长于嫉妒，
信彼则习行，牟尼悉了知。”
尔时，习近善知识天子说偈赞曰：
“近于善恶友，还增彼恶界，
还成于彼信，瞿昙悉了知。”
尔时，识坚固天子说偈赞曰：
“流转于世间，随所修习界，
随顺信于彼，佛知悉无余。”
尔时，行坚固天子说偈赞曰：
“流转于生死，修习如是行，
随顺信于彼，佛知悉无余。”
尔时，信根天子说偈赞曰：
“若有诸众生，随所修习界，
佛悉能了知，故号无碍智。”
尔时，根行天子说偈赞曰：
“佛了知诸根，随其方便起，
攀缘及境界，随所入如生。”
尔时，乘根天子说偈赞曰：
“身苦所逼迫，由贪着渴爱，
断灭诸渴爱，唯佛智为胜。”
尔时，根境界天子说偈赞曰：
“教下根众生，远离于色爱，
教利者观察，两足尊所说。”
尔时，根胜天子说偈赞曰：
“下根住空闲，能灭于贪欲，
正观于渴爱，两足尊能知。”
尔时，根决定天子说偈赞曰：
“于先起爱欲，佛观无所得，
知无知寂灭，故名为胜根。”
尔时，不离根天子说偈赞曰：
“远离不忿怒，是离瞋对治，
是下根所行，佛知众生欲。”
尔时，信根天子说偈赞曰：
“行慈除瞋恚，能起众生智，
彼能灭恚界，人尊悉能知。”
尔时，求根天子说偈赞曰：
“不瞋无过恶，慈行性寂灭，
净秽不可得，故号人中尊。”
尔时，根顺行天子说偈赞曰：
“行于邪分别，为他说邪行，
惑重无方便，佛见倒解脱。”
尔时，智起天子说偈赞曰：
“贪瞋恚痴等，取着于前事，
违彼得智明，大名称悉知。”
尔时，离智爱天子说偈赞曰：
“贪瞋及愚痴，及明闇事中，
其性不可得，两足尊悉知。”
尔时，持威德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所得智，随得智多少，
随所成智器，如来悉能知。”
尔时，求根天子说偈赞曰：
“以智知于智，远离诸烦恼，
天人师悉知，故我稽首礼。”
尔时，一向乐根天子说偈赞曰：
“国土及时节，观察法方便，

烦恼秽及净，如来悉知空。”
尔时，智幢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根欲信，上中下差别，
缚解及智慧，悉见无觉知。”
尔时，根幢天子说偈赞曰：
“诸根上中下，烦恼智及受，
调伏不调伏，佛说悉无相。”
尔时，修根天子说偈赞曰：
“禅解脱烦恼，正受三摩提，
起清净众生，如来悉能知。”
尔时，力速疾天子说偈赞曰：
“得禅寂灭故，于诸法自性，
悉皆能了知，故号一切智。”
尔时，力铠天子说偈赞曰：
“若法及自性，能说于此法，
能如实正受，故不着三世。”
尔时，乐力天子说偈赞曰：
“烦恼邪分别，起生于四种，
能知业所生，故号无比人。”
尔时，知力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清净法，对治于烦恼，
能宣说于业，故号佛无比。”
尔时，力士天子说偈赞曰：
“于禅解脱起，三摩提正受，
烦恼及清净，佛悉说虚假。”
尔时，力生天子说偈赞曰：
“禅解脱清净，三昧及正受，
彼从不逸生，佛于此悉知。”
尔时，力增长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于此中，能于禅等转，
知入舍无碍，如风行于空。”
尔时，知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数亿劫，住于诸有中，
不为有过染，故号胜丈夫。”
尔时，住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数亿佛，已曾修供养，
为求无上道，是故我归依。”
尔时，见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曾于过去世，种种奉施佛，
于其种种辩，人尊悉获得。”
尔时，前际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昔流转世间，如法学如行，
曾见无量佛，故能深解法。”
尔时，学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诸佛法王所，大雄昔修行，
于佛边学已，故礼知众行。”
尔时，本方便具足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量亿劫，无边诸佛行，
修行胜精进，为求佛智故。”
尔时，本方便决定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法决定，多亿劫观察，
一切法无入，但说缘和合。”
尔时，思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量亿劫，导师曾修行，
知于处非处，故名解世间。”
尔时，简择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住于处非处，观察于业因，
界根禅解脱，佛悉能知彼。”
尔时，观察前际天子说偈赞曰：
“过去曾观察，增长智慧力，
十力大雄猛，以智观世间。”
尔时，前际境界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本修行，知一切众生，
净行不净行，故能治众生。”
尔时，观察前际行天子说偈赞曰：
“先观于众生，过去之所行，
信乐及与界，然后治众生。”
尔时，信力天子说偈赞曰：
“我今信如来，不可思议劫，

观察本所行，心悉无所着。”
尔时，智信天子说偈赞曰：
“于无数亿劫，思佛昔所行，
善男子无能，测尽如来德。”
尔时，观后际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如来以佛眼，观十方众生，
初生及与死，种种业相应。”
尔时，学后际天子说偈赞曰：
“若因及以业，随趣向佛道，
牟尼悉知彼，故号一切智。”
尔时，识生死天子说偈赞曰：
“若众生以界，熏习造诸业，
众生及业习，佛了知无觉。”
尔时，知生死天子说偈赞曰：
“近如是朋友，造作如是业，
趣向如是道，牟尼悉了知。”
尔时，所须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于所须，随其如作业，
如是作业已，如来悉了知。”
尔时，事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依于如是事，造作如是业，
佛悉能知彼，皆是佛境界。”
尔时，知事天子说偈赞曰：
“随所执着事，能有所造作，
佛了诸根故，悉能知彼业。”
尔时，智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若智及与事，佛知彼妄想，
随彼如执着，佛亦知无余。”
尔时，修作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随执着造业，由于烦恼故，
佛悉能知彼，故为世间归。”
尔时，趣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随趣如造业，随业得彼果，
随所缘作业，佛眼悉了知。”
尔时，攀缘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于所缘，随缘业成熟，
于诸趣受报，佛悉知无失。”
尔时，习气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知恶业习气，善业亦复然，
知过去所行，众生趣趣中。”
尔时，业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能知三种业，现未及过去，
众生于趣中，凡于中迷惑。”
尔时，报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少作得多报，多作得少报，
及知多少等，外道于中惑。”
尔时，学业天子说偈赞曰：
“知于现报业，亦知生报业，
及以后报业，佛眼悉能了。”
尔时，知现法业天子说偈赞曰：
“若现世作业，现在则受报，
佛悉能了知，凡夫不能解。”
尔时，知生报天子说偈赞曰：
“若作如是业，于异生得报，
彼大智悉知，众生不能了。”
尔时，知后报天子说偈赞曰：
“若业多亿劫，然后得受报，
或复过于彼，如来悉了知。”
尔时，知业不熟天子说偈赞曰：
“若所造作业，其业缘未熟，
未得于果报，如来悉了知。”
尔时，观业未熟天子说偈赞曰：
“如来善观业，若业相应时，
生于诸众生，悉皆能善说。”
尔时，善知业熟天子说偈赞曰：
“彼业若成熟，能与当来报，
佛能如实知，亦知彼智空。”
尔时，业熟决定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智了达，轻业及以重，

能知众生欲，故得为我尊。”
尔时，知业轻重天子说偈赞曰：
“趣恶道众生，随其业如见，
彼业若轻重，智者悉了知。”
尔时，知众生行天子说偈赞曰：
“见众生所行，及轻重诸业，
雄猛随顺知，外道不能了。”
尔时，观众生行天子说偈赞曰：
“观于众生行，宣说于业报，
如器恒河水，投盐于一两。”
尔时，学业天子说偈赞曰：
“若受于思业，佛说业究竟，
亦学无学报，胜仙已宣说。”
尔时，乐佛智天子说偈赞曰：
“佛胜眼所见，三界中愚智，
随业受于报，见微细顶礼。”
尔时，说业尽天子说偈赞曰：
“生死众生所，世尊大导师，
悉了知无余，故礼智无畏。”
尔时，无所得天子说偈赞曰：
“若业生及死，众生各趣趣，
彼报由如梦，两足尊悉知。”
尔时，求烦恼天子说偈赞曰：
“贪欲瞋恚痴，两足尊悉尽，
犹如梦渴人，饮于清冷水。”
尔时，离分别天子说偈赞曰：
“从于分别生，贪欲瞋恚痴，
犹如梦中戏，归命胜说者。”
尔时，灭分别天子说偈赞曰：
“若灭于分别，则名尽烦恼，
如梦见云散，人尊显现此。”
尔时，观察漏尽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天雨，起漏亦如是，
大雄能显示，起漏之因缘。”
尔时，观察梦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大雨，起漏亦如是，
大雄能显示，凡迷惑生漏。”
尔时，观如梦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天雨，随顺起诸漏，
大雄能显示，凡迷生诸漏。”
尔时，如自性知天子说偈赞曰：
“如女梦生子，生已还复死，
生喜亦生悲，佛观世亦然。”
尔时，思量梦天子说偈赞曰：
“如梦见斩首，尽漏亦如是，
自解亦教他，故礼悉解者。”
尔时，修习慧天子说偈赞曰：
“见法能解了，如梦遇爱事，
远离彼非实，如是悦世间。”
尔时，智心天子说偈赞曰：
“闻于如来法，以空法自悦，
如梦中说梦，如是晓世间。”
尔时，欣喜意天子说偈赞曰：
“禅定者能令，世间天人喜，
观察于诸趣，犹如镜中像。”
尔时，决定慧天子说偈赞曰：
“闻于如来法，由如箜篌音，
渡人天疑海，故礼人中王。”
尔时，幻喜天子说偈赞曰：
“如人作幻化，迷惑于愚人，
智者终不迷，知幻不实故。”
尔时，除相天子说偈赞曰：
“观于一切世，犹如梦作幻，
我于中无疑，以闻佛法故。”
尔时，学幻天子说偈赞曰：
“如幻师作幻，自于幻不迷，
以知幻虚故，佛观世亦然。”
尔时，观妄想天子说偈赞曰：
“妄想生世间，大导师悉知，

如精进念佛，梦中即见佛。”
尔时，灭妄想天子说偈赞曰：
“非事能生欲，皆由妄想起，
不实妄起欲，人尊如实知。”
尔时，识解天子说偈赞曰：
“犹如深谷声，其响无有实，
是故不着世，如是观世间。”
尔时，说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彼声无有实，而于中听闻，
人尊宣说此，救拔诸凡愚。”
尔时，如说行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于法别义中，众生异妄取，
能行者知法，于中除疑惑。”
尔时，顺义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义及法实，无有能了者，
无说亦无证，牟尼作是说。”
尔时，法假名行天子说偈赞曰：
“烦恼垢漏习，皆想妄分别，
秽污及清净，但假名言说。”
尔时，分别善巧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但名字，谓烦恼漏等，
秽污及清净，大智之所说。”
尔时，无依慧天子说偈赞曰：
“于三界不着，其心如虚空，
离恶真福田，顶礼心寂灭。”
尔时，不下劣天子说偈赞曰：
“非色非非色，非欲非涅盘，
佛心无所依，其犹如虚空。”
尔时，无欲天子说偈赞曰：
“离于欲界爱，色无色亦然，
解脱于贪碍，顶礼爱尽者。”
尔时，远离爱天子说偈赞曰：
“于有无有中，佛永断远离，
于三界无着，顶礼牟尼王。”
尔时，障爱天子说偈赞曰：
“障蔽于三界，行于丈夫行，
能解脱众生，归命救济者。”
尔时，解脱渴爱天子说偈赞曰：
“远离于结使，于后尽生灭，
身心皆清净，顶礼无热亲。”
尔时，知自性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解自在，知法中无事，
无缚亦无解，顶礼见实者。”
尔时，出瘀泥天子说偈赞曰：
“远离爱欲泥，亦离于诸有，
无取亦无舍，顶礼尽后有。”
尔时，吐弃资缘天子说偈赞曰：
“弃垢及资缘，舍罪亦远爱，
亦离于诸盖，归命大导师。”
尔时，弃欲天子说偈赞曰：
“弃舍利不利，无着行决定，
出离于魔网，顶礼无着者。”
尔时，乐利益天子说偈赞曰：
“若自及他道，远离恼热者，
大雄见彼道，顶礼无碍见。”
尔时，得名称天子说偈赞曰：
“与佛智相应，如说如观者，
彼能除烦恼，顶礼解世间。”
尔时，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于诸法决定，无能当对者，
师子吼无畏，智海吼亦然。”
尔时，一切处无所畏天子说偈赞曰：
“善度一切处，远离诸毒箭，
无畏不怯弱，我礼最胜者。”
尔时，无所希天子说偈赞曰：
“非天乾闼婆，非魔及与梵，
能有难问者，故佛如师子。”
尔时，师子游步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法无畏，晓了诸法故，

无碍故无着，无能难问者。”
尔时，无怖天子说偈赞曰：
“如山林师子，无怖亦无畏，
摧伏诸禽兽，林中而大吼，
世尊如是吼，惊怖诸外道，
天龙乾闼婆，不见敌对者。”
尔时，一切处超胜天子说偈赞曰：
“一切三界中，悉皆都无有，
力敌于佛者，故为我归依。”
尔时，师子慧天子说偈赞曰：
“大智见一切，于诸法无畏，
世间无与等，我礼无所畏。”
尔时，称顺生天子说偈赞曰：
“自知是正觉，如法无能难，
若有能难者，世间悉无有。”
尔时，持藏天子说偈赞曰：
“佛作师子吼，开显诸法藏，
亿梵闻说已，悉发菩提心。”
尔时，顺威仪天子说偈赞曰：
“彼众得大利，顺佛威仪者，
发菩提心已，必作胜导师。”
尔时，顺乐法天子说偈赞曰：
“彼世大众生，得闻佛法已，
能发菩提心，必成妙丈夫。”
尔时，净心天子说偈赞曰：
“得闻佛说已，世间无与比，
千亿众生等，发胜菩提心。”
尔时，清净流天子说偈赞曰：
“人王于长夜，佛学善修习，
故佛身清净，严相三十二。”
尔时，无漏心天子说偈赞曰：
“佛得尽漏故，而作师子吼，
得上智慧山，无能难问者。”
尔时，顺众生天子说偈赞曰：
“三界中悉无，天人及修罗，
言佛漏不尽，故佛具十力。”
尔时，巧尽漏天子说偈赞曰：
“大胜沙门漏，皆悉尽无余，
于是无能难，故佛是我父。”
尔时，常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于人王能难，言有余烦恼，
世间不可得，故佛自在父。”
尔时，寂灭行天子说偈赞曰：
“佛已断贪瞋，愚痴及习气，
亦灭恶业行，我礼寂灭者。”
尔时，方便行天子说偈赞曰：
“若以方便观，断尽诸烦恼，
彼佛满足智，是故我顶礼。”
尔时，方便解天子说偈赞曰：
“无量巧方便，导师于中修，
断彼诸烦恼，皆悉尽无余。”
尔时，方便慧天子说偈赞曰：
“导师照世间，巧慧无有尽，
故断诸烦恼，及以习气等。”
尔时，修寂灭天子说偈赞曰：
“断诸烦恼故，习气悉无余，
于是佛大智，不动无所畏。”
尔时，观道理天子说偈赞曰：
“佛断烦恼尽，及灭诸习气，
照明如佛者，世间更无比。”
尔时，断使天子说偈赞曰：
“佛断诸习气，无有腥臭事，
故佛一切智，天中最胜慧。”
尔时，住边天子说偈赞曰：
“佛今最后身，已断生因缘，
由尽诸漏故，世亲得无畏。”
尔时，无量智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断种子，焚烧苦恼牙，
枯涸忧枝蔓，我礼离恼者。”

尔时，出坑涧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一切智，已离无明坑，
佛行已得净，故佛得无畏。”
尔时，度有天子说偈赞曰：
“已度于有海，导师所作办，
亦舍于彼岸，自利得无畏。”
尔时，入涅盘天子说偈赞曰：
“佛已得寂灭，悉破诸烦恼，
乃至少习气，世亲皆悉无。”
尔时，法幢天子说偈赞曰：
“佛建正法幢，摧折憍慢幢，
大雄已显示，无量诸法行。”
尔时，法性天子说偈赞曰：
“性与诸子本，牟尼达诸法，
善友于群生，我礼最胜海。”
尔时，法充天子说偈赞曰：
“渴乐于佛法，故得无所畏，
无着诸佛子，而作师子吼。”
尔时，求法天子说偈赞曰：
“为求诸法故，佛子得发心，
及见佛无畏，有知求菩提。”
尔时，渴法天子说偈赞曰：
“渴乐佛法故，多亿众生辈，
闻佛无畏已，深发大精进。”
尔时，法起天子说偈赞曰：
“见佛说法胜，建立于正法，
无畏布施已，佛子求菩提。”
尔时，持法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所说法，甚深难可见，
佛子得闻已，求无上菩提。”
尔时，无吝天子说偈赞曰：
“身命及余财，佛子无吝惜，
闻佛师子吼，悉求妙菩提。”
尔时，无异慧天子说偈赞曰：
“闻佛说法已，心思无有异，
于佛无畏所，求法持律仪。”
尔时，无异行天子说偈赞曰：
“闻法王吼已，不趣于异路，
远离于二乘，求无上菩提。”
尔时，近住天子说偈赞曰：
“见佛师子吼，诸子得闻已，
定得胜菩提，当成如来身。”
尔时，近辩天子说偈赞曰：
“于佛世尊所，得闻辩才已，
如来妙法中，深生喜乐心。”
尔时，得辩才天子说偈赞曰：
“佛吼无畏时，所说不可毁，
信乐心决定，终无退转意。”
尔时，常喜天子说偈赞曰：
“十力吼无畏，所有诸佛子，
一切时欣喜，心调求菩提。”
尔时，无怯弱心天子说偈赞曰：
“常喜不怯弱，世尊诸佛子，
乐求胜菩提，以闻佛语故。”
尔时，无碍心天子说偈赞曰：
“彼等求佛心，终不有退转，
欣喜微妙心，闻佛善说故。”
尔时，巧知无边法天子说偈赞曰：
“以修正法故，白法党不减，
导师知非处，不生厌足心。”
尔时，巧说法天子说偈赞曰：
“修行黑法党，若不退减者，
世尊知非处，故佛无所畏。”
尔时，法性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黑法体性尔，必当秽净法，
彼不污心者，佛知彼非处。”
尔时，巧相应天子说偈赞曰：
“黑法及白法，二异不相合，
佛说于彼义，故佛是我师。”

尔时，巧知善不善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皆悉知，诸法不杂聚，
妄想分别故，于善法中退。”
尔时，如说行满足天子说偈赞曰：
“行于烦恼者，终不生白法，
不生白法故，当知必退减。”
尔时，乐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若乐解脱者，修行于黑法，
佛说彼有障，故佛一切智。”
尔时，净心天子说偈赞曰：
“心乐解脱者，须知烦恼事，
大雄说此法，故佛应受供。”
尔时，见烦恼天子说偈赞曰：
“行于烦恼中，不识烦恼者，
彼不知正法，善逝如是说。
若言行诸恶，不退善法者，
于解脱非器，两足尊所说。”
尔时，调伏天子说偈赞曰：
“离欲及愦闹，亦离瞋痴等，
如佛所说法，应当如是修。
烦恼及白法，愚痴不知者，”
佛于彼非师，大仙如是说。”
尔时，勤修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对治法，为除烦恼故，
行彼不尽惑，无能击难者。”
尔时，向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如是法，为断烦恼故，
若修不灭惑，无能击难者。”
尔时，方便相应天子说偈赞曰：
“佛是说法者，为诸声闻等，
若修不证者，无能击难佛。”
尔时，趣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如是法，为欲断烦恼，
若不灭惑者，无能击难佛。”
尔时，无畏功德天子说偈赞曰：
“为灭烦恼故，佛说不净观，
若不尽灭者，无能击难佛。”
尔时，善发心必修天子说偈赞曰：
“慈能断瞋恚，修慈若不断，
无能击难佛，世尊得无畏。”
尔时，净目天子说偈赞曰：
“佛说能修彼，智慧除愚痴，
若彼不断者，无能击难佛。”
尔时，灭觉观天子说偈赞曰：
“为觉对治故，说于安般念，
修彼不灭者，无能击难佛。”
尔时，尊重无相天子说偈赞曰：
“为断吾我故，佛说空寂灭，
以彼不灭者，于是无能难。”
尔时，断我慢天子说偈赞曰：
“为断憍慢故，佛说无相法，
若修不灭者，不见能难佛。”
尔时，净身天子说偈赞曰：
“深心信清净，一切烦恼尽，
修彼不断者，无能击难者。”
尔时，深解想天子说偈赞曰：
“对治及朋党，求于烦恼道，
无畏难佛者，如来初不见。”
尔时，解用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但名用，此彼尽不尽，
无畏问难者，彼亦但假名。”
尔时，调伏身业天子说偈赞曰：
“以智善解已，身业得流行，
世尊悉遍知，故号一切智。”
尔时，知身天子说偈赞曰：
“身业甚清净，大雄悉无余，
怜愍群生者，我礼世间亲。”
尔时，身业简择天子说偈赞曰：
“善简择身业，怜愍众生等，

照世而造作，故号胜丈夫。”
尔时，善见身业天子说偈赞曰：
“身业得清净，导师悉观见，
怜愍诸群生，故等一切智。”
尔时，善观身天子说偈赞曰：
“善观得清净，身业得相应，
怜愍群生故，胜丈夫游行。”
尔时，成就语言天子说偈赞曰：
“具甘美功德，离于绮涩语，
智慧相围绕，世亲而演说。”
尔时，时语天子说偈赞曰：
“依时义相应，远离无益事，
佛言无不忠，众生悉受行。”
尔时，成就智慧天子说偈赞曰：
“不恼愍众生，成相应不浊，
不坏于因果，佛本如是说。”
尔时，不相违天子说偈赞曰：
“乃至为身命，未曾有妄语，
是故佛功德，于世无有碍。”
尔时，实语天子说偈赞曰：
“佛行实语因，以是世瞻仰，
至心乐听闻，为得佛法故。”
尔时，从实生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以实语，渐备成菩提，
诸法真实性，世尊皆悉知。”
尔时，实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于诸有为法，如性真实见，
世尊皆悉知，诸法真实相。”
尔时，简择业天子说偈赞曰：
“于己及与他，知身口意业，
以其智清净，故号佛无等。”
尔时，观察意业天子说偈赞曰：
“人王心意业，所有思量事，
悲念于众生，故礼愍世者。”
尔时，巧觉观意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心缘处，是心皆调柔，
悲念于众生，故礼愍世者。”
尔时，巧方便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心所缘，意业所起作，
种种智慧生，世尊悉知彼。”
尔时，解慧天子说偈赞曰：
“意业是佛地，愍观众生故，
方便智清净，佛智无体性。”
尔时，巧知过去天子说偈赞曰：
“佛知过去世，若人所行业，
戒忍精进智，佛皆悉知彼。”
尔时，观察过去天子说偈赞曰：
“观察过去行，能知多亿佛，
过去所行处，求胜菩提故。”
尔时，本行具足天子说偈赞曰：
“忆念本行事，亿劫阿僧只，
佛心无所着，佛本所行处。”
尔时，观察本行天子说偈赞曰：
“阿僧只亿佛，导师悉曾问，
出生三昧方，种种成佛法。”
尔时，本行生天子说偈赞曰：
“无量阿僧只，导师三昧门，
过去诸佛所，曾问亦修行。”
尔时，观察本住天子说偈赞曰：
“生死中多过，应供非应供，
观已化众生，度脱于盲冥。”
尔时，厌过去世天子说偈赞曰：
“彼此相食啖，亦曾相戏乐，
迭互相杀害，世尊皆悉知。”
尔时，知未来境界天子说偈赞曰：
“导师未来时，智慧无有碍，
众生信业报，诸趣佛能知。”
尔时，从本行来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于过去，智慧无障碍，

善业三摩提，离趣知诸趣。”
尔时，巧知未来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未来时，智慧无障碍，
终死及生处，于业报亦尔。”
尔时，离有法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王三界，三世中说胜，
佛智常无碍，善知有境界。”
尔时，用行天子说偈赞曰：
“众生业行趣，及受果报事，
此等但假名，世尊如是说。”
尔时，观察现在天子说偈赞曰：
“王尊王现在，智慧终不碍，
于无数佛土，牟尼皆悉知。”
尔时，现在无畏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正观察，三世悉平等，
究竟无所有，迷惑凡夫智。”
尔时，智无所住天子说偈赞曰：
“导师如是见，三世无所住，
以依于法性，诸法无事故。”
尔时，教三世天子说偈赞曰：
“过去及未来，阴生必败坏，
无事无自性，导师所显说。”
尔时，意无着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说三世，皆悉无坚牢，
如幻亦如焰，说言犹如响。”
尔时，三世自在富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于三世，常勤增智慧，
知诸行如幻，诸根无所着。”
尔时，欲到彼岸天子说偈赞曰：
“大雄于其夜，得证上菩提，
世尊勤进欲，至今不退减。”
尔时，欲作精进天子说偈赞曰：
“世灯所有欲，常不有退减，
世尊诸子等，甚乐精进欲。”
尔时，建立欲作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从欲起，犹如水中莲，
不为世所染，如莲处于水。”
尔时，欲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欲及世间亲，此二名法界，
不二无二体，世尊皆悉见。”
尔时，精进生天子说偈赞曰：
“以精进威德，克证大菩提，
于其是非法，终不舍精进。”
尔时，念具足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一切处，发心皆随顺，
于其善恶法，佛念不损减。”
尔时，摄心天子说偈赞曰：
“世亲常摄心，知诸众生行，
随其所修行，而为其说法。”
尔时，敬重般若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智慧海，边际不可得，
经亿僧只劫，佛说不可尽。”
尔时，学解脱天子说偈赞曰：
“无等佛世尊，解脱不损减，
解脱及脱者，佛求不能得。”
尔时，会解脱智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解脱者，等解脱知见，
解真实不减，以知无自性。”
尔时，观察身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燃灯始，常修真实行，
三业无过失，故叹号为佛。”
尔时，深行天子说偈赞曰：
“世尊无过失，不如余众生，
知诸法自性，佛自性不惑。”
尔时，大慧天子说偈赞曰：
“佛于一切种，心念不迷惑，
其念常现前，譬如油满钵。”
尔时，心不散乱天子说偈赞曰：
“乃至少许时，心念终不乱，

佛得不共法，众生悉不知。”
尔时，善解智慧天子说偈赞曰：
“若有思量舍，善逝无此事，
世尊不共法，其法不思议。”
尔时，超一切天子说偈赞曰：
“于是三界中，知其一切法，
一切无如佛，故号难降伏。”
尔时，坚持天子说偈赞曰：
“无上坚固士，于法无所畏，
等同一切佛，能觉未觉者。”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二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菩萨见实会遮罗迦波利婆罗阇迦外道品第二十四尔时，遮罗迦波利婆罗阇迦外道八千人，见诸阿修罗、迦楼罗、龙女及诸龙、鸠盘茶、乾闼婆、夜叉、紧那罗、摩睺罗伽、空行诸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光音天、遍净天、广果天、净居天等，供养世尊，及闻赞叹，生希有心。闻此法门便生疑虑，闻未曾法，彼外道等白佛言：“瞿昙，我等闻此昔未闻法，闻已不乐遮罗迦波利婆罗阇迦外道，亦不乐在家。我于此法复生疑虑，不生敬信，都由昔来未闻此法，是故我于瞿昙沙门所亦有因缘。何以故？以沙门瞿昙作如是神通变化，作如是神通变化已，以其变化故，我等见此诸天等得微妙身，及见大众归伏瞿昙者至多，以知瞿昙善说法故，是故于瞿昙所复生微信。瞿昙复为广果天说如是法，言一切法是如来者，我等于此甚生疑虑。云何一切法名为如来？我等于瞿昙所如是生信，唯有瞿昙知我等意。如是，如是，为我等说，令使我等解此所说义，得离疑网。”从坐而起，作是请已。
世尊如是答于彼等：“是以我今还问汝等，随汝意答。”
外道白佛：“善哉！瞿昙，瞿昙问我，我今当说。”
佛即问彼：“汝等知不？云何胎入母腹？”

如是问已，外道答佛：“瞿昙，我诸论中，闻说三种因缘和合胎入母腹，父母相近生于贪染，思量欲事，思故行欲，是故胎入，如是成胎。”
佛言：“汝等外道，于意云何？父母思时，彼贪为从母心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可从于母思量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彼贪可从父心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为从于父思量起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父贪欲可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父心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父分别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从天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地狱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畜生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饿鬼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从阿修罗终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可非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彼胎为是色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佛言：“于意云何？受、想、行、识来入母腹耶？”
外道言：“不知也，瞿昙。”

作是答已，佛告外道作如是言：“外道，此法甚深，寂灭善说，微妙难测，非思量境界，难可显示，非汝所知。是诸外道，异见、异忍、异种乐欲，于非正处精进修行，于异见中决定趣向。”

佛言：“外道，若善男子、善女人，遇如是善知识，于甚深法中得生眼目。外道，譬如有人患其眼根，得遇良医治差眼目，以其净眼现身，能睹昔未见色。如是，外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不具信等五根，遇善知识慧眼得净，以净慧眼得见深法。是故汝等诸外道辈，本昔长夜邪论诳惑而作异见，于其非法取善法相，于非解脱取解脱相，于非出处生其出相，汝师自坏亦坏汝等。外道，如人自盲复语余盲：‘我将汝去。’智者当知，此等二人于其非路，必有坠落遭其辛苦。外道如是，若沙门、若婆罗门，实非导师，自称导师；实非正觉，言我正觉；实不能

知出世之道，言我能知；实不能见出世之道，言我能见；实不能知浅度之处，言我能知；实非教师，言我是师。彼所教者是为邪教，自非正觉，所教悟者亦是邪觉；实不解出，言我能解，彼所教出者是为邪出；实不知道，言我知道，其所示者皆是邪道；实不知浅处，言我知处，其所度者反令困厄。外道，譬如牧牛人不知浅处，驱牛入水，于深处而渡。彼牛舍此未到彼岸，于其中流而受困厄，无有救护。何以故？由牧牛人不知浅处。外道如是，汝等实非导师作导师想，其所化者反受困厄。外道，我是导师实堪化导，其所化者正化彼等；我是正觉所言不虚，我所悟者令其正悟；我是能出所言不虚，所教出者令其正出；我见出道复能示他，其所导者示其正路；我知浅处所言不虚，是以我所度者令其正度；我知教化法，是以能化他；我知佛法能觉悟他；我知出法令他得出；由我正见故，复能正示他；我知可度处故，能度于他，所将度者令得好道。汝等外道乐解脱者，我是导师今在现前，汝等应来。我能正悟具解出法，善见出道能作浅度处。汝等一心谛听善思，悉生乐愿，正念现前，心当流注发勤精进，为未证法令得证故，未逮得法令获得故，昔未行道令进路故，昔未到处令得到故，为未伏魔令降伏故，昔未求伴者令求伴侣故，为未得法方便令得方便故。

“外道，如我所说，三法和合而得受胎。我今当说，汝等外道一心谛听，当为汝等说受胎法门。外道，我言母者，是其过去作业之缘；我言父者，是其过去作业之因；我言乾闼婆者，谓是业招识。外道，我言迦罗罗者，谓是业安置。外道，我言母腹者，业安识依处所，识住腹已生得增长，渐渐广阔。外道，譬如药草丛林，依于大地而得增长渐渐广阔；外道如是，彼识入母腹已增长广阔，亦复如是。彼母腹中婴孩成长，方得产生，生已渐增，既得长大行宿时性，随终来处彼过所行；此现习起，彼是智知，非愚能了；共住交友，常恒观察，方知其性。

“外道谛听，彼人若从地狱终来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其声嘶破，骡声、匆急声、怖畏声、高声、浅声，小心常怖，数数战悚，其毛数竖，梦中多见大火炽然，或见山走，或见火聚，或见釜镬沸涌，或见有人执杖而走，或见己身为鉾槊所刺，或见罗刹女，或见群狗，或见群象来逐己身，或见己身驰走四方而无归处，其心少信无有亲友。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地狱终来生人间。此智所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彼人若从畜生终来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闇钝少智，懈怠多食，乐食泥土，其性怯弱，言语不辩，乐与痴人而为知友，喜黑闇处，爱乐浊水，喜啮草木，喜以脚指剜掘于地，喜乐动头驱遣蝇虻，常喜昂头、欠呿、空嚼，常喜拳脚随宜卧地不避秽污，常喜空嗅喜乐裸形，常喜虚诈异言异作，多喜绮语，梦泥涂身，或梦见己身于田野食草，或梦见己身为众蛇缠绕，或梦见己身入于山谷丛林之中。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畜生终来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彼人若从饿鬼终来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其头发黄，怒目直视，常喜饥渴、悭贪、嫉妒，喜饶饮食，喜背说人，身体饶毛，眼精光赤，多思众食，贪乐积集不欲割舍，不乐见善人，所见财物其心欲盗，乃至得其少许财物即便欣喜，常求财利乐不净食，见他资产便生妒嫉，复于他财生己有想，见他受用便生吝惜，闻说好食心生不乐，乃至巷路见遗落果及以五谷，便生贪心采取收敛。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饿鬼中终来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若从阿修罗终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高心我慢，常喜忿怒，好乐斗诤，挟怨不忘，起增上慢。其身洪壮，眼白如犬，齿长多露，勇健大力，常乐战阵，亦喜两舌破坏他人，疏齿高心轻蔑他人，所造书论他人虽知语巧微密，亦有智力及烦恼力乐自养身。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阿修罗终来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所测。

“外道谛听，若从人终还生人中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其人贤直，亲近善人，毁呰恶人，好惜门望，笃厚守信，乐好名闻及以称誉，爱乐工巧，敬重智慧，具惭羞耻，心性柔软，识知恩养，于善友所心顺无违，好喜舍施，知人高下，善观前人有益无益，善能答对领其言义，善能和合亦能乖离，善能作使宣传言语，于种种语能善通达忆持不忘，亦复能知是处非处。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人中终还生人间，智者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谛听，若从天中终生人间者，当有是相，智者应知：为人端正，乐好清净，喜着华鬘及以香熏，乐香涂身，常喜洗浴，所乐五欲简择好者不喜于恶，喜乐音声及以歌舞，纯与上人而为交友，不与下人而为朋党，好喜楼阁、高堂、寝室，乐慈为道，含笑不瞋，吐言柔美，言语善巧令人喜悦，喜乐璎珞及好衣服严身之具，常乐出入行来畅步，所作精勤终不懈怠。外道，有如是等无量众相。我今略说如是等相，是名从天中终生于人间，此智能知，非愚能测。

“外道，若善男子、若善女人，欲超此相，应近善知识顺彼人意，彼所作者即随作之，彼善知识令彼超度为其说法。

“外道，从地狱终生人间者，地狱已前作人身时，造诸过恶，起瞋恚故便作杀害，以其彼业牵堕地狱。彼在地狱受种种苦，后生人间犹有习气。是人既知如是相已，必须自知：‘我从地狱来生人间’。是人为舍地狱因缘，应求善知识；遇知识已，彼善知识，为除瞋业故说慈悲，亦说慈悲相应助道；以此等行，能除彼人余残习气地狱因缘。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慈悲相应尸波罗蜜，断除彼人瞋恚过恶。是人修慈悲时，六波罗蜜当得满足，增长福德。

“外道，从畜生终来生人间者，畜生已前作人身时，修行积习愚痴之法，以习痴故便行恶业，由作彼业生畜生中。彼人本受畜生身时，与诸畜生久居住故，行畜生仪式。彼从畜生终已，由

有习气畜生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应当自知：‘我本必从畜生中终，来生人间。’是人为舍畜生行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除是人愚痴业故，说十二因缘，以是法故愚痴得除。彼善知识，或为彼人说般若波罗蜜；既闻般若波罗蜜故，彼人愚痴体性自离，作是观时便生智慧。

“外道，从饿鬼终生人间者，饿鬼已前作人身时，修行积习悭贪之法。是人修行悭贪法故，坚持不舍，彼业力故生饿鬼中。与诸饿鬼久居住故，行饿鬼业；彼从饿鬼终已，由有习气饿鬼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应当自知：‘我本必从饿鬼中终，来生人间。’是人为舍饿鬼行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除彼人悭贪业故，为说布施，以是法故悭贪得除。彼善知识，或为彼说与施相应助菩提法，令其悭贪悉得断除。彼善知识，或为彼人说檀波罗蜜；是人修行檀波罗蜜故，六度得满。彼善知识，或为彼人说一切法皆悉平等；是人以修法平等故，般若波罗蜜得满；以修般若波罗蜜故，流注趣向一切智处。

“外道，于阿修罗中终生人间者，阿修罗已前作人身时，多作善根行于憍慢。彼以慢故而作诸业，修行积习憍慢业已，彼业力故生阿修罗中。与诸修罗久居住故，行阿修罗业；从修罗终已，由有习气修罗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当须自知：‘我本必从修罗中终，来生人间。’是人为舍修罗行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除彼人憍慢业故，为说圣住处，以是法故，令彼得除憍慢之业。或为彼人说空法门，以是空法，令其彼人慢业得除，亦除吾我得无我解。或为彼说因缘和合故有诸法，以和合故而有所作，若无和合亦无所作，作是观已，慢使及业悉得除断。或为彼人说诸法一相，修行彼故般若波罗蜜得满，修般若波罗蜜满已，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于人中终生人间者，彼人昔作人身之时，修行积习十善业道，作彼业已数数修行，以彼业力还生人中。昔作人时与人久居，行人仪式；今归得人，由有习气。是人得闻如是法已，应当自知：‘我本必从人中终已，还生人中。’是人为超彼习气故，应求知识。彼善知识为其彼人说无常想，以无常想令除习气。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生死过、涅盘至乐；闻此法已，是人能得厌生死过，欣涅盘乐。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六波罗蜜；既得闻已，能发无上菩提之心。彼善知识，或为是人说善方便；是人以此善方便故，即能坚持六波罗蜜，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天中终生人间者，天身已前作人身时，所修梵行、布施、持戒，皆希来报。是人如是修行积习作业久讫，以是业力生于天上。得生天已，与天久居，行天仪式；从天终已，由有习气诸天行法。是人得人身已，闻如是法，见己身行，应当自知：‘我本必从天中终，来生人间。’彼人为超天中习气，应求知识。彼善知识，教其彼人修持梵行不期来报，说于求报是其过恶，但为显说修净梵行无所依着，得福无量；教行布施不期来报，说于求报是其过恶，但为显说行于布施无所依着，得福无量；教行持戒不期来报，说于求报是其过恶，但为显说受持禁戒无所依着，功德无量。彼善知识，或为彼说善巧方便；是人以此善方便故，能行六波罗蜜；行六波罗蜜已，六波罗蜜渐得满足，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地狱终得人身者，彼应依善知识；依知识已，应听三世佛平等法；闻平等法已，应发勤精进，依城邑聚落与大众共居具四部处，更互相于论量佛法学问难答，三世法平等得现在前，解一切法无有自性，修此解故烦恼渐除。

“外道，从畜生中终生人间者，彼应依善知识亲近多闻，以近多闻断除愚痴。是人虽复求多闻人及诸经论，作非有想。是人观察非有想已，自然解证无自性法。是人以此三世法平等自然现前，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饿鬼终生人间者，彼应依善知识修行布施，除其悭贪作诸功德，以修舍故心不积聚。是人以此三世法平等自然现前，作一相解，所言一相即是无相。是人修此无相解故，速证一切智，终不退转。

“外道，从阿修罗终生人间者，彼应依善知识与烦恼魔战。何者是烦恼魔？所谓憍慢。是时彼人应当观察：‘何者是慢？是其谁慢？谁受是慢？谁以此慢起烦恼使？谁舍此慢？’是人如是推求之时，无慢可得，亦不见有人摄受慢者。彼人如是观察义故，无慢可得，无起慢者，与慢相应境界亦不可得，亦不见有人能舍慢者。如是观已，无一法可得。复作是观，以恶摄受自诳己身，他亦如是。作是观时，能见诸法悉无自性；以见诸法无自性故，见法非有；以非有故，知不成就；不成就故，知即不生；若不生者，知彼不灭；若不生不灭者，彼非可说；若解不可说者，则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三世不可得；若法三世不可得者，当知未曾有得有失。外道当知，此是一切法平等。以此一切法平等，当知一切法是真如不变不异，如来亦真如不变不异。以一切法即是真如，是故观慢得知。是人从人中终得生人间，以有憍慢习气力故；乃至从彼地狱中终得生人间，以慢习故得知此相。若无慢习，不可得说此从人来，乃至此从地狱中来。外道，此名离慢智慧，彼相要以具巧方便乃能得知；又为般若波罗蜜加持此人，方乃得知。”

尔时，八千诸外道等，闻说此法得无生法忍。彼等得住无生忍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彼诸外道却住一面已，异口同音说偈赞曰：

“导师智力所建立，　知诸道趣不由他，
知诸众生游诸趣，　如见掌中庵罗果。
由诸见趣浊世间，　譬如云雾障虚空，

以是群愚常流转，　譬如众盲失正路。
世间为常为无常，　复言有常亦无常，
又言非常非不常，　譬如盲象入城行。
言世有边复无边，　复言亦有亦无边，
又言非边非无边，　以是流转如笼鸟。
又言即身是神我，　又言离身有神我，
妄想分别所缠缚，　如鸟被网心生苦。
又言自在天所化，　有言非因之所生，
一切众生见取覆，　譬如云雾障于月。
由如笼中卵生鸟，　于诸孔中常欲出，
见取众生如是痴，　于不解脱如笼鸟。
又礼梵王及世主，　及礼童子并围纽，
又礼方海毗沙门，　如贼被捉求诸神。
犹如贫人遇债主，　求与债主立保证，
如是世间着见取，　愚痴求天希欲乐。
佛见众生依真实，　譬如见手掌五指，
于诸趣中受百苦，　譬如群贼入牢狱。
世尊于彼生慈悲，　修诸道行知诸趣，
世尊已说出狱法，　如王生子放大赦。
愍世不思僧只劫，　修诸苦行得菩提，
见取所坏愚痴辈，　佛令彼等得解脱。
以是善逝人师子，　于诸法中得自在，
我等见取失正路，　佛于见取拔我等。
以是世尊具大力，　具足无畏无怨对，
众中大吼如师子，　我等亦愿得彼法。
以彼能动于三界，　亦以彼法普遍照，
以彼授记诸众生，　亦愿我等值遇彼。”

世尊知彼诸外道等得其深信，如作微笑，现瑞光明。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佛：

“佛愍世间现微笑，　以见此等外道众，
唯愿如来说彼因，　所现微笑有何义？
善解因者非无因，　而现微笑瑞光明，
善哉能现微笑光，　大众悉皆瞻仰佛。
世尊大众悉怀疑，　以见善逝现笑光，
悉皆犹如观满月，　瞻佛愿说微笑因。
谁于今日设胜供？　谁于今日悦慈父？
谁今得住佛功德？　善哉大智愿演说。
大众闻之必欣喜，　皆由外道得授记，
唯愿导师普为说，　于何乘中如得道？
善哉牟尼除心惑，　于其疑者断疑网，
以是大众得欣喜，　一向趣佛不退转。”

尔时，世尊以偈答马胜曰：

“善哉马胜巧知时，　能问如来降怨者，
怜愍世间作是说，　能问导师自然士。
我当说彼现笑事，　一心谛听所作因，
汝宜欣喜听我说，　今说笑义所为者。
此诸外道皆调伏，　舍诸恶见住善见，
睹是世间见取恼，　悉起悲心求菩提。
一切见取悉得舍，　以知不浊正见故，
从我得闻无碍记，　悉皆乐求一切智。
过去佛所得记已，　供养大慈两足尊，
具足二亿诸佛所，　以求无上菩提故。
佛所行檀亦不少，　亦净持戒修禅定，
净修智慧发精进，　于诸群生修忍辱。
常修习六波罗蜜，　简择智慧求菩提，
马胜请问降怨者，　发心乐求佛菩提。
彼诸苦恼由恶党，　依止有恶见取中，
彼等今见胜导师，　舍诸恶见悉无余。
以得真解如来教，　随顺佛法起深信，
彼于当来多亿佛，　皆悉供养求菩提。
于其未来星宿劫，　皆得作佛同一号，
号曰普闻高名称，　彼等大智度世间。
彼佛国土甚清净，　种种庄严无与等；
彼离恶见众生辈，　纯求菩提贤圣处；
彼国众生离恶趣，　是时亦无一切难；
彼等诸佛得寿命，　皆悉同寿八万岁。
众生闻彼佛名者，　皆悉不退上菩提，
若有众女闻佛名，　彼女皆悉得男身。”

如是世尊降怨者，　与诸外道所授记，
一切天人闻记彼，　无不欣喜生敬信。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三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三六界差别品第二十五之一尔时，净饭王及诸眷属，见阿修罗、迦楼罗、龙及龙女、鸠盘荼、乾闼婆、夜叉、紧那罗、摩睺罗伽、呵罗竭阇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摩天、光音天、遍净天乃至广果天，见彼供养及闻授记，又闻净居诸天说偈赞佛，复闻外道亦得授记。净饭王作是思惟：“是事希有不可思议！世尊如是善说，一切世间闻已咸皆欣喜。”是时净饭王，以爱恋子故，情意殷勤。

尔时，世尊告父王言：“我所说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深邃，其味亦善，淳净无杂，清白无染，显说梵行法。何者梵行？所谓分别六界法门。王今谛听，善思念之，当为王说。”
王言：“善哉！我今谛听，唯愿说之。”
佛言：“大王，何者为分别六界法门？

“大王，所言六界者即是丈夫，六触入亦是丈夫，十八意识境界亦是丈夫。大王，我所言六界即是丈夫者，我何故如是说？大王，何者是六界？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大王，此名六界。所言六界是丈夫者，所谓此也。我言六触入名为丈夫，何故如是说？大王，所言触入何者？谓眼触入见诸色故，如是耳、鼻、舌、身亦如是，意触入为知法故。我言六触入是丈夫者，谓此也。我言十八意识境界是丈夫者，何故如是说？大王，此十八意识境界何者是？谓眼见可意色，以忆想分别而生思觉；见不可意色已，亦忆想分别而生思觉；见舍处色已，亦忆想分别而生思觉。耳、鼻、舌、身亦如是。意知法，可意处法知已，思想分别；不可意处法知已，亦思想分别；舍处法知已，亦思想分别。大王，我言十八意识境界是丈夫者，谓此也。

“大王，地界有二种，有内、有外。大王，何者为内地界？谓自身内所有，彼彼身内所有，得有取坚者强者，所谓发、毛、爪、齿、尘垢、皮、肉、筋骨、髓、脾肾、肝、肚、大肠、小肠、大便、脬膜、脑胲。大王，是等名为身内地界。大王，何者是身外地界？谓身外所有，不得不取坚者强者。大王，是名身外地界。大王，身内地界，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大王，有时女人自分别‘我是女人’；自分别‘我是女人’已，见外丈夫复生分别‘彼是丈夫’。是女人分别彼是丈夫已，即生欲想；生欲想已，乐欲和合，于彼男子而生染爱。彼男子亦作是分别‘我是男子’；自分别‘我是男子’已，见外女人复生分别‘彼是女人’。此男子作是分别已，于彼女人而生染爱。是男子、女人俱生染爱已，而便和合；以和合故而有歌罗罗。大王，彼丈夫分别及所分别事，二俱不可得。女人、女人性亦不可得，男子、男子性亦不可得；以是不相续而生分别，彼分别亦自性不可得；如分别自性不可得，如是和合、和合性亦不可得；如和合、和合性不可得，如是歌罗罗、歌罗罗性不可得。若自性不可得者，彼云何能生坚强？大王，当知因分别故而生有坚者强者。彼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大王，有时此身终为冢间死尸。彼死尸坚强想变坏时，不向东方，亦不向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大王，如是当知为内身地界。大王，有时世间居处悉皆空虚，复生梵天七宝宫殿。彼宫殿坚强相生时，无所从来。如是他化自在诸天，七宝宫殿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如是化乐天、兜率陀天、夜摩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所有七宝宫殿坚相生时，无所从来。铁围山、大铁围山，坚固牢实同一金刚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如是须弥山、尼民达山、育干达山、伊沙达山、佉提罗迦山、鞞达略山、毗那多迦山、阿叶波竭那山、铁围山、大铁围山、苏达舍那山、摩诃苏达舍那山、优常伽罗山、雪山香山、诸余黑山，及三千大千世界若成时，彼一切坚强生时，无所从来。此大地厚一百六十万由旬，生已而住。大王，彼坚强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此世界坏，是世界欲坏时，此大地或为火所烧，或为水所漂，或为风所吹，悉皆散灭。彼地为火烧时，乃至烟灰都无所见。大王，譬如酥油，为火所烧无有遗余。大王，如是此三千大千世界烧已灰烬不现，后为水所漂时，亦无遗余可见。大王，譬如以盐投水，消灭无余。大王，如是，如是，三千大千世界，为水漂已亦无遗余。大王，如是三千大千世界，风吹坏时无有遗余。大王，譬如毗岚猛风吹诸飞鸟，彼鸟散灭无有遗余。大王，如是，如是，此三千大千世界，为毗岚猛风之所吹坏，一切散灭无有遗余。大王，彼地界成时，无所从来；坏时，无所去。大王，如是，如是，内身地界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地界生时亦空，住时亦空，生、住二时体性俱空。

“大王，彼水界亦有二种，有内、有外。大王，是内身水界，谓自身内所有，及余彼彼身内所得所摄，若水、若水性、若水体，若润、若润性、若润体，所谓此身中泪、污、洟、唾、脓血、疮污、肪膏、髓、乳、痰、小便。大王，如是等物，名身内水界。大王，何者是身外水界？身所不得不摄者，水及水性、水体，润及润性、润体。大王，此名身外水界。大王，彼身内水界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大王，谓如见所爱人眼中流泪，苦恼所逼亦复流泪，闻法敬信亦复流泪，若遇风寒亦复流泪，眼赤痛时亦复流泪。大王，彼泪出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大王，又时身内水界增长，增长已益彼水界，能灭身内火界；彼火界灭时，去无所至。大王，彼身内外界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身内外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其水界性自是空。大王，有时彼内火界增盛，增盛已能竭身内水界；彼水界烧竭之时，去无所至。大王，彼身内水界生时，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身内水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体性自空。大王，又时此世界坏。大王，此世界欲坏时，于虚空中，兴三十二重云而住；遍兴三十二重云住已，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已，经五中劫，天降大雨流注不绝，如象王尿；其后复经五中劫，降粗大雨，当于尔时，其水积满上至梵天。大王，彼大水界初生之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此世界居处坏时，此世界中第二日出；二日出时，小河泉源悉皆枯尽。大王，又时此世界第三日出；第三日出时，大池江河悉皆枯竭。大王，又时此世界第四日出；第四日出时，四大河本源亦悉枯尽。大王，世界又时第五日出；第五日出已，大海中水一由旬、二由旬、三由旬，四五乃至十由旬悉皆枯尽；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由旬海水枯尽；一百由旬、二百由旬、三百乃至千由旬亦皆枯尽；二千、三千、四千乃至一万由旬悉亦枯尽；二万、三万乃至四万四千由旬，大海水尽皆枯涸。大王，又时大海之中余残之水，四万由旬余残水在；三万、二万、一万由旬余残水在，后复渐尽；九千、八千乃至一千由旬，九百、八百乃至一百由旬，余残水在；九十由旬、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乃至十由旬、九由旬、八由旬，乃至一由旬，余残水在；五里下至十多罗树，九多罗乃至一多罗，十人乃至一人，余残水在；于一人身齐咽，至腋、至脐、至腰、至跨、至[跳-兆+粟]、至踝，余残水在，乃至牛迹水在。大王，当尔之时，大海之中唯有少湿相，如粗雨时乍湿乍干。大王，譬如粗雨滂滂，如有湿未周匝，大海之水亦复如是。大王，又时大海之中所有湿处，唯润一指面。大王，彼水界渐灭之时，去无所至，亦不诣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大王，彼水界生时亦空，住时亦空，灭时亦空。如是，大王，彼水界性不可得，唯有但用，然彼但用非男非女。

“大王，火界亦二种，一内、二外。大王，何者是内火界？大王，身内所有，及他身内所有所取，火、火体、火相，热体、热相，所谓能消饮食者，身中所有温暖蒸热入于热数者。大王，此名身内火界。大王，何者为身外火界？身外所有不取不受者，所谓火、火体、火相，温暖蒸热。大王，此名身外火界。大王，又时迦罗罗胞胎中，身内火界增盛，水界渐微，是故迦罗罗渐稠渐坚。大王，譬如铁器煎煮饧餔，以火力故渐渐稠强。大王，如是，如是，以火力故，迦罗罗渐稠渐坚；迦罗罗渐稠渐坚故，名遏浮陀；遏浮陀以火力成故，名为卑尸迦；卑尸迦以火力成故，名为坚固；坚固为火成故，生于五支。如是，如是，大王，彼水界为火界成熟。如是，如是，彼水界渐稠渐坚故，成于肉团。大王，彼火界生时，无所从来，而能烧灭于彼水界。大王，又时当有病人，身内火界悉皆灭尽；彼病人身内火界既灭尽已，所食之物不复消化；其彼病人不能消故，于后不复更能进食；不能食故，身内火界悉皆灭尽；以彼人不能进食，身内火灭故，必当命终。大王，火界灭时，不至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大王，彼火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而彼火界从本已来，体性自空。大王，有时世界坏。世界坏时，身外火界增盛洞一，洞一已遍烧三千大千世界。大王，彼身外火界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彼大火聚，遍烧三千大千世界已，还复灭尽。大王，彼火灭时，不至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大王，彼身外火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彼大火界体性自空，非有不可得，唯是但用，然彼但用非男非女。

“大王，风界亦二种，一内、二外。大王，何者是身内风界？自己身内及他身内所有风界，所受所取，风、风体、风名，速疾、不速疾体、速疾名，所谓住身四支者是风，住胃者是风，行五体者是风，行诸子支者亦皆是风，遍行大小支者亦是风，出入息者亦是风；略而言之，遍身行悉皆是风。大王，此名身内风界。大王，又时身内风界增盛集合。彼增盛集合时，能枯燥水界，亦能损减火界。于时枯燥水界，损减火界已，令人身无润泽，亦无温暖，心腹鼓胀，四支掘强，诸脉洪满，筋节拘急，彼人尔时受大苦恼，或复命终。大王，彼身内风界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彼病人遇值良医，医观彼病人已，应病处药，随病与药故，风病除愈。大王，彼风界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身内风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身内风界体性自空。大王，何者是身外风界？身外所有，身所不取不受者，风、风体、风名，速疾、速疾体、速疾名。大王，此是外风界。大王，又时彼外风界增盛，增盛故风界集合，集合时落叶折枝条，折树拔根，崩摧山峰，倒坏大山，破析分段，渐次散坏乃至微尘；而此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吹周回旋转。大王，譬如陶师以杖转轮，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转，亦复如是。如少麦麨为风所吹，碎末为尘，难可得见。如是，大王，此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吹破析作末已，成于微尘，成微尘已亦不可见。大王，譬如大猛风轮起，以一把土随风散之，乃至微尘亦不可见。如是，大王，此三千大千世界，为风所吹分析作末，分析作末已，乃至无一余残微尘可见。大王，彼外风界生时，无所从来。大王，又时夏初，彼外风界皆悉隐灭，隐灭故暑热无风，于草木上无露；以无露故，一切草木无有湿润。大王，彼外风界灭时，亦无所去。大王，彼风界生时亦空，灭时亦空，彼风界体性自空。大王，彼内风界及外风界，二俱皆空，体性自离，相亦自离，性亦不可得，灭相亦离。何以故？彼风界非作无作者故。

“大王，何者是虚空界？虚空界亦二种，有内、有外。大王，何者是内虚空界？若自身内、若他身内，所受所取，所谓虚空、虚空体、虚空名。此身内所生，入于阴数，亦入入数，亦入界数，所有空孔窍。大王，此名身内虚空界。大王，何者外虚空界？外所有非色者，乃至无有如毛等虚空处，名为虚空。大王，此名外虚空界。大王，又时由业因缘故生诸入，彼入等生已围绕空界，是时得名入内虚空界数。大王，如是一一法中推求，无一眼入可得，唯有但用。大王，何以故空？地界清净故，如地界清净空故，如是水、火、风界清净故空，彼无所从来。大王，又时一切诸色悉皆坏灭以为虚空。何以故？虚空界无尽故。大王，唯内虚空界安住不动。大王，譬如无为涅盘界安住不动，当知如是虚空界遍一切处。大王，譬如有人，于空泽旷野掘作泉池陂井。大王，于意云何？彼诸虚空，从何而来？”

王言：“世尊，无所从来。”

佛言：“大王，若使彼人还以土填。大王，于意云何？彼虚空界去何所至？”

王言：“无所去也。何以故？世尊，彼虚空界无来无去。何以故？彼虚空界非男女故。”

佛言：“大王，外虚空界亦复不动，性无变易，虚空界空非是有法。何以故？虚空界非男非女故。

“大王，何者是识界？如眼为主攀缘于色，对色知故眼识生，或能知青黄赤白杂色，亦知长短粗细，如是一切所有色等物眼识所能睹者，名为眼识界。如是若知声、若知香、若知味、若知触、若知法，或知六根所缘所知，是名意识界。大王，又此识界不依诸根，亦不依界。何以故？大王，非地净色为眼入，非水火风净为眼入。何以故？非地界清净，及诸余法，以为眼入及

具眼入者；如是乃至非水火风界清净色及诸余法，以为眼入具眼入者。何以故？诸法无知故，无了别故，无堪能故，非初、非中、非后故，非内、非外、亦非中间。大王，如此识界了前事已，即便谢灭不复更生，彼识生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

“大王，何谓为眼入？谓四大所成清净色。若使诸法体性自空，何者是清？何者是浊？于诸法中无有净秽，云何于中而见净秽？如是，大王，是故当知，眼入之体性毕竟空寂，前际、后际皆不可得。何以故？未来未至故不可得，过去已灭故不可得，未来未来事不可得。彼眼处亦不可得自性离故。若体性不可得者，亦无男女性可得；既无男女性，何有我我所？大王，若有我我所者，是魔境界；无我我所者，是名诸佛如来境界。何以故？一切诸法离我我所故。大王，如实了知眼入空、眼入自性空。何以故？此眼入相不可得，是故此眼入体性空寂，此空离于眼入相，是名无相；于相无求，故名无愿。大王，是名于眼入中三空解脱门现在前。

“大王，何者是耳入界乃至身入？大王，此一切法对三解脱门现前决定，趣法界究竟遍虚空不可名、不可说、不可用、不可示，无有诤论，无有语言，不可测量。大王，以眼对色者名为颠倒，如是略说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是故诸法说名意境界。大王，眼入对色者往瞩取着，此眼三种碍：照瞩顺境生于爱想，若睹违境生于恚想，瞩中容境生于舍想。如是诸余耳、鼻、舌、身皆亦如是，其意瞩法亦复如是：若缘顺境生于爱心，缘于违境则生瞋恚，于中容境生愚惑心。如是境界是意所行意遍行，故名意境界。大王，彼意行于顺色生于贪欲，行于违色则起恚怒，行中容色起于无明。如是声、香、味、触、意所缘法，亦行三事起贪瞋痴，谓：意缘顺境，意法生于贪欲；意缘违境，意法生于瞋恚，意缘中容境，意法生于无明，起于愚痴。

“大王，应当如是知，于诸根犹如幻化，知彼境界其犹如梦。大王，如人梦中与诸婇女及众人等共相娱乐，是人觉已，忆念梦中众人婇女。大王，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众人婇女毕竟是无，亦不可得，何况共相娱乐？是人但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可意色，眼见色已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于爱重，起爱重已生染着心，生染着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于相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犹如梦中与冤共斗，是人觉已，忆念梦中而共冤斗。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冤，何况斗战？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眼见不爱之色，心不喜乐，于不喜乐而生执着，生执着已便生瞋恚，生瞋恚已，其心浊乱造作瞋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恐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处，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

盘先道，远离诸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犹如有人于其梦中，为鬼所娆心生恐怖，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梦之鬼。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毕竟无鬼，何况怖也？是人但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眼睹色已，于舍处色妄生执着，生执着已作执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命根欲尽，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怖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处，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四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四六界差别品第二十五之二“大王，如人梦中见于国中，第一端正最胜女人，于彼女边，得闻微妙可爱音乐。彼人闻已，以彼乐音而自娱乐，受五欲乐。是人觉已，忆念梦中可爱音乐。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最胜女人，可爱音乐毕竟是无，况五欲乐？是人但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最胜女人及以音乐，称可其意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于爱乐，既爱乐已生染着心，生染着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处，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是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耳闻恶声生于恶心。大王，如人梦中亲爱别离，生大苦恼悲号啼哭，或离父母、妻子、所爱眷属。是人觉已，忆念梦中亲爱别离悲哭等事。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佛言：“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所见亲爱别离毕竟是无，何况悲泣？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闻恶声而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不爱心，以不爱故生于瞋心，生瞋心故造作瞋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忧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

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受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耳闻舍声起于舍相。大王，如人梦中闻不了句义声。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闻之声。于意云何？梦中闻声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音声可得，何况当有了义及不了义句？是人空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闻于舍声而生执着，生执着已而生迷惑，生迷惑已造作痴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作业已便即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是人见已心生执着，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彼梦中不了句义之声。大王，如是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诸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以栴檀香，或多摩罗叶香，及诸种种余香用涂己身。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栴檀之香，及多摩罗叶香，并余香等。于意云何？如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诸香，况涂其身？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触闻妙香便生爱着，生爱着已复更深乐，生深乐已起染着心，生染着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如似梦觉忆念梦中所闻诸香。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诸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见死蛇、死狗、死人等尸系着于颈。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见死蛇、死狗、死人之尸，心生怖畏。大王，于意云何？如是梦中，或以一尸系着于颈，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是人执于梦中所见之尸，宁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死蛇、死狗、死人之尸，况将系颈？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无闻愚痴凡夫，既见臭恶而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不爱心，以不爱故生于瞋心，生瞋心故造作瞋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便即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厌恶，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为死数，若初识生名为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鼻根坏。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坏鼻根。于意云何？梦中所见是实有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鼻根，况复坏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鼻根坏便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于恐惧，既恐惧已生染着心，生染着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识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自身饥渴，得百味馔恣意而食。是人觉已，忆念梦中百味饮食。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食不？”

王言：“不也。”

佛言：“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饮食，况复食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百种食已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贪乐心，既贪乐已心生染着，生染着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贪乐，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为饥所逼，遇得苦瓠并拘奢得子，及纰婆子等而便食之。是人觉已，念于梦中所食苦瓠子等。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食苦瓠以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便生瞋恚，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苦瓠及拘奢得子等，况复食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梦为饥所逼心生执着，生执着已作执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妄想，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舌根坏。是人觉已，忆念梦中舌根毁败。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坏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实坏，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舌根，况复坏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舌根坏心生执着，生执着已生不爱心，生不爱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怖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异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犹如梦中，自睹国中最胜之女共相抱持。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得细触。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此女，况受细触？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可意色，眼见色已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于爱欲，起爱欲已生染着心，生染着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爱喜，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此世至于他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

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五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五六界差别品第二十五之三“大王，如人梦中，自持热铜鍱缠被其身。是人觉已，忆念梦中所被铜叶。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铜叶，况以衣身？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恐惧事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于怖畏，起怖畏已作怖畏业，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或生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见身根坏不觉诸触。是人觉已，忆念梦中败坏之相。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为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身根，况败坏也？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自见身根败坏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恐怖心，起恐怖心已作恐怖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怖惧，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或生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见幻师幻作五欲，自见己身与彼围绕共相娱乐。是人觉已不见五欲，便忆梦中五欲之乐。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幻师，况复幻作五欲递相娱乐？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是幻师幻作五欲，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于爱重，起爱重已生染着心，生染着已作染着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爱着，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

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悉不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梦见大水漂荡，己身、妻子、眷属既见漂已，心生无量种种忧恼。是人觉已，忆念梦中为水所漂忧苦之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佛言：“大王，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毕竟无有大水，况复漂荡生大忧恼？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见水漂荡心生执着，生执着已其心不喜，心不喜故作不喜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忙怖，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初识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故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大王，如人梦中，自见己身饮酒惛醉无所觉知，不识罪福、善恶、尊卑、优劣。是人觉已，忆念梦中饮酒迷乱。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是真实不？”

王言：“不也。”

“大王，于意云何？是人所梦执谓真实，是为智不？”

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梦中竟无有酒，况饮惛乱，不识尊卑、善恶、优劣？是人徒自疲劳，都无有实。”

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闻凡夫，梦见饮酒惛醉心生执着，生执着已起染爱心，起染爱心已作染爱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种业。造彼业已即便谢灭，是业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亦复不依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而住。如是之业乃至临死之时，最后识灭，见先所作心想中现。大王，是人见已心生爱着，自分业尽，异业现前。大王，如彼梦觉念梦中事。如是，大王，最后识为主，彼业因缘故，以此二缘，生分之中识心初起，或生地狱，或生畜生，或生阎魔罗界，或生阿修罗，或生天中、人中。前识既灭，受生分识生，生分相续心种类不绝。大王，无有一法从于今世至于后世而有生灭，见所作业及受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亦无受报者。大王，彼后识灭时名入死数，若初识生名入生数。大王，彼后识起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其缘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业生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死时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其生亦无所从来，灭时亦无所至。何以故？自性离故。彼后识后识体性空，缘缘体性空，业业体性空，死死体性空，初识初识体性空，受生受生体性空，世间世间体性空，涅盘涅盘体性空，起起体性空，坏坏体性空。大王，如是作业果报皆不失坏，无有作业者，无有受报者；但随世俗有，非第一义也。大王当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一切诸法空者，是空解脱门；空无空相，名无相解脱门；若无相者则无愿求，名无愿解脱门。如是，大王，一切法皆具三解脱门，与空共行涅盘先道，远离于相，远离愿求，究竟涅盘界，决定如法界，周遍虚空际。大王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一切譬喻当如是知。”

四转轮王品第二十六之一尔时，佛告净饭王言：“大王，如上所说之法，系心精勤，当自观察修行，勿随于他。此法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菩提，能超一切世间自在，能除一切渴爱，降伏我慢，灭除罪过，一切诸法而得平等。彼非凡夫地，一切声闻所不能到，一切辟支佛非其境界，一切菩萨之所修行，一切诸佛之所证得。大王，于此法中应当安意，应作是念：‘我当云何于天人中得为眼目，得为灯明，得为大炬，得为船筏善知水路，得为导师，得为商主，得为导首？我当云何得自度已复能度他，自既解脱令他解脱，自得安隐令他安隐，自证涅盘令他涅盘？’大王当知，不应观过去世际所经豪富自在。大王，诸根如幻无满足时，亦无能满者；境界如梦，于色声香味触无有厌足。

“大王，过去之世有转轮王，名无边称大王。彼无边称王，具足无量众宝辇舆、军众象马，无碍轮宝七宝具足，所有军乘无能坏者；于先佛所植诸善根，意力成就随念即办。大王，彼无量称王，有所忆念无不随意。何以故？具足成就善根力故。大王，尔时无量称王作如是念：‘我今自试福德之力。’时无量称王即作是念：‘以我威力，令此四天下所有树木，常有华果用之无尽。’大王，彼无量称王作是念已，于四天下所有树林，华果繁茂用无穷尽。大王，无量称王复作是念：‘令四天下所有人民，诸所欲愿随意无违。’大王，彼无量称王作是念已，四天下中一切人民，一切所愿悉得充满。大王，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当更试善根之力。若我有福，令四天下降注香水。’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降香雨。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更自试福力。’大王，时无量称王即作是念：‘若我福力，令四天下普雨妙华。’作是念时，于四天下寻雨妙华。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更自试福力。若我有福，令四天下普雨妙衣。’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雨天上劫贝树衣。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自试福力。若我有福，令四天下普雨银雨。’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降银雨。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更自试福力。’复作是念：‘若我有福，令四天下普雨金雨。’作是念已，于四天下寻雨金雨。何以故？无量称王所愿从意，皆由过去于一切众生修共业善。

“大王，尔时此阎浮提地，纵广正等一万八千由旬；当尔之时，此阎浮提有六十千万诸大城郭。大王，尔时于此阎浮提中，置立隍城名宝庄严。其城纵广十二由旬，四面平正妙巧所成，街巷庄严界分分明。于其城外有多罗树七重行列，其多罗树四宝合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瓈，庄饰端严甚可爱乐。其金树者，根茎枝条悉皆是金，其叶华果悉是白银。其银树者，根茎枝条悉皆是银，其叶华果皆是黄金。毗琉璃树，根茎枝条悉是琉璃，其叶华果皆是玻瓈。其玻瓈树，根茎枝条悉是玻瓈，其叶华果皆毗琉璃。大王，尔时彼宝庄严城周匝七重悬宝铃网，种种庄严微妙第一，复以种种众宝罗网弥覆其上。于其城外有七重宝堑，彼一一堑深半由旬，广一由旬。其七重堑底岸平正，八功德水清净盈满，众鸟易饮。复有诸华，所谓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弥满其中，底布金沙。其堑四边周匝阶道四宝庄严，所谓金、银、琉璃、玻瓈，种种微妙甚可爱乐。彼诸阶道四宝合成，黄金为阶，白银为蹬，白银为阶，黄金为蹬，琉璃、玻瓈间错上下，交互庄饰周匝栏楯，七宝所成端严无比。一一阶道有七重宝门，种种庄严微妙最上。一一阶道于其两边金芭蕉树，其堑四边周匝阶道，于其两头一一皆有七宝妙座。彼诸所有种种庄严，皆悉是彼无量称王福德所致。其宝庄严城外周匝而有八万园林，无量称王作此园林不起爱着我所之心，悉施众生共同受乐。是一一园有八大池，一一大池纵广半由旬。于其池中有种种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如是众华弥覆其上。一一池边有八阶道，一一阶道四宝所成端严殊妙。其阶道头建七宝幢门，所谓金、银、琉璃及玛瑙等。其阶两边阎浮檀金，为芭蕉树庄饰严丽。八功德水弥满池中，众鸟堪饮。其池四边植诸妙华，所谓阿提目多伽华、蔷葡华、阿输伽华、拘罗婆华、波吒梨华、迦腻迦罗华、婆拘罗华、婆利师迦华、末利迦华、苏摩那华、摩楼多华、池[少/免]师迦华，如是等陆地生华。无量称王为令诸人受适乐故，种植如是种种妙华，是诸人民游戏其中欢娱受乐。大王，彼宝庄严城所有宝铃罗网宝多罗树，微风吹动出和雅音；譬如有人善作五种微妙音乐，其声和雅甚可爱乐。彼无量称王，所有宫城铃网宝树园林乐具，所出妙音甚可爱乐，亦复如是。大王，尔时宝庄严王城中所有人民，以彼妙音娱乐受乐。时彼宝庄严城丰乐安隐，人民充满豪富自在，处处皆有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

“大王，彼无量称王，又于异时复作是念：‘我今当往西瞿陀尼。’作是念已，王及四兵俱升虚空，往瞿陀尼。王既至彼，彼诸小王皆来奉迎，各以国土奉献。大王，时无量称王于彼止住，百千万岁于彼王领。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作是念：‘我今当往东弗婆提。’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俱升虚空，往弗婆提。王既至彼，彼土小王亦皆奉迎，复以国土奉上。大王，无量称王于彼止住，百千万岁于彼王领。大王，彼无量称王，复于异时作是思惟：‘我当往彼北郁单越。’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上升虚空，诣郁单越。王既至彼，彼诸人民欢喜归化。王于彼住多百千岁，王领受乐教已眷属。

“大王，彼无量称王，于彼久时复作是念：‘我曾闻有三十三天住须弥顶，我今宜往忉利天上。’作是念已即乘龙象，复与四兵飞升虚空，上须弥山。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即问御臣：‘汝见须弥及以大海并四天下，其事云何？’御臣答王：‘我见须弥及大海水、四天下等，悉皆旋转。犹如陶师以杖转轮；我见须弥及四天下，悉皆旋转亦复如是。’王告御臣：‘此龙象王大行未止。’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更前进，问御臣言：‘汝见须弥大海及四天下，复更云何？’御臣答言：‘我见须弥及大海水、四天下等悉皆振动。’王答臣言：‘今将欲到须弥山顶，此龙象王小行犹未止。’大王，彼无量称王，复更前行，问御臣言：‘汝见须弥及大海水并四天下相复云何？’御臣答王：‘我见须弥及大海水、四天下等不动不转。’王告臣言：‘此龙象王，今已到彼须弥山顶。’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及与四兵，寻即到彼须弥山顶。大王，尔时帝释遥见无量称王，欢喜来迎而作是言：‘善来！大王。’即分半座命王令坐，王即就坐。在彼天上经无量岁，与彼天主分半而治。大王，尔时无量称王，复于久时作如是念：‘我今宁可退彼天主，即住其中独为天王。’作是念已，无量称王及以四兵，从彼三十三天即便退落，还阎浮提宝庄严城，堕七宝园中。

“尔时，宝庄严城中人民，出于城外至宝篋园中，见无量称王及诸四兵，从天而堕在彼园中。众人见已速疾入城，告城中人，作如是言：‘今有天子并及四兵，从天而来在宝篋园中。’尔时，宝庄严城中，复有一王名曰作爱，秉执国事。彼作爱王，闻有天子并及四兵，从天而堕在宝篋园，闻已速疾严敕四兵驾御善乘，与诸城人从宝庄严城出诣宝篋园。王及城人见无量称王，怪未曾有。尔时，作爱王寻敕速办种种香华、末香、涂香，疾至无量称王所，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长跪，向无量称王而作是言：‘汝为是谁？’王即答言：‘汝于昔来，颇曾闻本

无量称王以不？’时作爱王及诸臣民皆云：‘我昔曾从先旧人闻：本有大王名无量称，王四天下，与其四兵升忉利天。’无量称王即答之言：‘如汝所闻，无量称王即我身是。’尔时，无量称王初从天下，闻彼人间饮食精气，心不爱乐，不能堪忍，身体沉惛。犹如醍醐投热沙中，寻即沉没不得暂停；无量称王于阎浮提饮食诸味不生爱乐，身心沉没亦复如是。尔时，作爱王见无量称王不堪人中香气饮食，身心顿弊不能止住，便作是语：‘无量称王有何善言？我于来世何所传说？’大王，时无量称王告作爱王言：‘汝今当知，无量称王从昔已来，王四天下威德自在，有所须念无不随意，树林华果及随意果，能除一切众生苦恼，随诸众生所须之具皆令如意。我复又能降天香，雨天衣天华，雨银雨金，王四天下豪富自在，升忉利天，帝释分坐共治天事；贪无厌故于天退没，下阎浮提遂便终没。’时无量称王告作爱王言：‘如上众事，汝于未来当如是说：无量称王豪富自在，贪求无厌自取命终。’作是语已即便命终。”

佛言：“大王当知，勿作异观，莫生犹豫疑惑之心。尔时，无量称王，岂异人乎？我身是也。大王，是故当知，诸根如幻，境界如梦。大王，如是应当系心正观，勿信于他。”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常乐法自在，数数策其心，
贪欲自在中，智心应远离。
离欲自在已，住法自在中，
若能降伏心，则能伏烦恼。
若能降烦恼，即得离业道，
若离业道已，即为世间塔。
不为欲秽染，显示烦恼过，
念饶益众生，故号为支提。
闻贪欲过已，便能离贪欲，
一切智净心，故号为支提。
最胜大丈夫，念灭众生恶，
解脱彼瞋恚，故号为支提。
最胜大丈夫，念灭众生痴，
脱彼愚痴心，故号为支提。
调御天人师，念灭众生慢，
净彼众生心，故号为支提。

高齐北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菩萨见实会第十六之十六四转轮王品第二十六之二“大王，过去有王名曰地天，如法为王，名为法王；七宝具足，所谓轮宝、象宝、马宝、明珠宝、玉女宝、长者宝、主兵宝，是名七宝。大王，彼地天王，父名曰地生。彼地生王临命终时，其地天最为长子。其地生命终之后，辅相大臣，灌地天顶以为大王，即为刹利灌顶大王。时地天王，既为刹利灌顶王已，于十五日月盛圆满受斋之日，沐浴洗头，剪除须鬓及以爪甲已，着新净衣，以诸华鬘、种种璎珞、天冠臂印、环钏耳磲庄严其身，在高楼上婇女围绕。即于东方有金轮宝，千辐不减，毂辋具足，光明照耀，纵广七肘纯是真金。大王，时地天王见是事已，即作是念：‘我昔曾闻先旧人说：若刹利灌顶王，于十五日月圆满时受斋之日，沐浴洗头，剪除须鬓及除爪甲，着不污衣，以诸华鬘、种种璎珞、天冠臂印、环钏钿磲庄严其身，在高楼上婇女围绕。若于东方有金轮宝，毂辋具足，千辐不减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定当得作转轮圣王。’复作是念：‘我今岂可作轮王耶？我今当试。’

“大王，尔时地天王即从坐起，偏袒右肩，整理衣服，右膝着地，对轮合掌，向彼天轮作如是言：‘宝轮可下在地而住。’作是语已，彼天宝轮从空下地，住在王前。时地天王，即以妙香用涂其手，胜妙好衣以拭轮宝，以其右手接取轮宝置左手中，复以右手摩拭其轮，作如是言：‘汝今应当降伏东方。’作是语已，时金轮宝飞升虚空左右旋转，即往东方至彼往昔转轮王道。其道平正，布散诸华甚可爱乐，轮所经处皆悉平正无有高下。以王福力，河池井泉枯竭之处，八功德水悉皆盈满，一切所有树林华果枯悴之者悉皆敷荣，已敷荣者更增郁茂。大王，尔时地天转轮圣王，即与四兵随轮而去。轮宝若住，王亦随住。王所至处所有国土，大小诸王与其臣民，各以金盘盛满银粟，或以银盘盛满金粟，奉迎大王各作是言：‘善哉！大王。善来！大王。此诸国土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唯愿大王，受此国土摄化人民。我等皆当奉给左右，唯愿止住。’尔时，地天转轮圣王，告彼诸国王及臣民等，作如是言：‘我今不须国土宝物，汝自受用。汝今若欲随顺我者，应离杀生，亦莫偷盗，亦莫邪淫，亦莫妄语，亦莫两舌，亦勿恶口，亦莫绮语，亦莫贪欲，亦莫瞋恚，亦莫邪见。汝等应当自住十善，亦教他人令住十善，我则知汝归从于我，受我教敕，我观汝等犹如我子。汝等常应供养父母、师长及诸沙门、婆罗门等，莫作非法不善恶行，亦劝他人令行善法。若能如是，我知汝等一切国土所有人民，悉皆归从降伏于我。’又复告言：‘汝等常应孝养父母，恭敬师长及诸沙门、诸婆罗门，莫作非法不善恶行，亦劝他人令行善法。若能如是，我知汝等一切国土所有人民，悉皆归从降属于我。’尔时，圣王及诸四兵，如是渐渐渡于大海，降弗婆提过尽人境轮宝乃住。如是乃至南西北方，及郁单越悉降伏已，渡彼北海尽人境已，王及轮宝还阎浮提，本宫门上在虚空中停住不动。尔时，地天转轮圣王，如是降伏四天下已，还阎浮提即便止住。地天大王及与轮宝还来至此阎浮提，时彼四天下变成七宝，端严殊特。何谓七宝？所谓金、银、琉璃、玻瓈、砗磲、赤珠、玛瑙。尔时，轮宝于四天下，周回旋转已，一切地狱、畜生、饿鬼八难消灭，于四天下所有一切不善恶声悉皆除灭，况有造作诸恶业者？何以故？皆是地天圣王本愿力故。又复轮宝周旋转时，四天下中不假种植，处处皆生自然粳米，净无糠糟。又复轮宝天下中自然而生天树宝衣。又复轮宝周旋转时，四天下中一切病患，悉皆除愈；唯除三患。何等为三？一者、求欲，二者、段食，三者、衰老。又复轮宝旋转之时，四天下中所有人民寿千万岁。又复轮宝周旋转时，四天下中一切人民，所有苦恼自然消灭。如是等无量无边，希有不可思议之事，出现于世。

“尔时，地天大王，复于久时作如是念：‘我今于此受诸快乐，五欲众具颇更有处胜此以不？’复自思念：‘我昔曾闻须弥顶上，有三十三天五欲资具，其事云何？’尔时，地天大王未除爱欲，厌恶人间所有五欲资财之具，欣彼天中上妙之乐：‘我今宁可往彼天上。’尔时，地天大王作是念已，王及四兵，忽然之顷至忉利天。尔时，帝释遥见地天大王，作如是言：‘善来！大王。善哉！大王。’即分半座命王令坐，王即就坐。尔时，地天在彼天上，经无量百千岁分位而治。尔时，地天大王，复于久时生大贪心，作如是念：‘我今应当退彼天主，独为天王。’作是念已，即从帝释半座而堕，并及四兵，至阎浮提安隐城中。尔时，地天大王，久在天上受胜妙乐，心生耽乐；忽至人间，不能堪受人中资具，身心沉没。犹如醍醐置热沙中，寻即消化莫知所在；地天大王身心沉没，不能堪忍人中所有饮食精气，亦复如是。尔时，地天大王身心疲顿，而说偈言：

“‘诸王大自在，　不能除渴爱，
如干草遇火，　是故应舍欲。
常行于淫欲，　未曾满足时，
如渴饮碱水，　终不能除渴。
如众流归海，　终无有满足，
爱欲亦如是，　曾无满足时。
如火焚草木，　无有厌足时，
爱欲亦如是，　终无有满足。
犹如深谷响，　随声无休息，
闻声亦如是，　亦无休息时。
亦如盛香箧，　受香无简择，
嗅香亦如是，　亦无有厌足。
如杓挠美食，　终无知止足，
舌贪嗜美味，　亦无于止足。
如镜现面像，　亦无有厌足，
如是行欲人，　于欲无厌足。
如虚空受风，　未曾有厌足，
身常受诸触，　终无厌足时。
如梦中饮水，　终不能除渴，
意所受诸法，　亦无有厌足。
贪求爱欲人，　复增长爱欲，
观于诸境界，　爱无厌足时。
见欲增苦恼，　犹如火焚薪，’”
灭除诸爱欲，　亦如水灭火。

佛言：“大王，汝知尔时地天大王，岂异人乎？大王当知，勿作异观，地天王者即我身是。大王当知，彼地天大王，往昔之时豪富自在，贪求无厌，遂便命终。何以故？诸根无厌，境无能满；诸根如镜，境如光影；诸根如幻，境界如梦。大王，应当安心此法，深自观察，勿随他教。大王，此法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无上菩提。大王，应当远离一切豪贵，应当消竭一切渴海，倒憍慢山，远离一切衰祸，于一切法平等；非一切凡夫地，亦非声闻之所能行，又非一切缘觉境界，乃是一切菩萨所行，一切诸佛正觉所证。王当安心勿令散乱，应作是念：‘我当云何于未来世，一切世间天人之中，得为灯明、为炬、为光、为船、为导、为师，得为商主、为首、为无上，自度度彼，自脱脱彼，自安安彼，自得涅盘令他涅盘？’大王，莫观先际所更豪富自在。大王当知，诸根如幻，无有厌足，无能满者；境界如梦，不能令满。”

佛言：“大王，过去有王名曰顶生，有大威德，有大神足，有大威势，从父乌哺沙王顶上而生；久积善根，曾见无量无数诸佛，修诸善根，于诸世尊恭敬供养，积集善本，于四天下豪贵自在。大王，时顶生王，灌顶受位七日已，得七宝具足，为转轮王。何者为七？一者、金轮宝，于辐不减，毂辋具足，自然而有，纵广七肘而来应之。二者、白象宝，六牙具足，七肢拄地，白如雪山自然而至。三者、马宝，其色绀艳而来应之。此上象、马从旦至食，于四天下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四者、珠宝，大如人髀，纯青琉璃，其光照曜，周匝八方各一由旬。五者、长者宝，丰饶财宝，巨富无量，随王所念皆能办之自然而应。六者、玉女宝，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长不短，不白不黑；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口气净洁如青莲华；其舌广大出能覆面，形色细薄如赤铜鲽；身体柔软犹如无骨，冬温夏凉；其心慈悲，常出软语；以手触王，即知王心所念之处。七者、主兵宝，自然而出，勇猛策谋武略第一，预知王心七日所念，善知四兵斗战之法，未集者令集，已集者令散。千子具足，勇健端正，能降怨敌。大王，尔时顶生转轮圣王，七宝具足，王四天下如法化世，令四天下丰乐安隐，人民炽盛；城邑聚落次第相近，鸡飞相及。尔时大地，一切无有沙砾荆棘，多饶众宝，具足无量园林泉池，端严姝妙甚可爱乐。何以故？皆是顶生圣王安住法力。当尔之时，若天若人，受欲乐中最为第一。

“大王，尔时顶生大王所住之城，名阿踰阇。其城东西十二由旬，南北长七由旬。其城七宝众宝罗网弥覆其上，悬众宝铃。其城内外种种庄严悉皆如上，无量称王宝庄严城等无有异，亦如忉利得胜之堂。大王，顶生大王造三种殿：一名月出殿，于盛夏热时王居其中；其第二殿名毗琉璃藏，于春月时王居其中；其第三殿名日威德起，于冬寒时王居其中。尔时，顶生与玉女宝并诸婇女，前后围绕入月出殿，时身体清凉，犹如牛头栴檀涂其身体。王与眷属前后围绕，若入彼毗琉璃殿时，身心调适，犹如多摩罗叶香用涂其身。大王，其顶生大王，复与眷属婇女围绕，入彼日威德殿时，身体和暖，犹如沉水香用涂其身，入彼殿时身体和暖亦复如是。大王，是顶生王随欲自在，令诸殿等随其时节而生乐触，随意出风，随意出雨，种种音乐随意而至，

资生所须亦随意现。大王，尔时顶生于其宫内，七日之中天雨金银，过七日已作如是念：‘甚奇希有不可思议！如此清净之业，所获果报随意而现充满我意，福德所致无差违也。谁有得见如是果报，于修福德而生知足？’

“大王，顶生圣王于阎浮提，经百千岁已，作如是念：‘我今于此阎浮大洲，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悉皆归属，于我宫内七日雨宝。我今当往西瞿陀尼。’作是念已，顶生大王即与四兵上升虚空，从阎浮提渐次至彼西瞿陀尼。王既至彼，于无量百千岁，在彼王领。顶生大王依报过人，未得天报。大王，顶生圣王于瞿陀尼，随意雨宝满其宫内，如阎浮提等无有异。大王，尔时顶生复于后时，作如是念：‘我王阎浮提，丰乐安隐，人民炽盛，又于宫内随意雨宝。此瞿陀尼，亦皆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又于宫内随意雨宝。我今亦知东有大洲，名弗婆提，我今当往。’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俱升虚空，从瞿陀尼渐次而往东弗婆提。王既至彼，于弗婆提止住王领，无量千岁受五欲乐，依报过人，未得天报。大王，顶生圣王，于弗婆提随意雨宝满其宫内，如阎浮提等无有异。大王，尔时顶生复于后时，作如是念：‘我阎浮提丰乐安隐，人民炽盛，又于宫内随意雨宝。及瞿陀尼，亦皆安隐丰乐，人民炽盛，亦于宫内随意雨宝。此弗婆提，皆悉安隐丰乐，人民炽盛，亦于宫内随意雨宝。我今亦知北有大洲名郁单越，其中人民无我我所，虽复如此，我当往彼自试眷属。’顶生大王作是念已，与其四兵俱升虚空，从弗婆提渐次而往北郁单越。王既至彼，于郁单越，无量千岁教诫眷属，复于久时作如是念：‘我阎浮提丰乐安隐，已雨七宝；及瞿陀尼人民炽盛，安隐雨宝；东弗婆提亦皆如是，随意雨宝；此郁单越悉亦安隐。我曾闻有三十三天住须弥顶，我今当往躬自观之。’尔时顶生作是念已，即与四兵俱升虚空，住须弥山顶。当尔之时，释提桓因与三十三天，集善法堂论人天事。尔时，帝释遥见顶生从远而来，即出迎之，作如是言：‘善来！大王，善来至此！’即分半座命王令坐，王即就座。时顶生王坐半座时，即有十种胜事映蔽诸天。何等为十？一者、寿命胜天，二者、容色胜天，三者、名称胜天，四者、受乐胜天，五者、王领自在胜天，六者、形貌胜天，七者、音声胜天，八者、香气胜天，九者、食味胜天，十者、细触胜天。大王，尔时顶生与彼帝释，形容相貌、行动威仪等无差别，饮食衣服资生之具悉无有异，唯有视瞬为别异耳！而诸天等分别识知天王、人王二种之别。”

佛言：“大王，甚奇希有！帝释、顶生人天既别，形容相貌等无有异。大王当知，福德之力其事如是，谁于福德而生足也？大王，尔时顶生在忉利天，无量千岁为增上自在。大王，尔时顶生于四天下豪富自在，复于忉利天上豪富自在，帝释分治犹不厌足，复作是念：‘我今宁可独为天主，何用帝释？宜应退之。’大王，尔时顶生作是念已，从天退下还阎浮提，于阿踰阇城最上园中。王当下时，威光照曜遍阎浮提，一切诸方映蔽日光；亦如日出月无光明，日光在空无复光明，王光映蔽亦复如是；如日轮出映蔽月轮，顶生威光映彼日轮亦复如是。大王，尔时阿踰城人出城游观，见彼顶生并及四兵，从天而退堕其园中。彼人见已怪未曾有，即入城中遍告城人言：‘今有天子并及四兵，从空而下，堕彼王最上园中。’大王，尔时城中王及臣民，办具种种歌舞伎乐、涂香、末香、宝幢、幡盖、华鬘、璎珞，身体衣服悉皆清净，速疾出城诣彼园中。大王，尔时顶生从天堕时，一切大地六种震动。当尔之时，一切人中所有庄严，最胜妙香用涂其身，悉至园中顶生王所。尔时，顶生眈着天中上妙资产，不能堪忍人中资具所有香气，沉惛在地。喻如生酥醍醐投极热沙中，不得停住；尔时，顶生沉惛不住亦复如是。尔时，城中王及臣民内外人众，见顶生王在彼园中沉惛在地，即便问言：‘天为是谁？’尔时，顶生即告彼王及诸人民言：‘汝昔曾闻有顶生大王不？’尔时，国王及诸人民咸皆答言：‘我昔曾从耆旧人所，闻有大王名曰顶生，不舍人身，将诸眷属并及四兵而升天上。’尔时，顶生告诸人言：‘昔顶生者，我身是也。我及四兵从天而堕。’尔时，国王及城内外所有人众，即以偈颂，问顶生曰：

“‘我从旧人所，闻有威德王，
号名曰顶生，极有大名称，
已身及四兵，从此升天上，’
并及诸眷属，法王如法治。’
“人天胜王言：‘无常力所害，
退天乐受苦，顶生者我是。’
“诸人皆合掌，顶礼大王足：‘有何希有事，
未来当传说？’
“从天而退者，受苦王说言：
“‘汝听希有事，欣乐莫放逸：
顶生大王者，统领四天下，
受乐过天人，欲无厌致死。
于其后宫内，七日雨珍宝，
如法治天下，欲无厌而死。
与彼天帝释，分半座而坐，
恶觉所恼乱，多欲故退堕。
于其生死海，无智故沉没，
乐着五欲者，天欲无厌死。
如渴梦饮水，不能除其渴，
受五欲亦尔，终无有厌足。
智慧诸众生，断除愚痴闇，
彼智者知足，正观诸有趣。
智观察有趣，慧见老病死，
断除诸渴爱，舍有趣无着。
观触如火烧，便舍于渴爱，

观受亦如是，知受是非善。
如击众音乐，根境界亦然，
圣教中调伏，能舍根自性。
一切五种入，从于名色生，
识于中分别，则生于思觉。
圣者作是观，于趣有不着，
智者慧满足，证灭如薪尽。’
“顶生向彼王，臣民说是已，
示诸有无常，即便取终没。”

佛告大王：“汝知尔时顶生王者，岂异人乎？勿作异观，莫生疑惑，我身是也。我昔曾为顶生王时，统领人天豪贵自在，贪欲无厌而取终没。是故，大王，应舍豪富、憍漫自在、住不放逸。若能住于不放逸行，是人即能修诸善根。大王，若不放逸者，复能入于法界平等。大王，若人能离放逸者，成就利益。大王，有为无为界，非男非女，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大王，当于此法安住自心，勿随他教。大王，此法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无上菩提。大王，应当远离一切豪贵，消竭一切渴海，倒憍慢山，远离一切衰祸，于一切平等；非一切凡夫地，亦非声闻之所能行，又非一切缘觉境界，乃是一切菩萨所行，一切诸佛正觉所证。王当安心，勿令散乱，应作是念：‘我当云何于未来世一切世间天人之中，得为灯明、为炬、为光、为船、为导、为师，得为商主、为首、为无上，自度度彼，自脱脱彼，自安安彼，自得涅盘令他涅盘？’大王，观先际所经豪富自在。大王当知，诸根如幻，无有厌足，无能满者；境界如梦，不能令满。

“大王，过去有王，名曰尼弥，了达诸法，如法为王，重不放逸，若所作事离诸放逸。大王，是尼弥王，常观三世平等。又观一切诸法，犹如三世平等。观过去一切诸法，远离自性；观未来一切诸法，远离自性；观现在法亦复如是，远离自性。大王，彼尼弥王，观一切三世法平等已，于诸法不生取着。彼尼弥王，观一切世间，为四颠倒之所颠倒：于不净法中而起净想，于苦法中而生乐想，于无常法中而起常想，于无我法中而生我想。见世如是，便作是念：‘世间则坏！甚大败坏！如此众生，一切诸法自性空寂而不觉知。’大王，尔时尼弥王，复作如是念：‘我当以四摄法摄诸众生。若我四法摄众生者，是诸众生随顺于我，受我言教。’尔时，尼弥大王先作是方便已，即以四摄摄诸众生；摄诸众生已，尼弥大王即教人民，一切诸法平等，作如是言：‘汝诸众生，一切诸法离于自性。若一切法离自性者，彼法亦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何以故？彼法自性无实故。若法离自性者，彼法亦不可说是过去、未来、现在。’大王，尔时彼尼弥王，于彼众生所，教是三世平等法已。彼诸众生，八十千万那由他无量百千众生，得无生法忍。

“大王，尔时三十三天在善法堂，聚集而坐作是议言：‘善哉！善哉！鞞提呵国人大获善利。是尼弥王，解了诸法，如法为王，具足方便；于颠倒众生所，以善方便示不颠倒法也。’尔时，释提桓因在于余处，去善法堂远，即以天耳闻彼天说；闻已，寻来诣善法堂就座而坐；既就座已，问彼天言：‘汝诸天等在善法堂，何所论说？’作是问已，时诸天等报帝释言：‘唯然！天主，听我所说：我等向来集善法堂所论之事，说彼鞞提呵国人善得利益。是尼弥王，解了诸法，如法为王，具足方便；于颠倒众生所，以善方便示不颠倒法也，所谓显示诸法自性。’彼诸天等作是语已，尔时，帝释报诸天子作如是言：‘是尼弥王，具足成就不可思议善巧方便。汝等在此忉利天上，欲得见彼尼弥王不？’尔时，诸天咸皆同声作如是言：‘唯然！天主，我等在此欲得见彼尼弥大王。’尔时，帝释天主即告御臣名摩多梨言：‘汝当前来，可疾严备诸天千马宝车，往阎浮提鞞提呵国尼弥王所，说如是言：“此是诸天千调马车，遣来迎王。唯愿大王，升此宝车勿生怖畏！三十三天悉皆愿乐欲见。”大王若上车已，作如是言：“大王，我今将王从何道去，诣彼天上？为从住颠倒地众生道而去，为从住不颠倒地众生道而去也？”’尔时，摩多梨答帝释言：‘唯然受教。’闻此语已，即便严备千调马车，自升其上，从彼忉利下阎浮提，至鞞提呵国尼弥王所，语尼弥王，作如是言：‘忉利诸天今送千调马车，王可升车，勿生怖畏！忉利诸天愿乐见王。’尔时，尼弥大王以无畏心便即登之；既升车已，摩多梨作如是言：‘我今将王从何道去？为从住颠倒地众生道去，为从住不颠倒地众生道去？’王即报言：‘汝可将我从彼二道中间而去。’尔时，摩多梨即将尼弥王，从颠倒地众生所、不颠倒地众生所二处而去。

“大王，尔时，尼弥王语摩多梨言：‘汝可少时停车而住，我当观彼颠倒众生所住之处。’时摩多梨即受王教，暂止马车。尔时，尼弥王于少时间，令八十千万众生安住见实三昧中。何以故是王于少时间，令如是众住见实三昧中？此王善习不放逸行故。令此众生住三昧者，于后悉得无生法忍。是时，摩多梨都不觉知王所为作。尔时，摩多梨又复将王到须弥顶。尔时，尼弥王遥见青茂丛林，告摩多梨言：‘彼林定是不颠倒众生所居之处。’摩多梨言：‘大王，此是忉利诸天善法之堂。彼忉利天众集在堂上欲得见王。惟愿大王，勿生怖畏，当升此堂。’尔时，尼弥王心不恐惧，便升堂上。尔时，帝释遥见尼弥王来，即作是言：‘善来！大王。’便分半座命王令座，时尼弥王即就帝释半座而坐。尔时，帝释即以美言共相慰问言：‘大王，快获善利，能令佛法炽然增长。’尔时，帝释向忉利天众，作如是言：‘此尼弥王，成就具足不可思议善巧方便。是王于少时间，能令八十千万众生住佛法中，然摩多梨都不觉知。’尔时，尼弥王即为忉利诸天，广说种种胜妙之法，利益天众已，白帝释言：‘我今欲得还阎浮提。何以故？于阎浮提为欲护持佛正法故。’帝释报言：‘今正是时。’复敕御臣摩多梨言：‘汝可还驾千调马车送尼弥王还归阎浮。’其尼弥王到阎浮提已，成就大悲善巧方便，令无量众生安住佛法。大王，莫作异疑，勿生异观，昔尼弥王者，我身是也。大王，当观不放逸力难可思议，尼弥大王升帝释座，尚无贪着！是故，大王，于佛法中，当勤精进修不放逸。大王，何谓佛法

？大王，一切诸法皆是佛法。”

尔时，净饭王闻此语已，即白佛言：“若一切法是佛法者，一切众生亦应是佛。”

佛言：“若不颠倒见众生者，即是其佛。大王，所言佛者，如实见众生也。如实见众生者，即是见实际，实际者即是法界。大王，法界者不可显示，但名但俗，但是俗数，但有言说，但假施设，应如是观。大王，一切法无生，此是陀罗尼门。何以故？此名陀罗尼门，于此一切法无动无摇，无取无舍，是名陀罗尼门。大王，一切诸法不灭，是陀罗尼门。何以故？不灭是陀罗尼门，于中一切法无动无摇，无取无舍。彼陀罗尼门，无有相貌，无有自性，无可施设，无作无造，无来无去，无众生、无命、无人、无养育，非对治，无形无状，无缠无离，无秽无净，无爱无憎，无缚无解，无命者，无出无退，无得无住，无定无乱，无知非无知，非见非不见，非戒非犯，非悔非不悔，非喜非不喜，非猗非不猗，非苦非乐，非定非不定，非实非倒，非涅盘非不涅盘，非爱非离爱，非见非不见，非解脱非不解脱，非智非不智，非视非不视，非业非不业，非道非不道。大王，应当以此六十七法门，入一切法。

“大王，是色自体，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如是受、想、行、识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如镜中像，非有非无。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响声，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如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阳焰，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聚沫无有坚实，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如是受、想、行、识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梦中，梦见国中最胜女人，是梦所见，亦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如是受、想、行、识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大王，譬如石女梦见生子，是梦所见，亦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是色体性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非曾有、非当有、非今有。

“大王，色无所依，乃至识亦无所依。大王，譬如虚空无所依。如是，大王，色无所依，乃至识亦无所依。大王，色无有生，乃至识亦无有生。大王，色无有灭，乃至识亦无有灭。大王，如涅盘界，无有生亦无有灭。大王，如是色亦无生无灭，乃至识亦无生无灭。大王，譬如法界亦无生无灭。大王，如是色亦无生无灭，乃至识亦无生无灭。如是，大王，一切法是如来境界，不可思议亦是如来境界，不共法亦是如来境界。不共一切凡夫境界故，是故一切声闻、缘觉，不毁不赞，不得不失，非觉非不觉，非知非不知，非识非不识，非舍非不舍，非修非不修，非说非不说，非证非不证，非显示非不显示，非可闻非不可闻。何以故？大王，彼法无有如是法，可得扶举，可得摧倒。何以故？一切诸法离自性故。大王，今可于此法中而安其心，深观此法，勿信于他。”

尔时，净饭王作是念：“于诸法中无法可得，无有如是法得证是法号为佛者。诸法实不可得，佛为众生但假言说。”

尔时，世尊说是法时，净饭王等七万释种，得无生法忍。

尔时，世尊知诸释种得深信已，而现微笑。尔时，慧命马胜比丘，以偈问曰：

“大雄尊导师，为世现微笑，
惟愿世明炬，演说微笑事。
十力一切智，何因现微笑？
愿说彼笑因，断世诸疑网。
佛为释众故，而现微笑瑞，
为诸人天众，速除诸疑网。
得闻大雄说，世间离诸疑，
其心皆欣喜，安住佛法中。
世尊诸子等，得知微笑事，
坚固住誓愿，智慧必通达。
唯愿尊导师，断除大众疑，
众等除疑已，必得广大乐。”

尔时，世尊以偈答马胜曰：

“我现寂灭笑，马胜当谛听，
我今如实说，释种决定智。
诸法不可得，释种皆得知，
是故于佛法，决定心安住。
名称大释种，依于无所得，
当得上菩提，晓知一切法。
人中命终已，此释种决定，
得生安乐国，面奉无量寿。
住安乐国已，无畏成菩提，
能趣十方界，供养无量佛。
安住一佛土，能供十方佛，
愍诸众生故，而求无上道。
游历诸佛国，供养彼佛等，
皆已神力到，随佛所出处。
无量僧只劫，供养诸导师，

以种种妙供， 后当成佛道。
一一成佛已， 能度无量众，
令得成佛道， 复化诸众生。
彼国众生辈， 皆当成佛道，
彼诸世尊等， 不度声闻众。
一一诸佛等， 俱寿一劫岁，
彼佛正法住， 无量阿僧只。
彼佛灭度后， 大智菩萨众，
持法化于世， 亿岁阿僧只。
彼诸佛子等， 教化无量众，
置于无上道， 说法悉空寂。
令住不放逸， 修集空寂法，
能得一切智， 乐不放逸事。
闻是释种趣， 世尊所说者，
天人咸欣喜， 志求于佛道。”

尔时，世尊告慧命舍利弗：“舍利弗，此是菩萨见真实三昧，汝当为阿毗跋智诸菩萨说之。何以故？舍利弗，此三昧不可得说，而如来于彼三昧中不得一法；若不得者，彼不可觉；若不可觉者，彼则不可说；若不可说者，彼则不可知；彼不可知者，即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法。舍利弗，我今付嘱于汝，此是菩萨见实三昧，应当受持读诵、广为显说。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住大乘者，经历十劫修行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若复有人得闻是菩萨见实三昧者，所得福德复过于彼。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暂得闻菩萨见真实三昧；若复有人得闻是菩萨见真实三昧已，为一人说者，此人得福复胜于彼。若复善男子、善女人，经历十劫闻已为他解说；若复有人，乃至一刹那间，修此菩萨见真实三昧者，所得福德复过于彼。是故，舍利弗，汝应以此菩萨见真实三昧经，为诸菩萨说教示修行。舍利弗，若修此菩萨见实三昧者，当获无生法忍。舍利弗，于此会中，我所授记无上道中诸菩萨者，悉得安住此菩萨见真实三昧中。”

是时，一切诸菩萨，声闻、天、人一切大众，阿修罗、乾闼婆、人非人等，闻佛所说，欣喜奉行。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七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富楼那会第十七之一菩萨行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俱，及大菩萨摩诃萨，其数无量。尔时，慧命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欲少有所问，唯愿如来垂愍听许。”

佛告富楼那：“随意所问，吾当解说，令汝欢喜。”

富楼那言：“我今为诸行上功德，名闻高远，常为众生求安乐者，诸菩萨摩诃萨故，有所咨请。”

尔时，富楼那以偈颂曰：
“行最上功德， 名称极高远，
净戒乐法者， 我问其所行。
云何修治心？ 云何广行施？
云何度众生， 喜心常行道？”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是诸大士故，问如是事：菩萨云何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云何能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而说偈言：
“菩萨云何求， 多闻如大海，
于法得定义， 能善知佛道？
云何于一言， 而解无量义，
能以智慧力， 通达一切法？
多闻无穷尽， 问难心不动，
慈愍故说法， 以断众生疑。”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今随地智力请问如来：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而说偈言：
“云何离众难， 得值遇诸佛？
得值诸佛已， 速得清净信？
得无上信已， 难舍而能舍？
弃舍一切已， 力行无碍道？
云何乐出家， 闲静修空智？
云何不逆法？ 愿具答是事。”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等悉知，佛已具足一切智慧，已度一切神通彼岸，于三界中第一高尊，得无有比微妙大智，于诸法中行无障碍，是故我今请问是事。”以偈赞曰：
“佛住上功德， 已度神通岸，
得无障碍智， 我为勇猛问。
善学一切法， 功德最高胜，

破闇生慧明，令众悉欢喜。
怨亲无憎爱，无忧无欺诳，
大战胜死王，摧破魔军众。
不执于刀杖，降伏诸怨敌，
常有慈悲心，坚住清净戒。
世尊无谄曲，无慢无戏调，
得证明解脱，功德中最胜。
如本所行道，所得胜智慧，
愿今为我说，云何行得佛？”

尔时，佛告富楼那言：“善哉！善哉！汝能咨问如来是事。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诸菩萨发心所行，修集一切无量佛法。”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我今说菩萨，初发菩提心，
常以勇猛力，乐行菩萨道。
诸菩萨所行，种种深心行，
于佛得受记，是事当略说。
深心乐法心，无量无有边，
种种现诸行，不以一事成。
喜心内充满，而行于布施，
施已心无悔，其意益欢悦。
菩萨作是念：众生常贫穷，
无有多闻财，我当为求之。
众生常贫穷，皆由于懈怠，
我当勤精进，从是得菩提。
我当为众生，加心行忍辱，
恶言骂捶打，默受而不报。
当念谁骂我，骂者不可得，
骂詈瞋恨者，皆悉是空事。
如是思惟已，心无有瞋恨，
常修行忍辱，从是成佛道。
众生无善心，当为作世灯，
令其得归趣，无财足以财。
众生可愍伤，皆共行邪道，
我当度脱之，令住于涅盘。
众生皆贫穷，无有智慧财，
我得一切智，令其得充足。
如是诸菩萨，为度众生故，
发心求菩提，行如是等愿。”

佛告富楼那：“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示现其心，不住一法。所以者何？诸菩萨学一切法，然后得道。菩萨有四大希有事，不见余法胜此事者。何等四？菩萨能于懈怠众生勤行精进，是名希有；能于强梁瞋恚众中修行忍辱，是名希有；见诸众生行于邪道，自勤正道，是名希有；为度众生转生死故，而以深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希有。富楼那，此四希有，是名菩萨最大希有。”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见懈怠众生，勤心发精进，
我不应效彼，行诸非法事。
不应效瞋恚，瞋恚非佛道，
常修慈悲心，菩提从是生。
众生乐邪径，依止于邪径，
菩萨求正道，令众住正道。
见生死过患，一心求佛智，
我得无上财，当度诸众生。
如是希有事，余更无胜者，
以是故当知，得离障碍法。
设使烧身衣，头燃犹不救，
懈怠心若生，即应速除灭。”

佛告富楼那：“菩萨有四法能生喜心。何等四？见诸众生安处生死不能精进，自见其身在于佛道修行精进，便生喜心；见诸众生心常懈怠，自见其身在于佛法勤行精进，便生喜心；见诸众生瞋恨嫉妒，自见其身无有恚嫉常怀慈悲，便生喜心；不见余人勤行佛法与我等者，便生喜心。”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见众生懈怠，已身行精进，
是故此菩萨，自得欢喜心。
见生死过患，而生厌离心，
怖畏三界狱，勤心求舍离。
众生乐瞋恨，自住慈悲心，

是故此菩萨，生欢喜悦乐。
众生所可作，皆所不应作，
是故我当求，无有上佛道。
是名真实智，诸佛所称叹，
我当学是智，众生得归趣。
是故此菩萨，常得欢喜心，
从有无空伪，当生真实法。”

佛告富楼那：“菩萨有四法得离诸难，值无难处值已不失，能修佛法。何等四？一者、菩萨谦逊，其心柔软，凡见众生常言善来，和颜悦色先意问讯，与之共语，言常含笑；二者、一心求法常乐咨问，勤求善利无有厌足；三者、当乐空闲，远离独处；四者、自身安住佛菩提道，亦化众生令住佛道。菩萨有是四法得离诸难，值无难处，值已不失，能修佛法。”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具足柔软心，常乐行慈悲，
若与众生语，谦下心和悦。
常求佛所叹，甚深微妙法，
常持清净戒，乐行头陀事。
虽行头陀法，亦行深妙智，
是故此菩萨，离难值无难。
常于诸佛所，咨问诸深法，
是故智增长，不生诸难处。
常乐在空闲，清净行头陀，
是故此菩萨，离难值无难。
诸有智慧者，亲近此四法，
能离一切难，得值遇诸佛。
得值诸佛已，具足不坏信，
能发上精进，以求于佛智。
是故求智者，应当学正法，
若能学正法，得佛道不难。”　多闻品第二

佛告富楼那：“菩萨有四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常能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何等四？菩萨求法，所谓十二部经、修多罗、只夜、受记经、伽陀、忧陀那、尼陀那、如是诸经、本生经、方广经、未曾有经、阿波陀那、论议经，求已诵读，诵读已正忆念，正忆念已如所说行。富楼那，菩萨有此初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常能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复次，富楼那，菩萨于一切法中无所依止，虽入禅定而无所依；无所依故，于诸法中得不住智；得不住智已，于诸法中得无碍知见。何以故？富楼那，无法可贪作障碍者。菩萨有此三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能常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复次，富楼那，菩萨以法因缘，念佛及念佛法。是人以法因缘，念佛、念佛法时，不见有法可贪受者；是人不贪受故，于一切法心无所着；是人于一切法无所着故，于诸问难，随所问答而无有碍。菩萨有此三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能常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复次，富楼那，菩萨成就无所得慈，于行无碍，无所得慈者不受诸事。何以故？富楼那，住此相者，或生贪欲，或生瞋恚，或生愚痴；住彼相者，亦或生贪欲，或生瞋恚，或生愚痴；住事相、物相，阴相、入相、界相，法相、非法相者，亦或生贪欲，或生瞋恚，或生愚痴。是故，富楼那，所有受相皆名邪见。菩萨悉灭一切诸相，修集慈心。众生败坏故，相亦败坏；相败坏故，事亦败坏；事败坏故，见亦败坏。菩萨尔时坏一切法修集于慈，如是慈者名为无所得慈，如是无所得慈名为法慈，如是法慈名为佛慈。富楼那，何名佛慈？无作无坏，是名佛慈。复次。富楼那，如实通达一切诸法。是名佛慈。”

“世尊，云何名为如实通达一切诸法？”

佛告富楼那：“所通达者，不言是法，不言非法。何以故？富楼那，若言有法即是非法。若有无法无有非法，则于其中无有戏论；若无戏论是名涅盘。汝具观之极远极近？”

富楼那言：“不远不近。何以故？世尊，如是义者，无方无处，无内无外。”

佛言：“如是，富楼那，于法作数。”

“世尊，于何等法为之作数？”

“富楼那，如诸凡夫所着之法，如来不得、不修、不证、不通达；如是法者，为之作数。富楼那，是诸法数，不为分别法故。富楼那，今为汝说，如是第一寂灭法者，能摄佛道。富楼那，当来有人欣赴世利，若闻此经不乐听受。富楼那，我此菩提，汝等但以音声章句，少知之耳！其中义趣，汝所不知，此义玄远不可言宣，唯有智者可以内知！”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能知义者，闻佛法忧苦，
若能知义者，如来为作师。
若人佛为师，是则求涅盘，

无有诤讼心，能正思量法。
此中无法生，亦无有法灭，
无生无有灭，是诸法实相。
若法无有生，即无有作起，
是非与一异，此法中皆无。
是名为涅盘，中无有灭者，
若言极远近，是二俱为空。
若能知空者，即名知涅盘，
若知涅盘者，是名我弟子。

“富楼那，菩萨有此四法，则能修集多闻，犹如大海而不竭尽；能常修集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常欲求多闻，诸佛所称叹，
能得定实义，是故如大海。
能于一字中，及与一句义，
于千万亿劫，说之而不尽。
故当求正法，求已正思量，
勿贪取法相，不贪佛所赞。
忆念诸如来，及念于正法，
不以贪竞心，而求于导师。
常于诸众生，修行慈愍心，
而不着众生，散灭一切法。
大名称菩萨，修习如是法，
疾得陀罗尼，多闻从是生。
犹如虚空性，无增无有减，
法性亦如是，无增无有减。
我以智慧力，无量劫说法，
所说无央数，犹亦不名说。
尽诸众生性，皆使得人身，
普共行出家，多闻如阿难。
陀罗尼菩萨，为是一切人，
千亿劫说法，智慧犹不尽。
佛智慧无等，同虚空无量，
虚空无生起，智慧亦如是。
如龙不取水，而能雨大水，
是水无住处，所雨无穷尽。
菩萨亦如是，得此陀罗尼，
诸法无住处，是缘说不尽。
故应求多闻，求已正思惟，
以法缘念佛，多闻从是生。
慈普覆众生，散灭众生相，
亦灭诸法相，多闻从是生。”　不退品第三

佛告富楼那：“菩萨成就四法，能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何等四？菩萨闻未闻法，思量义理，不即言非。菩萨成就此初法者，则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闻所未闻法，其心逮不逆，
思量其义理，不即言非法。
若闻于空法，常求其义理，
是故智增长，佛道从是生。
闻所未闻法，应求其义理，
不退于菩提，智慧得增长。
闻所未闻法，不随恶慢心，
不生于谄曲，生则非菩提。
闻所未闻法，应求解其义，
先虽未曾闻，一心应思念。
是人求法时，能得闻正法，
常值遇诸佛，不退失菩提。
得见诸佛已，则能正问难，
声闻人得闻，咸以为欢喜。
是人甚希有，能作如是问，
我等尚无心，况能闻是事？
声闻称希有，天神皆欢喜，
诸佛称其名，此是多闻果。
若有所问时，佛答其所问，
无量诸大众，皆得大饶益。
得闻是多闻，菩萨所问答，
无量众皆得，无上之法眼。”

佛告富楼那：“以是因缘，当知菩萨闻未闻法，信受不逆，正心思量，不即言非，则能饶益无量众生。富楼那，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只劫，尔时有佛，号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富楼那，是一切功德光明王佛，寿八十亿岁。其佛一会声闻弟子，不受诸法漏尽解脱，恒河沙数此不可计，是诸阿罗汉皆得共解脱；菩萨众数亦复如是。富楼那，其佛灭后，法住六万岁。欲涅盘时，百亿菩萨皆与神力，为护法故，悉遍百亿阎浮提内，一一阎浮提各有一菩萨。富楼那，一切功德光明王佛灭度之后，诸弟子众渐皆懈怠，不复诵持如是深经，诸法空经、净戒头陀经渐皆灭尽，以其不能读诵说故。其法广大有八百四万法藏，一一法藏有六十八百万亿那由他修多罗，一一修多罗中有三万六千忧陀那，一一忧陀那中有七百六万亿偈。富楼那，最后末世法欲灭时，于此尔所佛法藏中，余但有一修多罗忧陀那。时有比丘法师名那罗延，于此阎浮提中，佛与神力，为护法故。是那罗延法师，多闻广博，善能说法，严饰文辞，义理明了，每常乐说所未闻法。当说法时，多有人众违逆毁破。那罗延法师便作此念：‘是诸人众，所未闻法闻不能信，不乐听受。若听不解，心不随顺，闻已违逆，破坏出过，而作是言：“此非佛语，非大师教。所以者何？我等未曾从师和尚闻如是经。又诸长老比丘，亦复不言从师和尚展转所闻。”今诸比丘，唯有一余修多罗忧陀那，我今何不独处闲静？’

“富楼那，那罗延法师作是念已，独入深山。尔时，阎浮提中从劫初来，有六万八千大城。城长十二由旬，广七由旬，庄校严饰，街巷相当，人民充满，丰乐安隐。其后续造八十四亿小城，有广七由旬或六五四三二由旬；其最小者，广一由旬。富楼那，尔时阎浮提中有一大城名为安乐，中有长者名为阇匿，有一子名摩诃耐摩陀。是长者子在空闲处，有一天来，为说偈言：

“‘汝当勤求法，求已正思惟，
功德王如来，已记汝作佛。’

“富楼那，天说偈已，忽然不现。时长者子，即诣父所，头面礼足，作如是言：‘我欲出家，于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法中，修习梵行。’尔时，阇匿长者，以偈答曰：

“‘我家多财宝，金银无有量，
阎浮提所无，我家悉具有。
我所求财宝，为子受欲乐，
云何行出家，为世所轻贱？’

“尔时，长者子偈答父言：

“‘我乐常求法，求已正思惟，
不乐受富乐，当为世作佛。
不须家业宝，我欲求少欲，
所出之法财，今当行出家。
诸佛出世难，佛说法亦难，’
我今值佛法，云何当舍离？’

“富楼那，时长者子，头面礼父足，绕已而出，说此偈言：

“‘设有一亿父，及有百亿母，
犹尚不能遮，今我出家心。
我舍身寿命，父母亲族财，’
唯不舍佛法，当行出家求。’

“富楼那，时长者子说此偈已，出家为道，即诣那罗延法师，求欲听法。时那罗延法师，即为演说所未闻经。时摩诃耐摩陀比丘，闻所未闻经已，问那罗延法师言：‘我于此经先所未闻。如是诸经，谁读？谁诵？谁受持者？从何处闻？’那罗延言：‘我以宿命善根因缘故，亦以一切功德光明王佛威神力故，如是深经自然在心。’

“富楼那，是摩陀比丘闻说此已，加心思念智力即生，以大智慧方便力故，难问那罗延法师，那罗延随义答已，而作是言：‘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时，有一比丘问佛是事，如汝今问，佛如是答，时是比丘闻已欢喜。’富楼那，是摩阿耐摩陀比丘，复问那罗延法师，那罗延言：‘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时，有一比丘问如是事，如汝今问，佛如是答，时是比丘闻已欢喜。’富楼那，时摩陀比丘，语那罗延法师言：‘正士，昔日从佛，闻如是几问答事？’那罗延言：‘置此勿问！是事难信，余人身未证增上法，亦复难信。’第二、第三亦如是问，摩诃耐摩陀问言：‘正士，昔日从佛，闻是几问答事？’那罗延言：‘置此勿问！不得已者，今当为汝譬喻解说，诸有智者譬喻得解。比丘，我于一切功德光明王佛所，得闻众生之性多于地种。比丘，假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皆尽其数，令得人身有智慧力，一一众生于弹指顷，能起恒河沙等问，然其所问各各不同。比丘，如是展转，乃至十方无余世界一切众生，若一劫若过一劫，起此诸问。复有一人，能弹指顷，起尔所人一切诸问，差别各异。如是一人，复尽一切无余众生，若一劫若减一劫，起种种问。于汝意云何？是所起问，宁为多不？’答言：‘甚多！非是譬喻所能得及。’那罗延语摩陀比丘言：‘我今明了告汝，勿生疑悔。如彼一切无余众生，若于一劫若减一劫，所起疑问我从佛闻，一法门中所答多彼。如是二门、三四五门，十二十三四五十乃至百千万亿门。比丘，我当略说一切所有算数名字，无量无尽，不可思议，过是诸数我尽诵持。比丘，此诸答者，悉皆总在一法门中，我悉知之，所谓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说是道句、门句、印句、本事句、金刚句、重句、不可动句、难得底句。比丘，于一门中摄一切法，谓无作门。一切诸法一切诸句，是门为本，皆入是门，一切修多罗、忧陀那皆入门句，分别一字能入多字。比丘，如是能入七万八千诸陀罗尼，是中有九万二千诸根差别。是众生行门中，有八万亿形色，于诸道差别，是诸形色我知其名。一一色中我知百名，如是二百名字、三百名字，乃至知千名字，皆在阎浮提中。又复过是十方佛

国，其中所有各各缘、各各名字我皆得知。举要言之，佛所有力，于诸法中各各差别，问答差别，我皆知之，皆是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威神之力。’

“富楼那，时摩陀比丘，语那罗延法师言：‘唯愿正士，还诣聚落城邑，随转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法轮。愿受我请，我当卫护为受法者。’那罗延言：‘且置勿说！今世比丘悉皆懈怠，集善法中无有深欲。’摩陀复言：‘我从今日，当于善法深生欲心，为求是法不敢懈怠。’富楼那，摩陀比丘即请那罗延，还入聚落令说正法，当随卫护咨听未闻。富楼那，尔时摩陀比丘，多为人众供养恭敬，时人皆谓持戒、智慧、多闻最上功德无量。时摩陀比丘，入城邑聚落，称赞那罗延法师，为令众生入于正法，又使佛法普得流布。富楼那，时摩陀比丘，多导人众使供养法，恭敬守护那罗延法师，为听法故。富楼那，其后那罗延法师，为摩陀比丘所守护已，后入城邑聚落，种种广说一切功德光明王如来阿僧只劫所修菩提，令普流布。如是，富楼那，摩陀比丘于百岁中，常随那罗延法师；所问诸法，常是新异，未曾重说。富楼那，那罗延法师，得是摩陀比丘所护助故，使无量众生住圣法中，无量众生住佛菩提。

“富楼那，汝谓尔时那罗延法师，守护法者，善说法者，岂异人乎？即弥勒菩萨是。富楼那，摩陀比丘，守护法师佐助劝请，以是福德力，命终之后，即生下方第十世界上众佛所，于彼佛前，问断一切众生疑经。佛时称赞百千善哉，即为演说断一切众生疑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入必定。富楼那，摩陀比丘命终之后，复值须弥山佛，于彼佛前，问摄出一切法经。时佛称赞百千善哉，即为广说摄出一切法门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终之后，复值山王佛，于彼佛前，问诸法门经。时佛称赞百千善哉，即为广说一切法门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必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终之后，复值梵音声佛，于彼佛前，问请摄一切法经。佛时称赞百千善哉，即为广说摄一切法经。说是经时，无量众生，必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富楼那，摩陀比丘如是展转，所值诸佛，值已问经，所度众生，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若以劫若以过劫，说诸佛名，众生所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不可得尽。富楼那，是摩陀比丘，凡所护持诸佛正法恒沙可数。是诸佛者，若现在世，若已灭度，不可称计。是故，富楼那，当知菩萨摩诃萨，闻未闻法，思惟义理，得如是等大功德利。

“富楼那，汝谓尔时摩诃耐摩陀比丘，于那罗延法师所，闻未闻法，随其义趣者，岂异人乎？即桥越兜菩萨是。时摩诃耐摩陀比丘，守护正法，闻所未闻，随其义趣，不着言辞，以是因缘值无量佛，值已闻诸深妙经。以是往昔善根因缘，今于我所，亦问摄一切法大海法门经。我为说时，无量众生得大饶益。”

尔时，世尊欲重明此事，而说偈言：

“菩萨闻未闻，应思其义理，
不应作是言，我昔未曾闻。
闻所未闻法，正念思其义，
是故慧增长，如海受众流。
多闻转增上，智慧亦复尔，
能问诸佛事，广利诸众生。
集多闻如海，智慧不可尽，
善能知章句，差别中第一。
是故应当闻，所未曾闻法，
求所未闻法，得如是果报。”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于求多闻深生欲心，于空闲处深生乐心，一心勤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求已为断瞋恚，修集慈观；为断贪欲，修不净观；为断愚痴，修因缘观。富楼那，何等是菩萨精进？菩萨云何修集精进？富楼那，若有菩萨，若于一劫若减一劫，若行若坐常发精进。富楼那，如是不名真实精进。有菩萨若于一劫若减一劫，修行净戒，苦行难行具足头陀，随所缘事深生欲心，而离诸法实相，如是不名真实精进。”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何者是菩萨真实精进，诸佛所赞，世俗智者所不讥嫌？”

佛告富楼那：“菩萨于所未闻，应深空法，无有微相，合第一义，如是深经不违不逆，明了其义，勤发精进，心不退没，听受读诵，为人解说，是名菩萨真实精进。谓闻深经，通达其义不违不逆，如是精进诸佛所赞，世间智者所不能诃。是故，富楼那，菩萨应发如是庄严：‘世间众生不能得底，我于此中当尽其底。世间众生所可没处，我于此中不应沉没。世间众生所可畏处，我于此中不应怖畏。所以者何？我发庄严不与世合，为离世法故而发庄严；不以行世法故而发庄严，为不行世法故而发庄严；不为随世法故而发庄严，为转世法故而发庄严。’富楼那，是名菩萨摩诃萨真实精进。菩萨成就此第二法，则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求深法，常勤发精进，
思量其义理，不随于音声。
菩萨不随言，知皆是虚诳，
知诸法空故，但求于善语。
若于千万亿，无量诸劫数，
昼夜常行坐，加心行苦行，
于所未闻经，不信非精进；
能得深义底，不名为懈怠。
如是精进者，诸佛所称叹，
世间不得底，菩萨得其底。

世间所畏没，菩萨不畏没，
勤心常欲求，空寂真妙法。
空法中无畏，亦无有退没，
住我相法相，故生怖畏没。
散坏一切法，名为菩提道，
勤心发精进，疾成多闻海。”

“复次，富楼那，菩萨善知五阴，善知十二入，善知十八界，善知十二因缘；善知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故，则能成就无依止智；得无依止智故，则于一切法不念不分别；以不念不分别为众生说法，破一切见令拔身见。菩萨成就此第三法，则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菩萨知五阴，十二入皆空，
分别十八界，通达十二缘。
不随于五阴，知身是虚诳，
于诸内外入，悉知其性空。
如是知诸法，知已为人说，
是故此菩萨，智慧转高大。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如所结戒，如所说戒，善能随学无所缺犯。何等是菩萨学戒？学一切法是菩萨学戒。何以故？富楼那，菩萨学一切法得一切法智，以是法智得无分别慧，以是无分别慧能知一切事。云何知一切事？菩萨悉知一切内事、一切外事、一切内外事。富楼那，何故名内？内名凡所有受可贪着处，谓是内身从十二因缘生，是中但有世俗假名，所谓此眼、此耳、此鼻、此舌、此身、此意。富楼那，是名为内。是法凡夫所贪着故，名之为内，作是言：‘我当得如是眼，不作如是眼；得如是耳、鼻、舌、身、意，不作如是耳、鼻、舌、身、意。’是中但以所起业缘，有果报生，是故名内。其中差别凡夫贪着，谓是眼是耳身鼻舌意，皆名为内。复次，富楼那，内名为二。此事虚诳，诸凡夫人贪着受取而生诤讼。富楼那，如来于此从本已来，如实知之而不贪着。云何如来如实知之而不贪着？如来于此法中不作归。谁不作归？谓是爱结。此眼不作归，离眼不作归；耳、鼻、舌、身、意不作归，离意不作归。何以故？富楼那，如来于法不得内、不得外。是故如来于此法中不作归，如来是实语者，作是言：‘比丘，眼非汝等，亦非他人。何以故？本体不可得故。何法是眼？是眼属谁？何法是耳、鼻、舌、身、意？是意属谁？何以故？本体不可得故。’富楼那，眼者今当推检；耳、鼻、舌、身、意，今当推检，于法无所贪受。何以故？若有受法则生苦恼，苦恼生故则无有乐。是故，富楼那，于法有受皆受苦恼，若受苦恼则不离苦。富楼那，是名推检眼，推检耳、鼻、舌、身、意，无有入处。何以故？富楼那，若有入处则有出处。是故如来于经中说：‘眼是空，无我无我所，本性自尔；耳、鼻、舌、身、意是空，无我无我所，本性自尔。是性无性，如是无性无作无坏。’富楼那，如是法性，若诸佛生，若佛不生，是性常住。如来于诸法生知是不生，是故如来是实语者，作是言：‘若有佛生，若佛不生，是性常住。’富楼那，云何名无生？云何名无生智？富楼那，诸法平等名为无生，道名无生智，苦尽名无生，道名无生智。是名如来说有二谛，谓世谛、第一义谛。富楼那，如来所说苦相，即是说无相。云何名苦相？谓是无为相，无为即是无相，智者知无为是无相。富楼那，智者云何知无为是无相？谓知无为法空，知是寂灭，知是归处，知第一利，知无热恼智者如是知无为，于是智中亦不生相。富楼那，智者离诸相得第一义利，无作无坏。富楼那，若人有作即是坏，若无作则无坏，无坏相是空，无坏相是无相，无坏相是无愿。富楼那，空法无有人作，无有人坏；无相、无愿无有人作，无有人坏。富楼那，是名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坏相。何等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谓诸如来所不得是。”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何等法是诸如来所不得？”

佛言：“富楼那，一切法是诸如来所不得。”

“世尊，以是故，一切法是诸佛菩提耶？”

佛言：“如是，富楼那，一切法是诸佛菩提。而是菩提不名一切法，言一切法是诸佛菩提者，但是世俗假名言而说，不精进者难解难知。所以者何？不精进者，不能修习诸法平等，若不平等则与佛诤。富楼那，何人不能修行平等？富楼那，一切世间行不平等。诸佛菩提是中，无等亦无不等。富楼那，我以是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缘，我经中说：一切诸法于正位中皆入必定，是名必定入菩提门。是故，富楼那，一切法皆是菩提。”

尔时，富楼那白佛言：“希有世尊！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定亦不定，亦入文字亦不入文字，亦入语言亦不入语言。何以故？世尊，我今从佛闻说是经，于诸法中普得决定光明。世尊，我今如是于诸法中得决定光明，于一事中知一切事，知一切事中知一事。”

尔时，佛赞富楼那言：“善哉！善哉！富楼那，汝能如是疾入诸佛一切法利，当知汝已曾于过去世，供养诸佛，种诸善根，亲近咨问。富楼那，我念过去，于此土地虚空分中，汝已曾于六万八千诸佛所，得闻是经。以是善根功德因缘，汝于诸法普得决定光明。”

“世尊，若我已于若干佛所得闻是经，我何故乃不以一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富楼那：“我念过去世，汝曾一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杂余心而还退失。以是福德因缘，我今说汝于诸法师为最第一。”

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本作何罪障，于一劫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还退失？”

佛言：“富楼那，随逐依止恶知识故，又不能广流布法故，汝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还退失。富楼那，有四法，退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声闻乘。何等四？菩萨亲近恶知识故，能于善根增恶远离，作是言：‘何用如是发菩提心？生死长远，苦恼无量往来五道，值无难难，值诸佛难，净信复难，虽得值佛出家复难。汝今得值无难，勿复还失。汝于诸佛，未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善根未定，不得涅盘，轮转五道。’是人闻说是已，心则退没，于菩提道懈怠不乐。富楼那，菩萨有是初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复次，富楼那，菩萨不闻应菩萨经，谓菩萨藏经、发菩萨心经、摄菩萨事经、应六波罗蜜经；以不闻故，不如说行，不如说学。是人不知菩萨何法应亲近，何法应远离，何法应受，何法不应受，何法是菩萨法，何法是声闻法。如是不知不分别故，应亲近法而不亲近，不应亲近法而反亲近。是人应亲近法而不亲近，不应亲近法而亲近故，则便退失诸佛菩提，心弱懈厌，废舍本愿。富楼那，菩萨有此二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复次，富楼那，菩萨计得诸法，贪着吾我，行于邪见，堕在边见，没在恶邪，难可拔出；得闻深经，应第一义，无有微相，违逆不信，不能通达，起破法罪。以是因缘，生在难处不得值佛，不得闻法，不值诸佛所教化法，不得善知识。是人不见佛故不闻法，不闻法故，不值诸佛所教导法；不值诸佛所教导法故，不得善知识；不得善知识故，失无难处，生在难处；在难处故，离善知识，遇恶知识；与恶知识共从事故，忘失本念。是人失本念故舍菩萨心，舍菩萨乘而便退转，永失菩提念，但行生死法，不能修习大乘行法。富楼那，菩萨有此第三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复次，富楼那，菩萨得闻如是等经，不能深心教化他人，其心退没，但乐独行，悭吝惜法，心不欲说，不能以法广摄人众。以是不善根因缘故失智慧念，失智慧念已，不共他人读诵经法，不能以法与他共同。是人转身，失菩萨心，忘菩萨念。富楼那，菩萨有此第四法，退失菩提成声闻乘。”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亲近恶知识，懈怠于菩提，
以是因缘故，失上菩提心。
深生恶我见，堕在边邪见，
而起破法罪，生在于难处。
生于难处已，则断菩提心，
忘失本忆念，是故失菩提。
是人不得闻，生菩提心法，
是心若增长，能成于菩提。
得广大妙法，悭吝不欲说，
以是因缘故，退失于菩提。
求大乘菩萨，应知是四法，
若知此四法，菩提得以生。
是故应远离，如此四恶法，
勤修行空法，得近善知识。
得如是经已，不应悭吝惜，”
勤心为人说，从是生菩提。

佛告富楼那：“菩萨成就四法，随回向菩提心不退失，随回向诸善根亦不退失。何等四？菩萨持戒清净忆念，成就有念安慧，勤心精进而不懈退，成就多闻生慧。富楼那，菩萨有此四法，随回向菩提心不退失，随回向诸善根亦不退失。”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具持戒，所忆念深远，
勤心当精进，多闻庄严慧。
菩萨常亲近，如是之四法，
随心所起事，皆能得成就。
是故应常持，净戒勤精进，
不断忆念法，常勤求多闻。
持戒净生处，忆念能净智，
精进净佛法，多闻生大慧。
是故诸菩萨，当学是上法，
学是上法已，当转无上轮。

“复次，富楼那，菩萨有四法，则能利益菩提：持戒则是利菩提法，忍辱则是利菩提法，精进则是利菩提法，多闻则是利菩提法。富楼那，是名四法利益菩提。”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净持戒，利益于菩提，
精进及忍辱，多闻亦如是。
清净持戒者，所愿皆得成，
戒净多利益，菩提不为难。
菩萨行忍辱，身相智慧成，
是故当行忍，求佛相智慧。
精进亦复能，多利益菩提，
常行精进者，菩提则不难。

多闻亦能利， 闻已得近法，
远离于非法， 菩提则不难。
四法是种子， 从是生菩提，
是故诸菩萨， 应近是利法。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则得身色具足、财物具足、眷属具足，终常不生诸恶难处，常值诸佛诸佛所赞。何等四？菩萨行慈，不瞋不恼一切众生。富楼那，何谓菩萨行慈，不瞋不恼一切众生？菩萨行慈，于诸众生起我救慈，见诸众生身苦心苦，当作是念：‘我当勤行精进，度是众生于生死苦。是诸众生，我应与乐，我应拔济离生死苦。’于诸众生应发是心，发是心已勤行精进，修习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富楼那，菩萨因般若波罗蜜，得具足六波罗蜜。何等为菩萨般若波罗蜜？菩萨云何因般若波罗蜜勤发精进？富楼那，菩萨作是思量：‘何法名我？何法名我所？’如是思量时，不见法是我，不见法是我所，作是念。作是念已，于此法中无我法、无我所法，菩萨离我我所故知身空，身空故众生空。何以故？诸法中我我所尚空，何况众生！菩萨如是离我我所故知众生空，众生空故知色阴空，色阴空故受想行识阴空。菩萨如是离我我所故知身空，身空故知众生空，众生空故知诸阴空，诸阴空故知种亦空，谓地水火风虚空识种地种地种相空，水火风虚空识种识种相空。是种无作者，无使作者；若无作者，是法即空。富楼那，菩萨于此离我我所故知身空，身空故知众生空，众生空故知诸阴空，知诸阴空故知诸种空，诸种空故知诸入空，诸入空故诸入相空。诸入无作者，无使作者；若法无作者，无使作者，是法即空。富楼那，菩萨以是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空时，不见诸法本体可生瞋处。富楼那，是名菩萨摩诃萨大慈、知身空慈、众生空慈、阴入种空慈。菩萨若能行如是慈，是名行一切法空慈。富楼那，是名菩萨行于大慈。如是菩萨离我我所，心深生欲心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生大悲心于诸众生。若有众生，不知如是诸法实相，为令知故发大庄严，是名菩萨行于大悲，我救故名慈，我作故名悲。菩萨成就如是大慈，能为众生作救、作归、作舍、作洲，能作究竟。是故菩萨应如是修行大慈，不贪着众生，亦不生瞋恨，是名菩萨众生空慈无有瞋恚。富楼那，若菩萨因慈因离因空，能入一切诸法不生不灭，是名菩萨常行大慈。菩萨如是通达诸法，诸魔、魔民及魔所使皆不能坏。菩萨成就是初法者，能断一切功德中缚，断功德缚故得平等波罗蜜。”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菩萨常如是， 修慈而观空，
知阴入界离， 是中无有我。
我我所二法， 决定不可得，
为不得诸法， 而修行慈心。
不依止诸法， 亦非不依止，
是名诸佛道， 诸不依止法。
能得无上忍， 忍诸法实相，
诸法无生灭， 能善通其理。
诸有大智者， 亲近于是法，
常得妙身色， 亦得乐说辩。
常得值诸佛， 知诸法义利，
是故此菩萨， 得无为上道。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精勤供养诸佛塔寺，敬心以好华香、缨珞、涂香、末香、幡盖、妓乐种种供具而以供养。菩萨成就此第二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以上妙， 供养上智塔，
华香及幡盖， 以求上智慧。
以此功德缘， 受身常端正，
饶财多宝珍， 眷属具成就。
必定于菩提， 常安住于法，
在在所生处， 功德转高增。
诸王所恭敬， 天龙神常念，
一切诸众生， 亦皆共恭敬。
若人供养佛， 现在若灭后，
所生得供养， 常在无难处。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常当勤心供养于法。云何名为法？云何名供养法？名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八圣道、止观明解脱、三解脱门、尽智、无生智，是名为法。云何供养？于是法中如所说行随顺不逆，生欲精进具足修习，是名供养法。复次，富楼那，供养法法名，如是等经信解思惟，分别随顺心不违逆，是名供养法。菩萨成就此第三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常勤供养法， 如所说中住，
闻深空妙法， 其心不违逆。
故身常端正， 亦得乐说辩，
如我所赞法， 以此转高增。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勤心供养如来圣众，若华、若香，若以璎珞、若以末香、若以涂香，若以幡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资生之物，若起僧坊，若立园林，若经行处，若以

浴池，若以井泉，若以人使如是等余供养具，种种供养如是圣众。菩萨成就此第四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无上供养具，供养如来众，
以此功德缘，所生多财宝。
身色常端正，亦得乐说辩，
具足诸功德，智慧转高增。
供养正直心，无我我所者，
以此智因缘，生处得供养。
诸佛所称赞，四法常亲近，
所生常尊贵，功德转高增。”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八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富楼那会第十七之二具善根品第四

尔时，佛告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发于大乘，常当修习亲近四法，则能具摄一切善法，亦能具足一切善根。何等四法？富楼那，善男子、善女人发大乘心，修习亲近行忍辱法；如是修行忍辱法时，如心平等故，则得平等波罗蜜，亦得一切众生平等波罗蜜。是菩萨成就心平等波罗蜜、智平等波罗蜜，若行若立，若坐若卧，若觉若睡，时有人来，若持屎瓶，若持毒瓶，若持沸汤瓶，若诸粪扫，若持火炭，若持屎尿，若持热灰，捶其头上，若捶其身。菩萨于此不应瞋恨，令心散乱而生忿恚，不应自言我有何罪，又不应以恶心视彼，但应一心求自利法，于所修事专心不舍，应当如是调伏其心。‘是人为以何因缘故，持此屎瓶、毒瓶、灰火来加我身？我身不以此物因缘而得痛恼。’菩萨是时应如是观众因缘法，谁与此物？此物异谁？以何物与？是人如是如实思惟不见有法，谁是与者？谁是受者？何者是法？如是正念思惟观时，此彼不可得故，一切诸法皆不可得，皆不可见，是菩萨不得不见一切法故不生瞋恨。

“富楼那，若菩萨如是思惟，犹有瞋恨心起，复应如是正念思惟：‘何触因缘使我身痛？是诸触者为触何处？为在于身，为在于心？若在身者，身如草木瓦石影像，无觉无知，非我非彼。若在心者，心无形色，念念生灭须臾不住，非我非彼。但以虚妄忆想分别，说言是苦、是乐、不苦不乐，我今不应生此虚妄忆想分别。我今应观平等实相，我当修习贤圣所作，不应随逐凡夫所作。何等为是贤圣所作？谓于诸法远离解脱。我为远离故学，不为和合故学。如是虚妄忆想分别，是皆和合。为谁和合？为是贪欲和合，为是瞋恚、愚痴和合。云何名为贪欲、瞋恚、愚痴和合？以身痴故，身见痴故，贪身见故，身受苦时瞋恚他人，是名瞋恚和合。有以身见痴故，贪身见故，不随意故瞋恚他人，是名愚痴和合。若人如是三毒所缚，或起如是罪业因缘，诸佛不救，何况余人？我应善观诸因缘法，观于空法。’菩萨如是随顺，正观诸因缘法，不见有法，谁与谁受，以何物与。尔时，菩萨当作是念：‘一切诸法从众缘生，自性本空，定不可得。我当云何于无所得虚妄法中，得法作业而生瞋恚起行因缘？我今应生无瞋恨心，修行无作无起无生之法，当观空法不随我心。我今应观不作不起无生之法，不应依止起作之法。我应如实思惟诸法，我今不应于此虚妄无所有中，而强作法，虚妄强作谓是瞋恨。所以者何？依止法体则有瞋恨。诸法实相毕竟空中，无法本体可依止者。’菩萨如是思惟诸法，其心寂然瞋恨不起。

“又是菩萨若行若立，若坐若卧，若觉若睡，时有人来，以好美香、末香、涂香，以好名华散其身上；若以上妙香华、璎珞，胆卜华、鬘婆梨师华、鬘众华璎珞，以覆其身；若以上妙细软衣服，谓加尸衣、若拘摄衣、若拘珍婆衣、若憍施耶衣、若刍摩衣、若劫贝衣、若细钦婆罗、若细缯衣，以如是等柔软细衣以覆其身；若以上妙缯盖、幢幡张施其上；若以诸天名华、香妙衣、珍宝、璎珞以覆其身；若以天上甘美饮食而以进上。菩萨于此种种供养，不应生爱令心贪着，不以此缘亲附其人随顺其意往来问讯，不应偏心而起爱着。菩萨于此应以等心，通达一切诸法平等，应作是念：‘我于众生不应瞋恨，不应爱念。所以者何？憎、爱二事俱是烦恼，我今于此不应生爱，应善通了诸法如实。所以者何？诸烦恼中爱缘所合此最为重，如是烦恼深彻骨髓，谓于能生结使法中爱心染着。所以者何？所贪着事若不随意则生瞋恨，人皆自欲贪爱其身，有侵恼者则生瞋恨。是故当知，瞋恚则是染爱果报，贪着则是愚痴果报。我今当离染爱恶心，于诸法中无所贪着。我等不为贪欲故学，不为瞋恚故学，不为愚痴故学。我当广学诸法真实，于诸法相如实观之，随所说中当如实行，但应依止业报因缘。于诸供养苦恼事中，当知皆是宿业行缘，是故于诸随顺法中不生喜爱，违逆法中不生瞋恨，但应清净其心无所忿恚，不令随爱、随瞋、随痴恶法得生于心。’

“富楼那，菩萨成就此初法者，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我常赞智慧，亦赞持戒者，
称扬行忍辱，亦常赞多闻。
我赞行善法，慈心爱语者，
为饶益众生，随宜赞众德。
我常诃五欲，瞋恨愚痴人，
嫉妒慢谄曲，浊乱娆众生。
懈怠懒惰心，儜戾难与语，
背恩无反复，小事发大恚。
贪求于利养，我当得利养，
不欲令人得，是等我不赞。
小智于利养，自欲嫉彼得，
于他家生苦，是等我不赞。
为求得利养，转易威仪行，

此命非清净，离我法甚远。
不修行道者，有此诸过咎，
是等恶道缘，无一事可赞。
不断恶我见，贪爱心则多，
贪爱心多故，勤求于利养。
菩萨作是念，行忍益众生，
摧伏刚强心，疾得成佛道。
我当行慈心，忍辱愍众生，
而知诸法空，从缘无所属。
何缘有诸法？是法兴于心，
妄想生瞋恚，不念则皆空。
妄想生三界，相续身不绝，
不分别妄想，则无如是过。
常思量诸法，知皆从缘生，
常观诸法空，而能度一切。
离戒苦众生，憍慢所伤害，
为说灭苦法，多有所饶益。
若人从东来，南西北四维，
执持屎毒瓶，以捶其头上。
我不生瞋心，谁与谁受者？
何法名为我？观以勤精进。
不恶色视彼，何罪而见加，
但发坚强思，慈心覆于彼。
知是宿业缘，今受此果报，
偿已更不作，安住佛道中。
余人无有此，轻毁苦恼事，
此必是业缘，虽久而不失。
众生在世间，常起善恶业，
我今受此苦，当知是业缘。
若还以恶报，后复受苦果，
宁可以恶事，而加于彼人？
当求无上法，求已为人说，
度脱众生类，一切诸苦恼。
若人以香华，璎珞供养我，
不应生爱心，当习平等观。
憎爱则非道，常应行舍心，
当正观诸法，谁与谁受者？
空与空受耶？内空外亦空，
空无与无受，一切皆无我。
空无有贪离，空无有烦恼，
亦无有清净，离垢净是空。
空中无分别，空中无诸性，
空常空无相，是比清净道。
若使有人来，段段解我身，
于中不生恚，知从业缘有。
众生起善恶，随业自受果，
我必先世恶，今受此苦报。
今受此恶报，观身如影像，
水沫幻化焰，无空毕竟空。
若人支解身，有人将养我，
当念报恩者，不以为欢喜。
利养不以喜，恶骂不瞋恨，
二皆是障碍，非佛正真道。
当离诸一切，贪爱瞋恚心，
常当修空寂，悉断诸障碍。
忍辱十力本，诸佛神通原，
无碍智大悲，皆以忍为本。
四谛念正勤，根力觉道分，
皆以忍为本，何智不修忍？
我于波罗奈，转无上法轮，
亦以忍为本，诸佛常赞忍。
汝等亦应修，空忍无生灭，
诸法相常尔，乃得佛功德。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能离五欲，常乐出家，心顺出家，趣向出家，不贪五欲；得出家已，离诸愦闹，远处山林，不失善法。菩萨成就此第二法，则能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心常乐出家，而能常出家，
常乐在山林，增益功德处。

亲近在空闲，即离五欲着，
此中无众闹，失诸善法缘。
无有诸语言，往来问讯事，
空闲寂然快，诸佛所称赞。
是故诸菩萨，所应常亲近，
勿贪乐聚落，近生利养心。
若得利养喜，失则生忧恼，
此人供养佛，不名为供养。
欲除如是过，当离诸利养，
远离在空闲，修习于空法。

“复次，富楼那，菩萨常学求法，求已读诵，谓求净戒头陀细法，不求多欲无厌足法；求灭贪欲，不益贪欲；求破瞋恚，不增瞋恚；求断愚痴，不益愚痴；求破憍慢，不求起慢；求破我慢，不求长慢；求断我我所法，不求增我我所法；求无我法，不求依止我、人、众生、寿命法；常求能得大智慧法，不求退失大智慧法；常求为得无等慧法，不为求得小慧法；求得具足一切诸法，不求不具足诸功德法。求如是法，求已读诵，思惟正观，如所说行，为人演说，不求世利，乃至不求称赞善哉，教多众生令住是法。富楼那，菩萨成就此第三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菩萨乐出家，持戒行头陀，
以是增智慧，智雨益终流。
得是深净法，正念思其义，
于如所说中，能如所闻行。
常以清净心，为人广解说，
饶益诸众生，心无所希望。
得诸功德味，自住是法中，
亦令余人住，是故增佛法。
若于无量劫，所集诸功德，
令皆现在前，摄入菩萨道。
故应求深法，佛所称赞者，
常为众生说，功德从是生。

“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安住持戒头陀法中，能具一切善根福德。富楼那，过去久远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只劫，尔时有佛，号弥楼揵驮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寿六十岁。一会说法，八十亿比丘得阿罗汉道。富楼那，弥楼揵驮佛灭后，法住五百岁。般涅盘后七日之中，诸大弟子皆亦随佛入于涅盘。富楼那，是佛出于五浊恶世，如我今也。诸大弟子灭度之后，多有众生皆作是念：‘沙门法中安隐快乐，我等何不各共出家？’作是念已，咸剃须发，法服出家。出家之后唯行三事：一常周旋往来白衣舍，二唯贪着利养自活，三长肌肥无有福慧。行是三事，不修余业，百岁之后诸大弟子皆悉灭尽；是等比丘多与白衣和合，佛诸深经，持戒、头陀细行妙法，多皆废舍不复读诵。

“富楼那，当尔之时诸比丘众，乐行五欲，贪嗜饮食。尔时，国王唯有一子，名陀摩尸利，王甚爱重，时于静处而作是念：‘弥楼揵驮佛为得何法？今诸弟子皆共放逸，与诸白衣所行无异。’作是思惟疑时，有天神来至其所，隐身不现而作是言：‘王子，弥楼揵驮佛所得深法清净决定。’尔时，王子闻天所说，即作是言：‘弥楼揵驮佛所得深法清净决定，其事云何？’答言：‘王子，是法无色，无受、想、行、识，无阴、界、入，无有五欲，亦无欲心。弥楼揵驮佛，得是深法清净决定，为众生说。’尔时，王子复问天言：‘我等可得闻是法不？可得解知如说行不？’天言：‘王子，汝能一心勤行精进，得之不难。’富楼那，尔时王子即作是念：‘今是天神开悟我意，我当出家求是深法。’即诣父母，头面作礼，白父母言：‘我今欲于弥楼揵驮佛法中出家为道。’父母报言：‘汝今何用舍我出家？今诸道人于佛法中白衣无异。’

尔时，父母以偈答言：
“‘今诸比丘众，放逸受五欲，
耕种行贩卖，白衣无有异。
贫穷多苦恼，不能自活者，
如是诸人等，求活故出家。
汝今生王家，富乐受五欲，’
多诸珍宝物，何用出家为？’
“陀摩尸利王子以偈答父母言：
“‘我不求荣位，若得当舍离，
我今唯欲求，佛法深净戒。
有天开悟我，劝进我出家，
佛所说深法，我冀当得知。
我闻天所说，心中大欢喜，’
佛法今欲灭，我当助护持。’
“父母以偈答陀摩尸利言：
“‘深经已灭尽，无有持诵者，
汝今当何从，得闻佛深法？
若于四众中，有诵深义者，’
汝先从彼受，然后可出家。’

“陀摩尸利以偈答父母言：
“‘我今勤精进，净戒行头陀，
远处山林中，求佛深净法。’

“富楼那，陀摩尸利说此偈已，头面作礼，辞行出家，父母默然不能制止。即诣比丘，剃除须发，着袈裟受戒，以恭敬心问诸比丘：‘弥楼揵驮佛，云何说法教诸弟子？我得闻已当如说修行。’富楼那，诸比丘语陀摩尸利比丘言：‘我等不闻佛所说法，但随和尚诸师所行，汝今亦应行如是法。’尔时，陀摩尸利比丘，答诸比丘言：‘汝等必从贫贱出家，是故今者但贵衣食，所行如是白衣无异。汝等今应与我共求佛深净法。’时，诸比丘以偈答陀摩尸利比丘言：
“‘我等所为者，是事皆已得，
衣食极丰足，免离王使役。
安隐甚快乐，无敢轻慢者，
白衣时苦恼，今皆无复有。
是即名涅盘，第一快安乐，
过是事以外，我皆不复用。
我等多衣钵，汤药物甚多，’
白衣常给施，檀越家亦多。’

“富楼那，尔时，陀摩尸利比丘，闻诸比丘说此偈已，心则悲恼，涕零啼泣；诣余精舍，复以是事问诸比丘：‘弥楼揵驮佛，云何说法教诸弟子？我得闻已当如说行。’诸比丘众亦如是答。尔时，陀摩尸利比丘，即便舍离此诸比丘，独入山林幽远之处，精诚一心欲求深法。先时，弥楼揵驮佛诸弟子中，有大弟子名为坚牢，修空闲行独住深山，少欲知足，心乐远离，所作已办，六通三明，大阿罗汉，亦如我今摩诃迦叶。是坚牢比丘，所住深山石窟壁上，书此偈言：
“‘生死不断绝，贪欲嗜味故，
养怨入丘冢，唐受诸辛苦。
身臭如死尸，九孔流不净，
如厕虫乐粪，愚贪身无异。
忆想妄分别，则是五欲本，
智者不分别，五欲则断灭。
邪念生贪着，贪着生烦恼，
正念无贪着，余烦恼亦尽。’

“富楼那，坚牢比丘石窟壁上书此四偈。陀摩尸利比丘经历深山，见此石窟壁上四偈，见已读诵思惟其义，未久之间得五神通。至弥楼揵驮佛本所烧处，到已作礼围绕三匝，结跏趺坐，发誓愿言：‘我不见佛、不闻余法，不起于此。’富楼那，弥楼揵驮佛所说经名八百千门，释提桓因诵持是经。释提桓因知陀摩尸利比丘深心爱法，从忉利天上来下至其所，为说八百千门经，又与四多闻本句、七种重句、十四门句。陀摩尸利比丘闻已诵持，于诸法中得智慧明，弥楼揵驮佛所说清净应空应离诸深妙经，自然在心。又弥楼揵驮佛为现其身，及比丘众并所住处、精舍床榻，大会四众，天、龙、夜叉、揵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众会悉令得见。陀摩尸利比丘，于诸法中得智慧眼，从坐处起渐渐游行，还至本国到父母所，为说清净应空应离诸深妙经，称扬赞佛法众功德。

“富楼那，尔时陀摩尸利比丘，父母、宫人、大臣、官属，闻是法已信心恭敬，语陀摩尸利比丘言：‘唯愿大德济度我等，得于弥楼揵驮佛法中出家。’富楼那，尔时八万四千人俱，随逐国王及王夫人一时出家；出家之后，皆号陀摩尸利语诸比丘众。富楼那，是陀摩尸利比丘，还令弥楼揵驮佛法续复炽盛，使多众生得住其中，是其宿命大慈悲心愿护法故。于是陀摩尸利比丘，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从国至国，游行称赞弥楼揵驮佛及弟子功德；又以清净应空应离诸深经法，为诸众生广演解说。尔时，陀摩尸利比丘，多为众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名闻流布。富楼那，陀摩尸利比丘，如是广益诸众生已后则命终。其诸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共和合，以一切香木为积供养烧身，共起塔庙纵广十里，以众华香、末香、涂香、璎珞、幡盖，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富楼那，陀摩尸利比丘临命终时，愿还生此阎浮提内，即得随愿生在王家，名为得念，于弥楼揵驮佛后第三百岁法中出家。以其本愿宿命智故，诸门句、陀罗尼句自然还得；以得陀罗尼力故，先未闻经能为众生敷演广说，不说前身曾所说者。富楼那，时诸陀摩尸利比丘众中，深智明利厚善根者，闻得念所说诸经，心皆随喜信受恭敬，供养守护得念比丘。其中比丘无有威德钝根者，顽钝闇塞薄善根者，闻得念比丘所说新法，不信不受，违逆说过，作是言：‘如是等经，我等不从和尚诸师所闻，本亦不从陀摩尸利大师所闻。’富楼那，其中深智依止义者不随语言，以依义故心不违逆；不违逆故则护弥楼揵驮佛法，恭敬守护得念比丘。富楼那，尔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八十那由他人，随顺得念比丘所说经法。富楼那，时陀摩尸利诸弟子众，别为二部：一名陀摩尸利诸比丘众，二名得念诸比丘众。得念比丘不说我是陀摩尸利。所以者何？陀摩尸利比丘，人皆谓得阿罗汉道，非是菩萨；若自说者，人则疑惑。得念比丘，人皆知是菩萨，非阿罗汉。富楼那，得念比丘如是广利诸众生已后复命终。诸弟子众，以一切香木为积供养烧身，四众普集，为欲供养大师菩萨，共起塔庙纵广五里，以众香华、末香、涂香、璎珞、幡盖，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富楼那，得念比丘临命终时，还复愿生此阎浮提，随愿得生大长者家，名为耶舍。以本愿故得识宿命，于弥楼揵驮佛第四百岁，始年七岁出家为道，得诸陀罗尼；陀罗尼力故，能为人说所未闻经。于是得念诸比丘众，陀摩尸利诸比丘众，其中厚善根者，得闻耶舍所说诸法，心大

欢喜皆得法乐。富楼那，是诸比丘依止于义不随语言，是故闻耶舍比丘闻所未闻应空深经，合第一义，信受不逆，能受持诵，如所说行。富楼那，中有比丘顽钝闇塞薄善根者，从耶舍比丘闻所未闻，所未合第一义应空深经，不信不受，违逆毁坏，而作是言：‘如是法者，我等不从和尚诸师所闻，亦复不从得念菩萨大师所闻。’富楼那，诸从耶舍比丘，闻法欢喜心信受者，皆为陀摩尸利比丘、得念比丘等，憎嫉轻慢，不听住止，不共读诵讲说经法，反更谤言：‘此非佛法，非大师教。’富楼那，尔时耶舍比丘，广宣流布弥楼揵驮佛法，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为众生说多所饶益，教化八十亿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耶舍比丘所饶益如是后复命终，其诸随逐耶舍比丘有七万人，为耶舍比丘起七万塔，以众香华、涂香、末香、璎珞、幡盖，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富楼那，耶舍比丘临命终时，还复愿生此阎浮提，命终之后，即得随愿复生王家。生时诸天发大声言：‘今王所生，多益众生。’即随此声，字为导师。至年十四，于弥楼揵驮佛法第五百岁出家学道。是导师比丘广诵经书，多闻深入，文词清辩，善巧说法。富楼那，是导师比丘，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从国至国，流布弥楼揵驮佛法多所饶益。尔时，陀摩尸利、得念、耶舍诸比丘众，皆来合集造诣导师，欲共毁破。尔时，导师比丘知诸比丘来，作是言：‘汝诸比丘问难何事？以何事问？云何而问？’诸比丘等闻是语已，忧愁不乐，默不能答，不能障碍导师比丘。富楼那，随此菩萨寿命在世，佛法炽盛；随其终后，佛法则灭。是导师比丘末后恶世法欲灭时，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从国至国，为多众生敷说清净应空深经，化八百万人，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人命终皆生天上。富楼那，是导师比丘所益如是，今夜命终，明日夜法灭。富楼那，弥楼揵驮佛法灭故，诸深清净应空经法皆悉灭尽。富楼那，如是菩萨摩诃萨，以是深经守护佛法，能自具足善根福德。

“富楼那，是导师菩萨命终之后，即生彼土上方第十世界，时彼佛号善眼多陀阿伽陀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即复出家，宿世善根福德因缘，深慧明利，辩才无尽，捷利无碍。是导师比丘，于善眼佛法中，八万四千岁修诸善法。命终更生值第二佛，号日增肩，于是佛所出家修集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终之后还生此土。复值后佛，号不空行多陀阿伽陀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于佛法中复行出家，七万岁中勤修善根，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名首罗不空行，佛授其记言：‘我灭之后，是首罗比丘当得作佛，号无碍眼多陀阿伽陀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富楼那，菩萨成就是第三法，能得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闻甚深，清净决定法，
身自能安住，亦复教余人。
世间不得底，菩萨而不没，
住于净戒中，广利诸众生。
本事及譬喻，示众以佛道，
诸佛之所说，此是决定法。
菩萨能行利，亦能利众生，
守护诸佛法，教众以菩提。
众生如法事，菩萨皆为作，
教众以佛道，是则近菩提。
护持诸佛道，亦广利众生，
诸天龙鬼神，大人所敬养。
是故闻清净，诸空深妙法，
一心应思求，是则智增长。

“复次，富楼那，菩萨摩诃萨具足诸行，诸行具故则能具足善根福德。何等为行？富楼那，菩萨亲近善知识，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何等为菩萨善知识？菩萨所从，闻如是经及教化方便，诸佛、阿罗汉，及有深心求佛道菩萨，皆名菩萨善知识。菩萨成就此第四法，则能具足一切功德。”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

“我说诸菩萨，所当应行法，
施已心欢喜，无有诸悔恨。
云何为欢喜？谓乐悉遍身，
常以此喜心，而行菩萨道。
菩萨所布施，回向于菩提，
饶益诸众生，自利无有量。
若见有乞者，心生于佛想，
念是人今来，施遗我佛道。
我因于是人，得净佛国土，
是人示我佛，教化我佛道。
我今值此人，快得大吉利，
欢乐遍满身，更不乐余事。
若有人来诣，遥见而问讯，
仁者须何物？我当尽相与。
若言无所须，菩萨亦欢喜，
为欲教化我，故言无所须。
此贤以所乐，少欲知足法，
今来开悟我，使得菩提缘。
我今因此人，复得教以法，

汝言无所须，　是语为善哉。
若言须此物，　以是可与我，
菩萨若有者，　欢喜言汝取。
若行布施已，　于后无所悔，
以念佛道故，　心常得欢喜。
布施已回向，　众生皆有分，
普令无所乏，　尽使得知足。
若行菩萨道，　众生闻我名，
自然知止足，　不生悭贪心。
今我国众生，　顺道皆知足，
舍诸五欲着，　皆乐行出家。
如是无量行，　以施而回向，
愿常行布施，　众生亦效我。
菩萨行布施，　以慈覆众生，
一切诸世间，　无有如是乐。
如大富长者，　多财饶珍宝，
唯正有一子，　积年久远行。
长者闻子还，　欢乐遍满身，
久别而今归，　便若如更生。
菩萨见乞人，　其心大欢喜，
长者欢喜分，　十六不及一。
若得施行已，　心则大欢喜，
慈心所生乐，　此乐无有比。
如王治罪人，　敕使支节解，
杀者将杀处，　举刀垂当下。
王恕赐荣位，　是人大欢喜，
犹不及菩萨，　施贫得欢乐。
菩萨行道时，　不求于福田，
有乞则便与，　故得大欢乐。
菩萨若值佛，　罗汉辟支佛，
敬心知难遇，　故往供养施。
菩萨有威德，　明利心调顺，
乐功德求道，　供养佛及众。
不以深恭敬，　奉事诸天神，
唯除于诸佛，　及诸佛弟子。
若有辟支佛，　自然得涅盘，
亦行而供养，　有是诸功德。
菩萨亦能知，　福田善不善，
世间诸智者，　不敬恶外道。
安住持戒品，　慈心覆众生，
精进无有比，　忍智多闻广。
行是诸功德，　于世为高尊，
能证佛菩提，　转无上法轮。
菩萨能修行，　如是上四法，
一切诸善根，　悉皆现在前。
无量亿数劫，　所修诸功德，
悉皆摄入此，　所行菩萨道。
是故诸菩萨，　应常修慈心，
出家处山林，　乐在空闲处。
常求诸清净，　甚深决定法，
具足菩萨行，　以此自增长。”　神力品第五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从身一一毛孔俱放百千万亿光明，又从一一毛孔出如须弥山等大猛火焰，又从一一毛孔出恒河沙等诸佛说法。时会大众普见如是大神通力。

尔时，世尊现神力已还复如故，语富楼那言：“汝见如来从诸毛孔出是神力不？”

“已见，世尊。”

“富楼那，如来常有如是神力，无有休废。今诸弟子但知如来在此说法，而我实于十方恒河沙等世界，常作佛事无有休息，亦于十方世界如是说法。富楼那，若人实语：何者是无等等、无比人，两足福田极深难测，无边行者举足一步，一切众生不能得知、不能思量，何心、何行举足下足？当说我是。富楼那，一切众生不能思量，如来为以何思、何心、何行举足下足。”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义，而说偈言：

“世尊以何思，　何行举下足？
动不动众生，　常不知此事。
神通力无量，　行处亦无量，
功德无量故，　第一极高尊，
大神慧无量，　无能尽知者。
假令一切人，　智慧神通力，
皆如舍利弗，　及与目揵连，

亦不能知我，举足下足事。
正使一切人，皆作辟支佛，
不知我一步，况余深佛法？
假无量日月，合为一日轮，
不能及如来，一毛孔光明。
假使七万亿，那由他世界，
日轮纵广等，遍照无量土。
如是诸大日，如十方恒沙，
合以为一日，一光如须弥。
如是诸大日，常照十方界，
比于佛光明，不现如焦树。
是诸大日光，不能彻树叶，
诸山河石壁，皆悉能障碍。
如来光所照，一切须弥山，
铁围金刚山，彻过无有障。
光明神通力，威德无有量，
谁见不发心？唯除于不信。
众生见如是，光明大神力，
多发无上心，我等亦当得。
时佛则微笑，阿难即问讯：
世尊何故笑？无碍智愿答。
时佛答阿难：众生今见我，
所现大神力，发心愿作佛。
众中三万人，愿护持是法，
我等于佛后，赞诵如是经。
是人我灭后，得闻是经法，
中时及后时，闻已如说行。
发道心者难！深乐佛法难！
后世能持诵，是等经复难！
千万亿数劫，诸佛出甚难！
于后末世中，说是经复难！”

尔时，佛告阿难：“我以如是等经倍嘱累汝。所以者何？阎浮提内，随有如是菩萨藏经则有佛法。阿难，如是等深经灭故，如说行法亦灭；如说行法灭故，佛法则灭。阿难，汝今当以第一供养具供养于我。云何为弟子以第一供养具供养于我？汝心勿谓名华、好香、末香、涂香，幡盖、璎珞、衣服、妓乐，赞叹如来，为上供养。阿难，如是不名第一供养。若人得闻如是等深经，受持读诵，如所说行，是名以第一供养，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佛。何以故？诸佛皆共供养恭敬尊重于法，不贵世间诸供养具。是故，阿难，今以此经，郑重殷勤嘱累于汝。何以故？阿难，我学如是等经，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无上法轮；过去诸佛本行菩萨道时，亦学如是等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无上法轮；未来诸佛亦学如是等经，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无上法轮；现在十方世界诸佛，本行菩萨道时，亦学如是等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转法轮。是故，阿难，是菩萨藏经，名为转法轮经，当奉持之。

“我于波罗奈国梨师山鹿园中，与声闻弟子转于法轮。阿难，我今于此竹园中，转此菩萨藏经不退转轮，断一切众生疑。阿难，过去诸佛，亦皆于此虚空地，分说是菩萨藏经；未来诸佛，亦皆于此虚空地，分说此菩萨藏经；我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于此虚空地，分说此菩萨藏经。是故当知，此地是佛大塔，天人世间所供养处。阿难，此地独有不共功德，所谓过去诸佛于此说诸深经。阿难，所有贪欲、瞋恚、愚痴众生，入此竹园不发贪欲、瞋恚、愚痴。阿难，如来虽住诸余精舍，而皆无有如是功德。何以故？阿难，今此迦兰陀竹林，畜生入者不发淫欲，众鸟入者非时不鸣。摩竭洴沙浇顶大王昔初登位，与诸婇女入此园中共相娱乐，入以自觉，心无淫欲娱乐戏事；诸淫女众亦皆自觉，心无有欲，不乐戏乐。时王欢喜，每作是念：‘愿世有佛出于我国！我当得见，见已心信，信已供养，当以是园奉上于佛。佛于中住，我当闻法。何以故？可供养者应住此园，非五欲人所应得住。’阿难，洴沙王入此竹园生是善心，皆以过去诸佛住此园中说此菩萨藏经，是故此园所有功德不与余共，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礼敬。阿难，是园无有虺、蛇、蜈蚣、蚊、虻、毒螫，若住其中无复毒心，亦是竹园不共功德。我若百岁称说此园所有功德，犹不能尽。何以故？阿难，今此竹园精舍成就无量功德，余处不尔。”

阿难白佛言：“我本不知竹园乃有如是功德。世尊，我本不欲为佛侍者，我今忏谢如是过罪。”

佛告阿难：“汝初于法得法眼净，尔时已为除灭是罪也。”

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九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富楼那会第十七之三大悲品第六

尔时，大目揵连作是念：“希有世尊！世尊成就如是大悲，善能解说诸菩萨事。所以者何？菩萨具足修集佛法，为无生灭示悟众生。”

尔时，佛知目连所念，而告之曰：“如是，如是，目连，诸佛成就大悲之心。若我弟子闻说此悲具足义者，心则迷闷，无所复乐。目连，且置如来大悲，若我具说为菩萨时所有大悲，汝亦迷闷，无所复乐。”

尔时，目连白佛言：“善哉！世尊，愿说本行菩萨道时大悲少分。”

佛告目连：“汝今谛听！善念持之。当为汝说本行菩萨道时大悲少分，当以譬喻解说其义。本行菩萨道时，所行大悲说不可尽，而是大悲依于四事。何等为四？是菩萨大悲，菩萨随所住悲能修佛法，名为大悲。目连，我本于众生有如是大悲，有如是大愿：‘所有众生于阿鼻大地狱受诸苦恼，黑绳大地狱、僧伽陀地狱、活地狱、叫唤地狱、大叫唤地狱、炙地狱、大炙地狱，我常代此众生，受诸大地狱中苦，乃至罪毕，受诸苦时心无忧悔。’目连，若可有是因缘得度众生，我能尽代，令诸众生出大地狱。我代受苦一入地狱，尽诸众生所作罪业，我于尔时心无忧悔。目连，我发如是大愿，精进咨问有智，所谓佛及弟子：‘可有如是道理因缘代受苦恼，令诸众生出地狱不？’目连，智者闻已，但为我赞说多闻、深发道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赞说亲近善知识。目连，我闻是已大发精进，为求法故深生欲心，求得成就诸佛大法，勤行精进具诸波罗蜜，深行忍辱。

“目连，我本云何深行忍辱？本为菩萨时发如是心：‘十方所有众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假使是诸众生，尽得人身来诣我所，作是言：“仁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等多所乏短五欲乐具资生之物，汝若不能悉与我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是众生时皆恶口，苦切骂詈，妄说过恶，不称意故，以刀杖瓦石加害我身，我于尔时不应生恚，不应悔退。我应如是调伏其心：“是诸众生愚痴不知起愚痴业，若我于此愚痴众生起瞋恨者，与此何异？此不入道，我入善道，我今于此众生忍受诸苦，不起瞋业，心当如地等受好丑。”’目连，我本深行如是忍辱。

“复次，目连，我常长夜于一切众生如视一子。如大长者饶财巨富，多诸珍宝、奴婢、人使，行百种戒，求得一子，深心爱念，情无厌足。目连，是长者于子常求好事，常与好事，常与利益不与衰恼。如是，目连，我常长夜于诸众生视如一子，我常长夜为诸众生求诸好事，而以饶益不与衰恼。目连，我于长夜失道众生邪道众生，示以正道令住正道。目连，以是因缘，当知如来长夜，于诸众生深心爱念视如一子。

“目连，于过去世有贾客众，夜行失道入于邪径，夜黑闇故不知所趣，皆作是言：‘我等失道，无救无归，无所依止。谁诸众生，若天、若龙、若夜叉神、若人非人，示导我等令得正道？谁能怜愍饶益我等，于此夜闇邪隘道中，与我光明？’目连，尔时空林泽中，有外道仙人草庵中住，于夜闇中闻诸贾客悲唤音声，而作是言：‘今诸贾客夜闇于此空林中失道，若我不救则为非理，是诸贾客或为虎、狼、师子、大象、野牛诸恶兽等恼害夺命。’目连，仙人即时，以大音声告诸贾客：‘汝等勿畏，我今相救，当作光明示汝正道。’尔时，仙人安慰，告诸贾客已，即以氎衣缠裹两臂，以油遍灌，以火燃之，与诸贾客光明示道。目连，时诸贾客皆作是念：‘今此仙人甚为希有！为我等故不惜身命。’目连，时是仙人，以臂光明照示贾客道已，于诸众生悲心转增，作是念：‘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邪道众生为作法明，示以正道。’目连，我于尔时，虽燃两臂，身心不异。何以故？目连，深心菩萨于求他利不贪身命，以净心布施因缘，臂还平复无有疮瘢。诸贾客等即得正道，至天明旦见仙人两臂无有疮瘢，生希有心：‘今是仙人有大神力，能于竟夜燃其两臂，为照我等使得正道，然其手臂都不烧燃，必成大行，必有大德。’目连，时诸贾客语仙人言：‘善哉！仙人，能为第一难行苦行。今以是行，欲愿何事？’仙人答言：‘诸贾客，我以此事，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当度汝等。于生死苦邪道众生，为说正道。’时诸贾客心大欢喜，皆作是言：‘我等当以何事报此仙人？’仙人言：‘汝等当共专行善法，慎勿放逸。’诸贾客言：‘敬从所诲。’诸贾客等恭敬欢喜，于是别去。目连，汝谓尔时外道仙人，为诸贾客然臂照道，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诸贾客者，今千二百五十比丘是。目连，如来长夜怖畏众生施以无畏，邪道众生示以正道，无眼众生令得净眼，病重众生能治令差。以是因缘，当知如来长夜，于诸众生深有大悲。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于此阎浮提中，大病劫至，众生普为大病所恼。尔时，阎浮提王，名摩醯斯那，有八万四千大城，王于此中威势自在。时王最大夫人怀妊，若以身手触诸众生，病皆除差；月满产男，生已即言：‘我能治诸病人。’又亦生时，阎浮提内诸天鬼神皆共唱言：‘今王所生便是人药。’以是音声普流闻故，字为人药。时人皆将病人示此王子，诸病人至王子手触，若以身触，即皆得差，安隐快乐。如是展转阎浮提内，皆将病人以示王子，王子手触，病皆除差，安隐快乐。目连，人药王子于千岁中，如是治病，后则命终。命终之后诸病人来，闻其已死，忧愁涕泣：‘谁复度我病痛苦恼？’诸病人言：‘人药王子于何烧身？’问知所在，趣其烧处，出骨捣末以涂其身，即皆得差。作是唱言：‘人药王子于今犹能治诸病人。’目连，如是因缘治诸病人骨渐消尽，骨尽之后至燃身处，取地灰炭各涂其身，病皆得差。目连，如是人药王子，于大病劫，以是方便治诸病人。目连，汝谓尔时人药王子，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我于多病苦恼众生无救无依，疗治其病。我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智慧药治诸众生，毕竟尽苦。目连，我为众生受身，随可饶益即便饶益。目连，以是因缘，当知故为众生受身而作饶益。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我曾独行。时有恶兽来夺我命，欲啖我肉。我临死时，心发是愿：‘我今死后，当生于此空林泽中作大畜身。若诸恶兽夺我命者，悉皆令得充足饱满。所以者何？是诸恶兽常害小虫以啖其肉，多起杀罪而不饱足。’我时发愿，当生于此作大畜身，令诸啖肉饮血众生皆得饱足；即时死已于中化生作大畜身，令诸恶兽饮血啖肉皆得充足，如是展转百千万亿那由他世，故为受身饶益众生乃至一劫。目连，若我自说本行道时，饥渴众生以身血肉施令饱满，若以一劫若减一劫，说不可尽。目连，我本如是于诸苦恼众生深生悲心。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我念本身，见诸苦恼众生，即作是念：‘我今不应舍而不救。’即

至其所而问之言：‘汝有何苦？何所须欲？’答言：‘仁者，我等今者甚大饥渴。’我闻是已即语之言：‘汝等今须何等饮食？’答言：‘我等唯欲饮血啖肉。若能以身血肉与我，我则快乐无复病痛。’我即许之，便自割肉出血与诸众生。目连，我于尔时心无悔惜，不愁不没，但作是念：‘我今割肉亦灭尔所生死苦分。’我常长夜乐如是施，如是施已深得欢乐。以是因缘当知如来，于诸众生深有大悲。

“目连，我念过去时世有王，名为大力，有大德力，厚种善根。时大力王而作是念：‘我今何不设大施会充满众生？’作是念已，设大施会恣所求欲，须食与食，须饮与饮，有须衣服、卧具、金银宝物、车乘、钱财，有须砗磲、玛瑙、玻瓈、琉璃、珊瑚、琥珀等宝，悉能与之；华香、璎珞、涂香、末香、缯彩幢盖、男女大小、奴婢人使、象马牛羊、田地产业，皆悉与之。目连，是大力王如是大施。尔时，帝释而作是念：‘我今何不与此国王作障碍事，令其不果？’时即自化作婆罗门，往诣王所而问王言：‘今大会中何所布施？’答言：‘婆罗门，我所有物悉以布施，无所爱惜。’婆罗门言：‘汝所志愿，我今所乞能见与不？’大力王言：‘我既发言，所有尽与。’婆罗门言：‘王如是者，我今须王身分。’王便念言：‘是婆罗门不须财物，今来直欲破我大施。我若不以身分与者，我则自破大会施事。’作是念已，语婆罗门言：‘与汝身分，截取持去。’婆罗门言：‘大王，今者作如是语，将无悔耶？’大力王言：‘我心不悔。但以今者多有乞人四方来集，我皆应使悉得满足。’婆罗门言：‘我今一人尚不充足，何论余人？’目连，时大力王即以利刀，自割其臂与婆罗门：‘汝可取是一臂。’目连，其大力王自割臂时，心无变异无有悔恨；如是一心布施故，能舍一切故，臂还平复。时大力王，以刀割身分，与婆罗门，与已还生。目连，尔时帝释以是因缘，天福则尽，心热苦恼大唤，现身即堕阿鼻大地狱中。目连，汝谓尔时大力国王以身施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尔时帝释欲障碍我大施会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调达是。

“目连，是时调达痴人生嫉恚心，欲障我施而不能坏，堕大地狱。我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设大法施；调达痴人犹生恚嫉，贪利养故谋合人众欲共杀我。我时经行在于耆阇崛山下，自上山上机关发石，自破善根于我生恶，自失利养豪尊势力，身堕阿鼻大地狱中。目连，我于调达痴人无有身口意恶，而于长夜以我为怨，世世障我修集善法，而亦不能障我行善；我常长夜慈悲覆润，而不能使以我为亲。目连，调达世世不识我恩。我今举手，如调达等，亦复不识天人世间阿修罗恩，如是等人入邪定位。目连，调达于后临入阿鼻大地狱时，于我乃生深实好心，此亦是如来威神之力。调达第一不知恩义，临入阿鼻大地狱时，闻大声言：‘痴人调达！瞋恚于佛，不可杀人，而欲横起杀害因缘，以是罪故，今堕阿鼻大地狱中。’闻是大怖，心即摧伏，而作是言：‘我今唯以肉骨一心归命于佛。’心即得乐，于佛生信。作大音声，即入阿鼻大地狱中。以是因缘，后出地狱得生人中，出家学道得辟支佛，号曰骨髓。目连，我今授调达记，作辟支佛，则为已度于生死苦。目连，我度调达如我本愿。所以者何？我于先世要度调达，我当度汝余无度者。目连，调达但于我所种涅盘因缘，不于余种。调达从是已后，亦复不于余种善根，但于我所信心清净，言归命佛，以是善根因缘，后得辟支佛道。

“目连，我常长夜于诸众生如父母想，愍其孤穷无有财物，往来生死险难恶道，愚痴无智常盲无目，谁能示导？谁能救护？唯我一人应示应救。目连，我念是已，若有众生恶口骂我，我不还报；若切责我，我亦不报；若瞋若打，我终不报。所以者何？我应常与一切众生毕定安乐，应除一切苦恼衰患，今我不应与诸苦恼。是诸众生谁能忍者？唯我能忍。我今当学众生忍法、善寂灭法、柔和顺法，当如调伏大象，不如不调伏象。目连，譬如调伏大象入战阵时心不退缩，能忍鼓声、螺声、角声、大叫唤声，闻如是等可畏音声不惊不畏；能忍寒热、蚊虻毒虫、风雨饥渴；能忍种种锋剑所伤，弓弩、箭、槊、刀、鉾、戟、剑、铁轮、鞭打，皆能忍受不惊不畏，直冲战阵不退不缩。目连，调伏大象不作是念：‘我于贼阵不能冲入。’但作是念：‘我当胜此贼阵。’目连，我本行菩萨道时，发大心愿亦复如是，于诸众生调伏其心。若诸众生恶口骂我，我不加报；于我有诤，我亦不报；若以刀杖瓦石加我，及夺我命，我于尔时，心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分别是则可受、是不可受，是应亲近、是不应近。于是事中，，无忧无悔，无有恚恨，于菩萨道心无厌离，不作是念：‘我今不能入大贼阵。’但作是念：‘，我能破是大恶贼阵，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脱三界无量众生。’目连，我本行菩萨道时所行忍辱，于诸众生所有慈悲，若以言说不可得尽。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有外道仙人，名为忍力，受如是法：‘我于众生不生瞋恨。’尔时，有魔名为恶意，而作是念：‘我今何不往诣仙人，坏其忍法，令发起瞋恨退舍忍心。’即遣巧骂千人前后围绕，恶口骂詈，妄说其过，秽言鄙词苦切备至。行时亦骂，到聚落亦骂，入聚落亦骂，食时亦骂，食已亦骂，从座起亦骂，从聚落出亦骂，还至住处林树亦骂，立亦骂，坐亦骂，卧亦骂，经行时亦骂，乃至息入息出亦骂。常随逐骂，种种不净丑恶骂詈，无有休息。目连，尔时千人为魔所使，于八万四千岁，恶口骂詈忍力仙人。尔时，恶意魔于忍力仙人入聚落时，自以屎灌其头上，着钵中，涂衣钵身，以粪扫洒其头上。时忍力仙人，八万四千岁，健骂千人恶口骂詈轻贱，心终不瞋恨，乃至不生退没之心，亦不自言我有何罪，终不生怨恨。八万四千岁，亦不以恶眼视恶意魔，亦不自言我有何罪。目连，是健骂千人骂于忍力仙人，过八万四千岁已知不可坏，生净信心忏悔除罪，作是言：‘汝以是事欲求何法？我亦愿得是法。’目连，是健骂千人，于仙人所得清净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仙人既受供养，而亦不生贪爱之心。目连，汝谓尔时忍力仙人，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则我身是。我时受是忍辱法，恶意魔所遣千人，恶口骂詈不休不息常轻于我，亦不能令我心异。目连，健骂千人，于忍力仙人生清净心已，忏悔骂罪，随学忍力仙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时教化令住佛法。是千人具足是六波罗蜜，次第成佛，皆已入于无余涅盘。目连，汝谓尔时恶意魔，常遣千人骂詈我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调达是。

“复次，目连，我念过世，自以其身施与众生，为世间人而作奴仆。尔时，众人种种使我，有人使我分除屎尿，有人使我作除粪人，有人使我除土，有人使我取草，有人使我取谷米、乳酪、酥油、蜜，有人使我取薪炭火水，如是等种种事务皆使我取。目连，我不忆尔时生如是心，有人使我分除屎尿不随去者，有人使我取华香、璎珞、涂香、末香、饮食、果芥而便随去。目连，我不忆尔时所好作务随去，不好作务而不随去。目连，我不念尔时随剎利，不随婆罗门；随婆罗门，不随剎利；随逐毗舍，不随首陀罗；随逐首陀罗，不随毗舍；随逐剎利、婆罗门，不随毗舍、首陀罗；随逐毗舍、首陀罗，不随剎利、婆罗门。亦不念有如是差别，是人大，是人小；随逐是人，不随是人。目连，但随先唤我者，欢喜随去。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不念有人以如法事使我令作，终无有力而不为作。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有为事而不究竟，无有作善而善不终讫。举要言之，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未曾贪身，何况财物？我行菩萨道时，于财物中不生我物想。我但以先业果报有财，于是财物生如是念：‘此物当与众生共用。于此物中我有分者，众生亦有。’目连，随我行菩萨道得近佛法，不作是念，于我物中言我有分，众生有分；但念所有物是众生物，我无有分。目连，随我得近佛法，则于其中乐不贪着，不摄不取，乐远离诸法，不乐受诸法；乐一切空法，不乐一切法有；乐一切法寂，不乐诸法事相；乐本性无所有，不乐本性有所有。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量百千万世，于夜闇中自燃其身，失道众生照示道处。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量百千万世，啖肉众生割肉施与。目连，我念本行菩萨道时，无量百千万世，饮血众生刺血施与，令得饱满快乐。目连，举要言之，于世间中若诸财物资生所用，于诸众生终不贪惜，皆为不恼不害众生。智者所许，贤圣所赞，我常如是，长夜于诸众生深行悲心。

“复次，目连，我念过去，作贾客主名为吉利，入于大海取大珍宝，安隐而出还达本国。是人入城到家门前，是时城中多有乞儿，围绕在前作如是言：‘善来！安隐！吉利大檀越！我等欲有所乞，若见许者我等当乞。’目连，尔时吉利语诸乞人：‘汝等可乞我所有物，能以相与，无所贪惜。’时诸乞人语吉利言：‘汝从大海所得宝物尽以与我，我等若尔皆得吉利。’如是，目连，吉利即时以诸珍宝尽与乞儿，凡有八十亿摩尼珠，一一皆值百亿两金。目连，是吉利以是多物施已，心无有异不生疑悔。尔时，吉利以多宝物，与乞人已不入其家，复还至海采取珍宝，入海之后倍得宝物。过八十岁还到本国，欲入城时，见犯罪人杀者执缚，打恶声鼓街巷唱令，将至杀处加以刑戮。时应死者遥见吉利，作是言：‘贾客主施我无畏，救我死罪，与我寿命。汝是大檀越贤善好人。’吉利闻已语应死者：‘咄人！我今施汝无畏，救汝死罪。’即至杀者所，人人皆与一摩尼珠价值一亿两金。‘汝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边还。’尔时，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珍宝买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买。若必欲买，汝所有物尽以与我，并自伏死乃可得脱。’目连，尔时吉利闻已欢喜：‘我得大利，得满所愿，能救此人得称我意。’即时，吉利得救此人免于死罪，即以居家所有财物，及于大海所得珍宝，无量千亿金银宝物，皆送与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尽现在此。’王受物已语杀者言：‘将吉利杀。’答言：‘尔诺。’受王命已即缚吉利，将至杀处，右手举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惊怪恐怖，即将吉利白王此事。目连，王闻此语，即自执刀欲杀吉利，举刀欲斫，其王即时两臂落地，得大衰恼发声而死。目连，汝谓尔时吉利贾客主，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尔时王者，即调达痴人是。目连，尔时调达欲夺我命不能得夺；至于今世，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欲夺我命而亦不能。何以故？如来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中无能害者，何况调达痴人！调达于今谋集恶人来欲杀我，亦自方便欲得杀我，而失利养名闻势力，生身直入阿鼻地狱。目连，我本行菩萨道时，不见利益众生如调达者，而调达不知恩义。我本修菩萨道时，于众生中犹如父母。以是因缘当知如来，于诸众生悲心深厚。

“复次，目连，过去久远雪山王边有五百群象，于中有一大象王为主，体貌可爱，大力有智。时是象群宿出在山嶮隘难之处，唯有一道。尔时，猎师见此象群，即夜于嶮道中大作坑陷，作是念：‘此诸群象当堕此中，得属于我，随我所取。’夜作坑已，驱逐群象向嶮道坑。群象欲出，见有大坑不能得过。目连，时象群主以身横在坑上为桥，使五百群象于脊上过，群象过已作势踊跳。尔时，山神说是偈言：

“‘恶人作深坑，中有智象王，
度彼亦自度，唐劳作深坑。’

“目连，汝谓尔时象王利根大力者，岂异人乎？勿作是念！即我身是。时五百群象，今五百比丘为调达所坏者是。尔时猎者，调达等五百比丘是，所谓蹇陀达多、迦楼罗提舍、三闻陀达多、拘迦梨提婆达多。目连，我常长夜，见怖畏众生施以无怖畏，见苦恼众生施与安乐，贫穷众生施以财物，堕邪道众生示以正道，病痛众生除其病苦，饥饿众生施以饮食，食肉饮血众生以身肉血施与。目连，我随所愿皆作不虚，我许众生不生懈怠。目连，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其中间所有诚言终不有异！所作精进懈废休息，我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目连，我随语而行，随行而语。”

答难品第七尔时，会中有一比丘，名曰象手，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从如来闻此难事，身毛为竖，涕泪流下。我今欲问一事：世尊自言，我为菩萨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世尊从初愿度一切众生，若作是愿，于今所度众生未尽，当入涅盘。如来灭后，或有人来难诸比丘：‘汝等大师本愿，当度一切众生，众生未尽而自灭度。’若有是难，当云何答？”

佛告象手比丘：“若有如是难者，应还问彼：‘汝以何法为众生？’彼人若言：‘阴入界是众生。’应还问彼：‘为阴入界和合是众生？为离散是众生？’彼人若言：‘阴入界和合是众生。’应还语彼：‘汝自答已。所以者何？和合是众生，阴入界非众生。佛所说法为离散故，不为和合。世尊乐离散行，不乐和合，和合中无众生。’彼人若言：‘但阴入界是众生。’应还问言：‘若尔者，一切草木瓦石皆是众生。所以者何？汝说阴入界是众生，是中亦有阴入界。

’彼人答言‘是中无心、无心数法，故非众生’者，应还问彼：‘若尔者，一切众生应是一众生。何以故？如来不说阴入界有异。’彼人若言：‘如来经中说有众生，是故有众生。’应还语彼：‘汝自答已。何以故？如来经说离有离无。’彼人若言：‘若尔者，无有道果。’应还问彼：‘汝以何为果？’彼人若言：‘我说决定第一义为果。’应还问彼：‘决定第一义中无音声语言。无音声语言中，不得言决定有无。汝说决定第一义为果，是决定第一义中，无众生、无众生名字。是故汝说有众生，此语自破。’

“复次，象手，如来经说，于诸法中无有灭者，但灭苦恼。我如是通达诸法实相，随所得法为众生说，为无贪取，为远离，为无戏论，为无作起。象手，若人如是知我法义，是人即能不为有无而起行业；若人不为有无而起行业，是人云何见有众生？见无众生？象手，是名常住诸法实相。是中无有忆想分别，无垢无净，无来无去，无道无道果，无长无短，无方无圆，无形无色。是故说诸法一门，谓是定门。象手，是名见法门。入是见法门，名为能见佛。象手，于意云何？随以何法见佛，是法已灭、今灭、当灭灭相耶？”

“不也，世尊。”

“于意云何？随以何法见佛，是法已生、今生、当生生相耶？”

“不也，世尊。”

“象手，若尔者，如来不名为灭。”

“如是，世尊。”

“象手，彼人若言所有身相，我为是故言如来灭入涅盘已，不复转还但见身相，不转还故名如来灭。应还问彼：‘汝说身相成就为如来耶？’彼人若言：‘我说身相成就，名为如来。’应还答彼：‘如佛经中，不说身相名为如来。若说身相是如来者，一切瓦石、山河、草木皆是如来。’彼人若言‘一切瓦石山河草木，无有三十二大人相名如来’者，应答彼言：‘汝说有三十二相名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何以故？转轮圣王身有三十二相。’彼人若言：‘相入相法知相婆罗门说当作佛，是事为实。’应答彼言：‘若有三十二相即应是佛，而汝自说相师见有三十二相记当得作佛，汝今说佛相。’彼人若言：‘我说佛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无漏根、力、觉、道、禅定、解脱三昧等是为佛相。’应答彼言：‘汝说十力等是佛相者，今应说佛体性。’彼人若言：‘佛与是相异耶？’应答彼言：‘汝自言是佛相，佛相非佛。’彼人若言：‘更有无形无色法是佛十力等为相。’应答彼言：‘无形无色法，云何以有形有色为相？又汝若说无形无色法名为佛者，余无形无色法皆可是佛。若是等法亦是佛者，是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根、力、觉、道、禅定、解脱三昧等，亦应与是为相应。’象手，我诸弟子，应当如是降伏痴人。

“复次，象手，我本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脱一切众生。我坐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不得众生，不得众生名字。我坐道场，但通达十二因缘法，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无故是事无。何事有故有何事？何事无故无何事？所谓无明因缘故有诸行，诸行因缘故有识，识因缘故有名色，名色因缘故有六入，六入因缘故有触，触因缘故有受，受因缘故有爱，爱因缘故有取，取因缘故有有，有因缘故有生，生因缘故有老死，老死因缘故有忧悲苦恼，如是展转但是大苦聚集。无明灭故诸行灭，诸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灭，六入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灭，老死灭故忧悲苦恼灭，是中但是大苦聚灭。我于是中生眼智明觉，通达如是无中无后无坏解脱。如来通达是解脱故不得余法，但得众因缘生法。象手，如来是通达诸法，随以如是为众生说。象手，若诸佛生，若诸佛不生，诸法性相常住不异，谓名色不失，不相违背，不生不起。象手，我常如是说法，汝等亦应随我意知。我为汝等说如是法，汝等但当勤修行之。象手，大师所应为弟子事事，我尽作已，汝等如所说行，于诸法中当得智明。”

尔时，象手白佛言：“世尊，若有人言：‘如来所说正法灭故，谁当示导？无说导故名正法灭，正法灭故名如来灭，如是亦名不度一切众生。’”

佛告象手：“若人如是难问，应如是答：‘佛是一切智人，皆知皆见，常待众生可度时节，虽入涅盘犹能有益。又佛今与未来世佛授记作佛，是则佛种相续不绝。’一切佛法是一佛法，是故说名如来法，如来法者即是佛法。是故当知如来本行菩萨道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

象手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能通达推求一切诸法；善能通达一切法故，身口意业智慧为首，皆随智慧。世尊本行菩萨道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

佛告象手：“如是，如是。象手，如汝所说，我本行菩萨道时，随语而行，随行而语。象手，若人实说，谁不错谬？出于世间，饶益众生，安乐天人，一切大师说正道者，正智解脱无有戏论，到于彼岸度未度者，如来世尊当说我是，是为实语者。象手，若人实语，谁是不诳者？知恩报恩者，当说我是，是我为实语。若有众生小事于我，是事不失。象手，我从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来，于其中间心无退转，亦不忆念贪乐声闻、辟支佛乘我当得是法，但一发心欲教弟子求辟支佛。

“象手，过去久远我时作外道仙人，智慧明利，多闻辩才，得深法忍。时有五百年少婆罗门，见在居家五欲过患，见出家利出家学道，皆来诣我即为说法，得辟支佛道具六神通，心得自在具如意足，常以神力，飞入城邑聚落乞食，供养于我。我作是念：‘如是成就大净智人，我则不应受其供养。是诸仙人我教化故得如是法，而我不得为得是法，未证当证故勤行精进。’象手，我勤精进为证是法。时净居天来现其身，而告我言：‘莫贪是智！汝应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度无量无边众生。’象手，我时闻已不复修道，心得第一欢喜快乐，半月静坐乐悉

遍身。

“象手，菩萨成就四法，诸天开悟得欢喜心，自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四？一者、菩萨自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亦教他人令深发心。二者、见发大乘人心不生嫉，不作是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我当得，余不应得。’三者、众生所行随时而诲，好意共语，将护其善。四者、常自勤心广求诸法，为他人说无所悭吝。象手，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四法，诸天开悟，知当作佛。”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菩萨以坚心，住于无上乘，
亦能化众生，令住于此乘。
本行菩萨时，常无嫉恚心，
勤行发精进，喜心转增益。
见诸众生恶，知时而化喻，
常以慈悲心，而无有瞋恚。
常勤行求法，流布与众生，
以法充一切，如雨普流润。
行是四法者，诸天所开悟，
汝当得作佛，勿生疑惑心。
菩萨闻是已，勇猛发精进，
是事必应实，我定当作佛。
如是诸菩萨，以精进及愿，
忆念智与慧，而自转高大。
若有诸如来，出现于世间，
是菩萨则有，如是诸功德。
大人所恭敬，诸王及臣民，
皆生欢喜心，知是有道者。
经书章句义，文颂算数事，
皆悉善通达，众生中最上。
聪达有智慧，造事不以力，
但以其策谋，而能有所成。
摧伏诸战阵，不以身手力，
但以智慧力，自然而降伏。
诸王及臣民，皆叹未曾有，
怜愍众生故，生在于世间。
诸人佥皆知，谓与天共语，
何故知如此，以知我心故。
是菩萨常得，值遇见诸佛，
往诣咨请问，能大益众生。
诸佛答问已，断了所疑惑，
能利诸众生，皆使得欢喜。
佛示神通力，受记当作佛，
是故此菩萨，心得大欢喜。
所爱贵重物，内外无贪惜，
是故大欢喜，自知当作佛。
普慈覆一切，常无瞋恨心，
是故大欢喜，自知当作佛。
诸佛所称赞，已得深妙忍，
是故大欢喜，自知当作佛。
不依止诸法，知法不可依，
得如是智慧，身能飞虚空。
其心不在内，亦复不在外，
出过一切想，故得无上忍。
长夜以慈悲，普念诸众生，
以是福德故，得见无量佛。
一切身皆是，佛身无差别，
能得如是忍，以法自增长。
发心菩提者，谁不随而学？
坚住于正法，得如是功德。
是故求道者，常应勤求法，
以法求自利，增益于菩提。”

富楼那品第八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过去世行菩萨道时，善能坚住种种善法。”

佛言：“如是，如是，富楼那，我长夜行菩萨道时，坚住善法。”

尔时，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说偈言：

“求法能得法，是为佛道本，
常勤修习法，远离于非法。
常行于正道，远离诸邪道，
常修习诸佛，所可亲近道。
是则离诸难，能得无难处，

得无难处已， 精进必不虚。
在二最尊贵， 诸形色中上，
眷属具成就， 于诸一切胜。
坚心常安住， 戒品忍辱品，
亦住精进品， 增长于禅智。
于诸众生中， 常能为上首，
功德中亦胜， 了义无所畏。”

尔时，富楼那白佛言：“世尊，如是妙法谁当不学？但念我等本昔懈怠，不望佛智，不自信得如是佛慧，以声闻乘而自出度。世尊，我从今日示教利喜诸菩萨众令住佛法。何以故？诸佛世尊行难行者。世尊本行菩萨道时，为众生故常行如是甚难大事。如是事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尚无，况余众生？世尊，如是甚难大事，唯诸菩萨摩诃萨等，怜愍饶益一切众生故，行菩萨道时，有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只甚难大事！世尊，诸菩萨行如是甚难大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能转法轮度脱苦恼众生。”

佛言：“如是，如是。富楼那，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一切众生求利安乐，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为一切众生故，行菩萨道时，有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只，甚深极难大愿大事！”

佛说经已，慧命富楼那，时会四众，天、人、龙、神、乾闼婆、阿修罗等，皆大欢喜，信受佛语。

大宝积经卷第八十 隋北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护国菩萨会第一十八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萨摩诃萨五千人，一切皆得无碍辩才，大忍成就降伏魔怨，近于佛智一生补处，皆得陀罗尼无边辩才，力无所畏，自在神通，乃至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普贤菩萨、普眼菩萨、普明菩萨、普光菩萨、圆光菩萨、上意菩萨、无边意菩萨、广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持地菩萨、持世菩萨、益意菩萨、咒手菩萨、文殊师利等六十不思议菩萨，贤护等十六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五千人俱。

复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释提桓因、护世四王、功德天子、正意天子，一切天王、一切龙王、一切紧那罗王、一切乾闼婆王、一切夜叉王、一切阿修罗王、一切迦楼罗王，如是等王，各各皆与百千眷属俱悉来集会。

尔时，世尊坐功德藏师子宝座，于大众中色象显现如须弥山，普照世间如日天子，显现世界如月天子，其德寂静如梵天王，威德难瞻如天帝释，七菩提分皆悉具足如转轮王，宣说无相空无愿法，心无所畏如师子王，身光照耀如大火聚，又放光明犹如诸天最胜无上摩尼宝珠，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以大梵音，令诸众生悉得欢喜，于一切法解其深义，于大众中而为说法，初中后善，其义微妙，具足无杂清净梵行。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喜王，在众中坐，睹见如来坐师子座放大光明，如百千日普照一切，令天人光隐蔽不现；见是事已，踊跃欢喜，遍满身心不能自胜，即从座起，合掌向佛，以偈赞曰：

“世尊覆蔽此大众， 天龙修罗乾闼婆，
菩萨声闻无威德， 普照一切如金山。
犹如须弥诸天俱， 处于大海佛亦然，
世尊住于慈悲海， 放大光明百千种。
住于梵行犹梵王， 光明威德过诸天，
安住禅定解脱中， 照耀世间胜众生。
犹如帝释在天众， 色象光明最为胜，
佛过世间亦复然， 诸相庄严功德具。
犹如轮王典四域， 照耀世间说法时，
令诸众生入圣道， 世尊显现慈悲意。
光明障蔽火摩尼， 犹如秋日行虚空，
佛比千日最为胜， 佛日普照于世间。
如夜闇时秋满月， 佛光清净亦复然，
面部圆满犹如月， 覆翳一切天人光。
犹如山顶夜火聚， 清净显现无边界，
能灭一切无明闇， 世尊智慧光普照。
佛音遍满山谷中， 能伏外道犹师子，
宣说无我空无愿， 令诸外道皆恐怖。
威光犹如摩尼王， 映夺一切摩尼光，
如来躯体真金色， 普照世间胜诸光。
如来世间无与等， 况复有胜世尊者？
福智精进方便等， 一切功德无能过。
救护世间大丈夫， 我今睹见功德海，
令我欢喜生尊重， 是故顶礼世尊足。
我已赞叹胜调御， 功德圆满世间灯，

我今所有诸功德， 令诸众生证菩提。”

尔时，喜王菩萨摩诃萨，偈赞佛已，合十指掌，谛观佛身，目不暂舍，观察法界甚深、难解难行难入、不可思惟、难知寂静微细之法，不可思量诸佛境界，内心观察周遍法界，观如来智世尊境界无有等等。作是观已，入如来智不思议境方便行中，诸佛世尊同一法性而无有异，思惟观察诸佛世尊，无所染着犹如虚空。作是观时，入于实证真如体性，一切诸法性皆如是。生如是信，爱乐诸佛如来无碍解脱之门，知常乐我净，知佛之身。作是思惟：“如来之身遍一切刹，现众生前。诸佛功德于无量劫说不可尽。”喜王菩萨作是念已，默然而住观于法界。

尔时，有一慧命菩萨比丘，名曰护国，在舍婆提城，受夏安居三月过已，执持衣钵，共诸年少初学比丘，游行诸国，至王舍城耆阇崛山。尔时，慧命护国菩萨，到世尊前，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合掌向佛，以偈赞曰：

“敬礼最胜放光者！ 敬礼意如虚空者！
敬礼能决他疑网！ 敬礼超过三界尊！
十方无数刹土中， 闻赞如来功德事，
彼国所有诸菩萨， 欢喜皆来供养佛。
菩萨如法供养已， 一心听佛所说法，
闻法欢喜还本土， 赞叹如来诸功德。
如来积行为众生， 经于无量无边劫，
为他求于菩提时， 其心初无有疲惓。
世尊行檀持戒坚， 羼提精进游诸禅，
智慧方便皆具足， 是故稽首大圣尊。
如来具足四如意， 诸根诸力诸解脱，
又知众生心意识， 是故顶礼大智海。
知诸众生心所念， 身口所作善恶业，
亦知解脱方便等， 世尊知已为说法。
贪欲恚痴迷众生， 能令入于三恶道，
如来知已教断除， 令彼众生生善趣。
过去一切诸世尊， 天人魔梵所恭敬，
未来功德具足者， 世尊皆悉了了知。
诸佛净土所生处， 菩萨声闻及缘觉，
天人眷属与种姓， 寿命长短皆悉知。
灭度已后正法住， 供养舍利起庙塔，
受法藏人若干种， 调御丈夫皆悉知。
十力智慧无障碍， 悉能了达三世事，
入于一切法智中， 故我稽首大智海。
佛无等等况有过， 诸相庄严如来身，
譬如星宿在虚空， 是故我礼胜丈夫。
如来妙色无与等， 映蔽大会天人光，
释梵威德在佛边， 一切隐没皆不现。
身如金山无垢秽， 绀发柔软而右旋，
佛顶显现如须弥， 无量功德光明聚。
眉间毫相放大光， 无量无边无有数，
佛眼修广如青莲， 以大慈悲视众生。
如秋满月行虚空， 如来面部亦复尔，
众生观者无厌足， 是故我礼面中王。
犹如师子鹅孔雀， 安行徐步如象王，
游止震动于大地， 敬礼十力大苦行。
手指佣纤无不爱， 网缦珊瑚赤铜色，
臂肘修长立过膝， 敬礼如来金色身。
足下轮相罗网具， 行时足迹犹采画，
若有顶礼世尊者， 佛光照耀得生天。
法王具足七财宝， 常以法施调伏心，
教照众生以法行， 我今顶礼于法王。
慈悲为铠念为刀， 持戒为弓智慧箭，
以此能破烦恼怨， 生死有爱增长种。
自度度他亿众生， 解脱一切诸系缚，
能示无畏安隐路， 令其得至常乐道。
行此乘者断生死， 无有恩爱别离苦，
得至微妙无为处， 慈心说法为众生。
赞叹最胜世尊已， 一切法中自在者，
以此赞叹胜善根， 令诸众生证菩提。”

尔时，护国菩萨偈赞佛已，合十指掌，而白佛言：“世尊，我心有疑，欲问如来，唯愿听许。”

尔时，佛告护国菩萨比丘：“恣汝所问，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断汝所疑，令汝欢喜。”

尔时，护国既蒙听许，即白佛言：“菩萨摩诃萨修行何等，于一切法增长功德，到究竟处而得自在，证捷疾智，得决定智；于法明了入一切智，教化众生能决疑网，解一切智以巧方便济度

众生；如言而行常宣真实，得念佛三昧，善能咨问一切深义，闻已能持，速疾证得一切种智？”

尔时，护国菩萨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行行常决定，真实决定从何生？
智慧大海分别处，愿胜丈夫为我说。
佛身微妙犹真金，人天中胜大福聚，
慈愍我等大归依，清净之行为我说。
云何而得无尽利，觉道总持甘露生？
云何清净智慧海，而断众生诸疑惑？
无量亿劫在生死，而无疲倦悔厌心，
观诸众生逼切苦，常为众生作利益。
清净刹土佛眷属，最胜国土及寿命，
一切众事微妙处，愿说清净菩提行。
降伏众魔破邪见，枯竭爱海得解脱，
法行相续无绝断，无上最胜为我说。
色力财宝及四辩，哀愍软言令众喜，
慈悲云雨润一切，愿为我说佛境界。
愿出迦陵频伽声，大梵雷音破邪见，
众会渴仰为法来，愿施解脱甘露浆。
我今欲成微妙道，若不乐法则不请，
闻法时至恭敬待，唯愿为说大法宝。
世尊我愿成菩提，如来深知我志乐，
非为恼乱故问佛，善哉愿说最胜行。”

尔时，世尊告护国菩萨言：“善哉！护国，汝今乃能问如是义，利益多人，安乐天人，亦大饶益于未来世，摄诸菩萨。谛听！谛受！当为汝说。”

护国白言：“善哉！世尊，愿为我说。”

佛言：“护国，菩萨有四法，能成如上清净之事。何等为四？一者、真实心无谄曲，二者、于诸众生行于平等，三者、心念行空，四者、如言而行。护国当知，如此四种能得菩萨清净之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曰：

“若有菩萨心无谄，而常不退菩提道，
亦无佷戾贡高意，彼则名为无边智。
见诸众生无救护，生老病死所逼切，
发心欲度于有海，能为一切作法船。
调伏平等于众生，观诸众生如一子，
皆当救度令解脱，最胜丈夫发此心。
行住坐卧念空门，寿者我想皆悉无，
一切世间都如幻，众生愚痴所迷惑。
大智菩萨所言说，依之行行无违失，
调伏寂静离诸过，能求菩提名佛子。”

佛说偈已，告护国菩萨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四种无畏之法。何等为四？一者、所谓得陀罗尼，二者、值善知识，三者、得深法忍，四者、戒行清净。是名菩萨四无畏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菩萨大名称，由得总持故，
受持最妙法，如来所宣说。
恒常无忘失，增长于智慧，
彼等智无碍，超过一切法。
常遇善知识，增于助道法，
常说于菩提，诸佛所行处。
恶知识如火，畏烧故远离，
若闻空相法，勇猛坚其心。
菩萨离我人，一切诸见等，
持戒无缺漏，其心调寂静。
教化诸众生，安住于佛戒。”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诸菩萨众行圆满到究竟处，有四功德令心欢喜。何等为四？一者、菩萨见佛而生欢喜，二者、闻正法而生欢喜，三者、舍一切而生欢喜，四者、顺法忍而生欢喜。是为四法生于欢喜。”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菩萨所生处，常见最胜人，
威光遍一切，照曜于世间。
见已心恭敬，如天奉帝释，
为度众生故，求于菩提时。
从佛闻正法，不怖而欢喜，
一心信敬已，随顺于佛教。
闻于随顺法，得忍心无疑，

诸法无众生， 我想亦复尔。
常观如是已， 舍相生欢喜，
既不取我相， 见乞心踊跃。
城邑与大地， 妻子及寿命，
一切布施时， 其心初无悔。”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作如是言，有四种法应当弃舍。何等为四？一者、菩萨弃舍居家，二者、既出家已不贪利养，三者、离诸檀越，四者、不惜身命。是为四法应当弃舍。”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菩萨见家过， 舍之而出家，
游止于山林， 无人寂静处。
远离男与女， 眷属及大众，
单己无等侣， 譬如犀一角。
专意求净道， 得失心无忧，
少欲及知足， 离谄除憍慢。
精进为众生， 布施调伏心，
苦行修禅定， 一心求佛智。
不惜身与命， 远离爱眷属，
坚心求菩提， 其志犹金刚。
若人来割截， 无有恚恨想，
勇猛心增长， 求于一切智。”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无悔之法。何等为四？一者、不破禁戒无悔之法，二者、住阿兰若处无悔之法，三者、行四圣种无悔之法，四者、多闻无悔之法。是为四种无悔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持戒净无垢， 犹如摩尼珠，
不生贡高心， 言我能持戒。
复以此戒善， 转教于多人，
常怀如是望， 成就于佛戒。
彼等住空闲， 清净兰若处，
亦不生我想， 及以寿者想。
观察男女色， 犹如于草木，
不生男女想， 及以吾我想。
彼住四圣种， 无懈怠谄曲，
至心恒修行， 远离于放逸。
求多闻功德， 精勤常修习，
愿成一切智， 最上功德处。
众生处牢狱， 无有救护者，
轮转于生死， 求财以自给。
我当求法船， 济度彼生死，
烦恼海众生， 令其至彼岸。
众生无归依， 亦无救护者，
众生在有为， 无能令其出。
我当作导师， 救之令解脱，
是故我发心， 求于菩提道。”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调伏之行，应当行之。何等为四？一者、愿生善处常值诸佛，二者、供养师长而不求报，三者、常乐空闲弃舍利养，四者、得无碍辩头陀忍法。是为四种调伏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菩萨勇猛乐山林， 常不从人求利养，
恒得深智无碍辩， 善能通达诸法相。
常当供养诸师长， 随顺师教无违背，
随所生处值诸佛， 供养恭敬求菩提。
常生胜处名高远， 若生天上天中尊，
又得成就菩提道， 教诸众生行十善。
念佛功德常欢喜， 我亦不久成佛道，
既成正觉功德满， 度脱众生生死苦。”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法净菩萨行。何等为四？一者、行菩提时心无瞋恨；二者、弃舍眷属、宫殿、财宝，乐处山林，亦不称说己之功德；三者、虽行布施，不求果报；四者、精勤乐法，不见师过。是为四法净菩提行。”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其心清净无怨恨， 亦不求人之过罪，
自不谄曲无染着， 行于大道求菩提。
深观居家是苦本， 亲近恶友无正念，
是故弃舍行出家， 处于山林求解脱。
游行空闲寂静乐， 永断眷属恩爱念，

不惜于身及寿命， 独步无畏犹师子。
乞食支身常知足， 犹如飞禽无储积，
不乐生天及人中， 唯求无上菩提道。
独行无侣唯一己， 恒不恐怖如师子，
畏诸烦恼如野兽， 若得利养心不喜。
观诸众生恒放逸， 慈悲誓愿为破之，
我为救护诸众生， 常当炽然勤精进。
凡所出言恒哀愍， 于憎爱人常含笑，
不着一切亦如风， 唯当求于丈夫行。
常乐行于空无相， 观有为法如幻化，
调伏诸根意广大， 行住常乐甘露法。
常依佛教行大道， 恒当清净于内心，
求陀罗尼及辩才， 荷负诸苦求菩提。
菩萨常观如是行， 见前利益生欢喜，
若不爱乐于菩提， 是人无恶而不造。”

佛说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堕落之法。何等为四？一者、不恭敬他，二者、背恩谄曲，三者、多求利养名闻，四者、诈善扬德。是为四种堕落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彼于父母及师长， 常怀憍慢不恭敬，
违背恩养心谄曲， 诸根散乱多愚痴。
常念利养不休息， 谄曲诈现精进相，
自谓持戒及苦行， 一切无有如己者。
恶口粗言喜斗诤， 常求人过不休息，
彼恒违离沙门行， 营理田作及贩卖。
未来世中诸比丘， 弃舍功德及戒行，
以怀嫉妒斗诤故， 覆灭损坏我正法。
彼去菩提甚悬远， 亦复远离七圣财，
违背解脱八正路， 流转五道生死中。”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障道之法。何等为四？一者、懈怠，二者、不信，三者、我慢，四者、瞋恚。是为四种障道之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懈怠不信闇钝心， 常为我慢及瞋恚，
见有忍辱诸比丘， 驱逐摈出于塔寺。
若得利养心欢喜， 各言我是常住者，
恒作方便求人短， 何人有过我治罚。
如是等人去法远， 憎嫉功德坠三涂，
厌恶诸佛微妙法， 是人当入猛火中。
彼人造恶不休息， 必当具受苦中苦，
是故汝等求菩提， 无令后悔堕恶道。
无量亿劫佛乃出， 为诸众生作利益，
汝等既得善趣身， 应舍放逸求解脱。”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须舍四种福伽罗，不得亲近。何等为四？一者、不得亲近恶知识，二者、不得亲近执见之人，三者、不得亲近谤法之人，四者、不得亲近贪利养人。是谓四种之人不得亲近。”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能舍恶知识， 亲近善知识，
菩提道增长， 犹月渐圆满。
远离执见人， 及舍我寿等，
为求佛道故， 弃之如毒器。
诽谤于佛法， 寂静甘露味，
若欲求菩提， 应避如粪秽。
远离贪利养， 亦舍恶行人，
是等不应近， 犹如避火坑。
若欲降众魔， 转无上法轮，
欲求第一利， 速远恶知识。
舍爱及憎恶， 利誉亦嫉妒，
若求无上道， 常修于佛智。”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种法受未来苦。何等为四？一者、轻慢有智之人，二者、常怀嫉妒之心，三者、于一切法无有信心，四者、于净智法常疑无忍而求利养。是谓四法受未来苦。”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侍佛之人有智者， 一切天人应供养，
而反贡高怀憍慢， 是故彼受无边苦。
于净法中心无忍， 所求利养皆非法，
常怀憍慢而贡高， 见有智者不恭敬。

于佛法中无信解， 于贤圣众亦复然，
此人常游三恶道， 若在人中多愚痴。
彼舍人间寿命已， 在大地狱受剧苦，
若此劫尽生余方， 畜生饿鬼亦复然。
若欲求作世间灯， 能尽诸苦胜丈夫，
常当远离三涂业， 修诸功德成菩提。”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护国：“菩萨有四系缚。何等为四？一者、轻慢于他，是菩萨系缚；二者、于世俗定其心乐着，不求究竟，是菩萨系缚；三者、不守自心，智慧未成而行放逸，是菩萨系缚；四者、为求利养而入他家，是菩萨系缚。护国，当知是谓菩萨四种系缚。”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恒常轻慢他， 乐住世间善，
贪着诸见缠， 如象没深泥。
乐入白衣家， 常怀于放逸，
暗钝无智慧， 此行名系缚。
欲断诸有苦， 远离老病死，
当舍于憍慢， 常行菩萨道。
受于无边苦， 弃舍诸乐事，
亦离于憎爱， 成佛无染着。

“汝等常应行六度， 诸地诸智诸力等，
一切功德若成就， 常得解脱死罗网。
我于往昔无量劫， 为诸众生求菩提，
常行布施以调伏， 舍离恩爱住正道。
恒不舍离阿兰若， 苦行羸瘦求菩提，
炽然精进无懈怠， 求于最胜丈夫智。
见诸众生在有狱， 轮转生死五道中，
慈念一切起大悲， 是故求于菩提道。
舍于爱子及妻妾， 亦舍资财七宝等，
寿命国土及大地， 为求菩提佛智故。
我昔处于胜山林， 时作仙人名忍辱，
为王歌利截鼻耳， 血变为乳无恚恨。
往昔亦曾作睒子， 慈孝供养于二亲，
时被迦夷箭所中， 尔时亦无瞋恚想。
不惜身命投高岩， 为求诸佛善言故，
尔时亦无身命想， 为成菩提大事故。
往昔慈愍于饥兽， 身肉充济于八虎，
尔时空中诸天众， 赞言善哉大丈夫。
往昔乐行大布施， 曾作净行婆罗门，
怜愍众生贫苦故， 入海求于如意珠。
还为海神所盗窃， 我时勇猛抒大海，
寻时得珠还阎浮， 用济贫苦诸群生。
亦曾作王名苏摩， 乃至失命不妄语，
诸王因我皆解脱， 名闻广流于十方。
我昔曾见贫穷人， 时我为王以身施，
令彼巨富多财宝， 是故号我一切施。
我昔曾为尸毗王， 有鸽恐怖来投我，
我以身肉代彼命， 令彼得离于恐怖。
我昔作王名师子， 身遇重病医授药，
时有病人乞此药， 我不爱命先施与。
我昔修行为众生， 曾作王子苏达拏，
时有人来乞妻子， 我不爱惜尽施与。
曾作菩萨名严炽， 为化才德国王故，
经于八万四千年， 勤行精进始受化。
亦作王子名净威， 于佛塔前自燃身，
恭敬供养于十方， 无上最胜两足尊。
曾作国王名月光， 时有梵志名可畏，
从我求索于身首， 我无爱惜以头施。
又作国王名福德， 于诸聚落街巷中，
积满医药及饮食， 拟施一切诸众生。
曾作大王名日净， 端正伎女有千人，
七宝璎珞庄严体， 心不爱惜用布施。
又作国王名宝髻， 七宝天冠庄严首，
最妙华香而严饰， 亦用布施一切人。
又作国王名知足， 手脚柔软如兜罗，
色妙清净如莲华， 亦以布施众生等。
又作商主名师子， 有罗刹女欲害人，
能以方便驱遣彼， 安置商人于洲渚。
又作商主名善眼， 将众五百采七宝，
有诸罗刹像美女， 亦令商人脱彼难。

曾作王子名福焰，　妻妾妓女有数亿，
端正殊妙犹天女，　舍之出家无爱恋。
又作商主名金色，　时有如来号无垢，
于彼佛前燃十指，　供养最胜两足尊。
又作国王号华眼，　一切瞻仰心无厌，
如是妙眼用布施，　怜愍一切众生故。
又作菩萨名多发，　见有妇人丧其夫，
昼夜思念不能舍，　缠绵裸形心发狂。
菩萨尔时生慈悲，　化作死女言丧妻，
渐渐教化彼狂妇，　还令醒悟得本心。
又作菩萨名普瞻，　见有一人病羸困，
我于尔时生慈悲，　以己血肉用施彼。
又作国王名华敷，　见有一人病困笃，
我于彼人起慈心，　破于骨髓疗彼病。
又作国王名成利，　见有一人甚贫穷，
施以一切诸财宝，　及舍爱命心无恋。
又作国王名信幢，　两手柔软具轮相，
时有人来乞我手，　为求菩提用施彼。
又作国王名普现，　有四天下多财宝，
丰乐安隐男女盛，　为求菩提用布施。
又作王女名智意，　其身白净甚柔软，
慈悲欢喜割股肉，　及以血施心无悔。
又作女人名银色，　金色城中有妇女，
新产饥渴欲食子，　我割两乳用施之。
又作国王名闻德，　多饶最胜诸璎珞，
金银七宝诸车乘，　世间难舍皆能施。
又作王子名知恩，　有人堕海名无恩，
无恩为宝坏我眼，　我于尔时心不恨。
又念过去作战夫，　在大阵中心无杀，
宁自丧身不害人，　乃至蚁子无杀想。
又念过去曾作雉，　恭敬供养于尊者，
同类老小皆给恤，　尔时亦无傲慢心。
又念过去作猿猴，　在山逢值于猎师，
诸猕猴众皆归我，　我怀慈心救彼命。
又念过去作象王，　时被国王所执缚，
我念父母盲无目，　分舍身命饥不餐。
又念过去受罴身，　有人失道我救养，
彼将猎师反害我，　我于尔时亦无恨。
又念过去作象王，　时被猎者箭所着，
我求菩提功德故，　以牙奉施于彼人。
又念过去作雉身，　在于旷野缺林里，
彼林为火所焚燎，　时我救林天雨华。
我昔曾作九色鹿，　饮水食草恒河边，
其水深广漂流急，　有人堕河我救之；
其人贪财受王募，　多将兵众来害我，
我求菩提行慈悲，　于彼人所亦无恨。
又念过去曾作龟，　济度商人令过海，
五百商人食我肉，　我时亦无瞋恨想。
我念过去行菩提，　曾作鱼身游水里，
怜愍一切舍身命，　百千众生来食我。
我见百千众生病，　化身为药犹如山，
欲令众生除病苦，　变作虫身名为月。
又念曾作师子王，　巨身大力仍有慈，
时被毒箭所中射，　于彼人所起慈愍。
又念过去作马王，　身色白净犹珂雪，
常在大海高山顶，　度诸商人罗刹难。
又念过去求菩提，　曾作国王名居邪，
见于五欲多诸患，　不随淫女谄诳言。
又念过去曾作兔，　常化诸兔以善事，
时与仙人同居处，　舍身投火救仙饥。
又念过去作鹦鹉，　常处多饶华果林，
报枯树恩不舍离，　释变枯树生华果。
又念曾作猕猴王，　见诸猕猴被龙害，
遂教猕猴竹筒饮，　猕猴悉免诸龙难。
又复重念作鹦鹉，　取人稻谷养二亲，
稻主执我生瞋恚：　云何盗我熟苗稼？
我即报言汝种时，　云施一切众生等，
我今取以养父母，　是故不名为偷盗。
稻主即时生欢喜：　我是禽兽汝为人，

善哉鹦鹉有智慧，能怀孝养供父母。
我从今去以稻施，任汝供养于二亲。
如是过去无量事，无有苦行而不作，
未曾有怀疲倦意，以求无上清净道。
若内若外所有物，无有一种而不起，
持戒忍辱精进禅，无量方便及智慧，
皮肉骨髓及以血，以施一切诸众生。
往昔住于山林中，勇猛精进身枯竭，
为求佛说大小乘，教示众生令入道，
常乐在于头陀所，曾所修行无弃舍。
如是一切难苦行，我于往昔无不行，
我说未来众生等，闻我此等生轻笑，
不信受行一句偈，反更毁谤如是法。
斯由贪着衣食等，心常觉观多睡眠，
谄曲毁法无惭愧，破坏正教无功德，
闻此微妙寂静法，各共相诤非佛语：
我师多闻犹如海，能讲能说最第一，
彼亦不行如此法，决定非是佛所说。
次前亦有耆老等，从昔已来诸名德，
亦未受行如是法，汝等勿求虚妄事。
于中无我无寿命，亦不说有富伽罗，
唐自疲劳无福佑，徒修精勤苦行等。
既言有法名大乘，云何复言空无我？
以无众生无作者，是故于中不须求。
此等文句假设作，亦如外道邪意说，
如来不说如是事，呵骂毁辱诸比丘。
此等不善无羞耻，奸伪欺诳无不作，
来世于我教法中，而作形相诸比丘。
内怀嫉妒慢覆心，手足扰动失威仪，
袈裟恒常垂两角，身被法服常在村。
游于俗间恒酒醉，身着法衣亲俗人，
弃舍正教功德聚，乐为俗人通信使。
畜养牛马诸畜等，奴婢作人不净物，
种莳田园恒乱心，心乐诸恶无善行。
亦不亲近善知识，口恒不择于语言，
身中恶行无不作，贪取佛塔众僧物，
何况己物而肯施？见他持戒诸比丘，
谤毁言非真梵行，不护禁戒无威德。
乐处俗家侵他妻，白衣畜妇犹怀愧，
彼恶比丘贪转甚，畜养妻子求不厌，
与诸俗人无有别。若有檀越请供养，
施与衣食汤药等，受他信施无善念，
唯增贪欲侵彼妻，心常系念女色边，
随顺烦恼无圣行，方便诱诳诸妇女。
教化俗人令断欲，谓贪欲者堕恶道，
地狱及以畜生等，然于自身不依教。
云何传欲教化他，此人三业不如法，
所有眷属亦复尔，昼夜聚语无休息。
唯论五欲诸世事，受畜门徒唯驱使，
终无教诲以善道，多受弟子自围绕。
显己德大招名利，外现异相诈慈悲，
摄诸徒众不求利，门徒眷属多疾患。
干枯病癞癣疮等，唯是杂类下人辈，
终不教示圣种等，戒闻定慧悉弃舍。
不行比丘所作事，非道非俗无所名，
犹如烂坏腐朽木，于诸律仪生轻贱。
布萨毗尼亦复然，自在游行背师教，
唐突如象醉无钩，或时诈现在山林。
心常念于聚落事，三毒烦恼恒炽然，
暂时不能寂静住，忘失诸佛教诫事。
及以头陀功德等，我慢贡高满身中，
堕于可畏阿鼻狱，昼夜恒论国土事。
亦复论说于贼盗，身心专营亲缘事，
舍离禅定及智慧，设有所作乐粗事。
心存自安故营造，假使营理僧伽蓝，
贪着房舍眉恒蹴，自身口意不调柔。
徒众相学亦复尔，彼恶比丘设造寺，
专为己身及眷属，若有比丘顺从彼，
即便安置摄受住；若有持戒诸大德，

方便善能说法利，　自能调伏亦调他，
如是比丘终不受。　此房现今我受用，
余房是我弟子住，　自外己属诸同学，
汝去此中无处停。　现今所有床铺者，
各以付他有所属，　更无剩长可相容，
亦无衣食汝须去。　暂时所须尚不与，
况借房舍及诸物，　如是不行僧次法。
彼恶比丘如俗人，　多畜钱财眷属等，
我诸弟子如法者，　处处驱遣不听住。
彼时忆念我所说，　各怀悲伤入山林：
呜呼我师微妙法，　不久悉灭不复现，
现有比丘求多利，　身无法行疾有德。
设有具戒功德者，　为彼恶贱无利养，
皆自伤叹去城邑，　常住空静山林中。
痴慢贡高诸恶行，　常行斗诤两舌者，
欺诳世人得利养，　自谓与圣等无异。
我此法教功德藏，　具足一切妙功德，
来世破坏不复现，　以无持戒我慢故。
又如宝藏为他坏，　又如华池枯干竭，
犹如宝舆自摧折，　我法未来亦复然。
彼恶比丘难调伏，　灭我法行无有余，
未来如是恶世中，　破坏我法甚可畏。
如是乐喜诸恶者，　远离天人及善行，
从于此身舍命已，　堕于地狱畜生中。
于彼无量亿千岁，　具受一切诸苦恼，
于后假使得人身，　多苦秽恶恒不净。
若盲若聋若眼瞎，　恒常身体怀疾病，
颜色丑恶见不喜，　常怀畏惧承事他。
难得心意无亲爱，　所说语言无信受，
若有如是恶行者，　在所呵责驱出众。
彼人多饶诸病苦，　常被杖石打驱逐，
常为饥渴恼其身，　他人见者常轻贱。
若闻如是众多苦，　应舍诸恶心调伏，
于诸众生行善行，　勿令于后生悔心。
若有爱敬佛世尊，　圣众持戒头陀法，
汝应勤求如是行，　应舍眷属及名利。
此皆颠倒如幻化，　应观有为如泡梦，
恩爱合会必别离，　一切有为不久住。
莫舍正勤诸力等，　勤求诸地波罗蜜，
乃至未觉妙菩提，　常应修集一切行。”

尔时，佛复告护国菩萨言：“善男子，于未来世，行大乘菩萨富伽罗等，有如是等过患应自远离，自不勤求而与此人共相习近。不勤正行，自行谄曲，亲近行谄曲者，自无智慧随顺无智慧者，贪求世利恒无厌足，悭惜他家嫉妒胜己，谄曲诈伪无羞无惭，诈现圣相自尊自重，徒众眷属各相誉赞以求名利，求利养故常入聚落；既不怜愍一切众生，亦不为教化诸众生故，常自说言我有平等，恒作是念：‘云何他知我是众生真善知识，知我多闻？’实于佛法无恭敬心，无求法心，犹如破器无所复用。如懈怠人无有成办，相求过失行于方便，无智懈怠唯恶觉观，各各论说破法等事，固执恶心至死不悔，多集悭贪。所畜眷属亦学是师，以自围绕在我法中。如是行者凡所作事，不问明哲，不求佛法，以无精进行故生贫穷家，从贫穷家而得出家，于我教中得少利养，心生欢喜而无惭愧。彼等尚无忏悔之心，何能自觉胜智？彼等弃舍诸佛功德，而取现在名利，以得现在利故，自言我是沙门也。护国，我于如是富伽罗，如是人等，我不说其有随顺俗忍，何况能有诸佛大智？彼等远于人天道，况成佛道？

“护国，如是等人，我说有八种法障碍于菩提。何等为八？一者、当生三恶道，二者、当生边地下贱，三者、当生贫穷，四者、颜色不正，五者、愚痴无智，六者、常与恶知识相会，七者、多诸病患，八者、得大恶病以取命终。护国，此等八法是障碍菩提。所以者何？护国，我亦不说但以有言说而得菩提，我亦不说诈现圣者有清净行也，我亦不说有谄曲者有菩提行也，我亦不说多贪利养者有供养佛行也，我亦不说有我慢者有清净般若行也，我亦不说无智慧者能决他疑行也，我亦不说有妒嫉者有净心行也，我亦不说不精进者能得诸陀罗尼行也，我亦不说不乐功德者而得善道行也，我亦不说悭惜他家者有身心清净行也，我亦不说诈现威仪者能值遇佛会也，我亦不说乐在俗家者有清净口业行也，我亦不说不恭敬者有心清净行也，我亦不说有不知足者有乐法行也，我亦不说惜身命者有求法行也。护国，我虽呵骂毁呰六师，然彼诸外道在我法外，入我法中作诸恶业，我若毁辱过患倍彼六师。何以故？彼等但为自口言‘我是比丘’，而以无行欺诳一切天人世间故。”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威仪浊乱无恭敬，　唯增我慢贪名誉，
烦恼覆蔽心迷醉，　此等远离妙菩提。
耽着名利及懈怠，　懈怠增长失正念，
若无正念失持戒，　若无持戒失善道。

彼人生在贫穷家，　得出家已着利养，
如人弃舍于真金，　担负草秽以为宝。
为求名利住山林，　至彼更求诸等侣，
弃舍神通辩才智，　求现名利及眷属。
若彼命终堕恶道，　或生贫穷下贱中，
懈怠恶色无威德，　斯等皆由我慢受。
彼既远离诸善行，　亦由放逸失正念，
在于长远大恶道，　亿千劫中未能脱。
若求名利得菩提，　提婆达多应是佛，
毗岚猛风吹坏物，　懈怠无戒亦复然。
自无善行贪女色，　戒行不净失功德，
于我法中无所用，　无智犹如朽烂木。
若为菩提求佛法，　何得不依解脱行？
犹如黐胶缚猕猴，　我慢求道亦复然。
我昔为求一句法，　弃舍身命为菩提，
彼人懈怠舍我教，　如是无利于我法。
我昔为求善教故，　投身高崖及火聚，
我得闻已如法行，　弃舍一切爱憎等。
彼人闻我功德法，　曾不爱乐于一句，
无法云何得菩提？　犹如盲前说道路。”

上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宝积部·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六十一卷～第七十卷）
下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宝积部·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第八十一卷～第九十卷）乾隆大藏经·大乘宝积部·大宝积经

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 http://www.etextwizard.com/